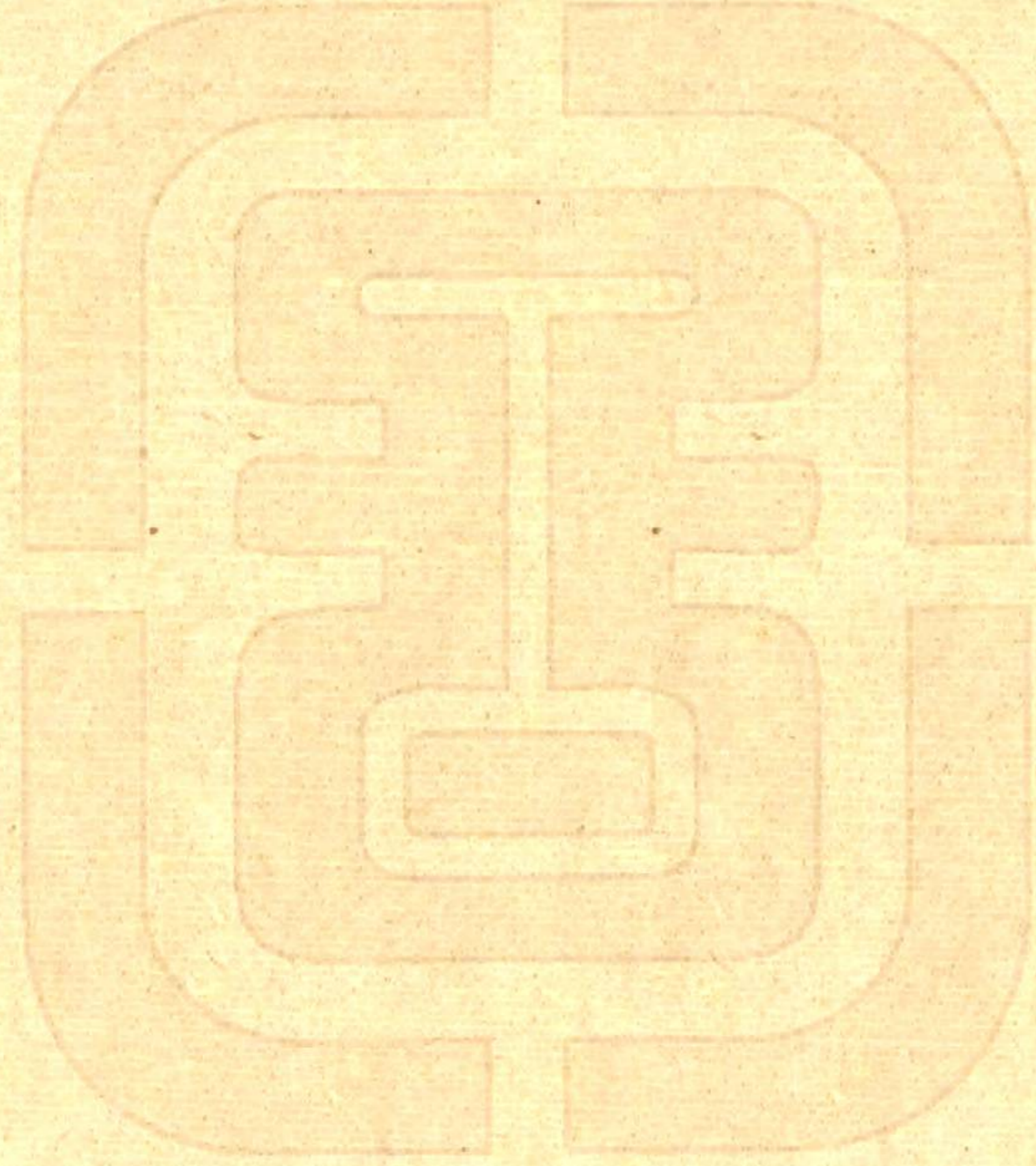


黔書



續黔書

光緒
丁酉
刊於
貴陽
書局

序

嘗考讀古今輿圖疆理之書所載山川之隆窪財賦之豐吝與夫士馬甲兵人材風俗之備詳誠有資於治術矣而文采則不足及觀歷代詞人才子賦名都言井里擷蟲魚草木之華多宮闕城郭之盛極其偉麗矣至於攬景物之蕭條感變聲之哀颯亦復淒涼悲慨嚼徵含商然以語於治之得失民之休戚則概未之及也蓋著述之不能相兼如此今讀中丞蒙齋先生黔書則不然先生之書蓋專爲治黔者法也黔地居五溪之外於四海之內爲荒服其稱藩翰者未三百年其地尺寸皆山欲求所謂平原曠埜者積數十里而不得衰丈其人自軍屯衛所官戶戍卒來自他方者雖曰黔人而皆能衛其故鄉無不自稱爲寓

黔書徐序

客其真黔產者則皆苗獯犵狁之種劫掠仇殺獷悍難馴易於負固其土田物產較他方之瘠薄者尙不能及十之二夫以黔之地之人之不可倚以守也如彼其土田物產之無可利賴也如此夫國家亦何事於黔哉吾聞先生之言曰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國家數十年來亦知荒落之壞無可供天府之藏猶且日仰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懷柔之術固如是也然則黔治則有與之俱治者黔亂則有與之俱亂者先生以英偉之才深沉之識身處其地知之審慮之周矣故其爲書於所以致治而防亂者三致意焉衛里之險易必詳之所以謹慎伺嚴往來也山谷之紆曲者徑遂者必分別誌之所以慎封守飭固圉也夫治蠻徼者審其地利察其人情始焉必

無以啟之而繼焉必有以制之慎稽其出入之門戶熟悉其黨與之離合防其阨塞絕其勾連禁其剽掠審其器械材力之長短利鈍而善禦之所謂有以制之者也使之相安於其習俗相樂於其燕閒羣苗勿驚於擾索土司勿困於誅求所謂無以啟之者也故先生之書既重於嚴兵守土而尤重於羈縻撫綏每於前人定亂服叛之舉其不事張皇不煩兵革者必津津書之以爲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此先生所以治黔而即可永爲治黔之法者也雖然先生之爲是書又不獨以經濟自負也蓋其英偉之才深沉之識具雄奇而擅與博者又實爲詞人學士之宗凡黔之草木山川人材土物皆幸有先生以發其菁英而抒其藻麗是故椎巖刻木皆可入王會之圖也踏月吹笙皆可作

黔書徐序

名都之賦也飛雲白水之瀑可以媲美於台廬也濟火關索之名可以核實於紀載也牡丹之花並於洛陽渥洼之產雄於冀北以及丹砂卉革砮礮雄黃之屬皆豔稱而悉數之使人之視黔以爲名邦以爲樂土慕而安之美而賦之蓋不欲使天末一隅爲曹節之無譏于季札且將如吳蜀之見賦於左思先生之於黔不亦思深而意長乎後之讀是書者既賴以治黔而又資其餘材以考據史傳乞靈詞賦則是書也豈獨與爾雅方言與夫稽舍之狀鄴元之注雁日而語哉至於龍場之祠記尊昔先民而不以異同相詆訾則尤崇獎激厲之盛心矣嘉炎來黔受其書而讀之不禁快然曰是書也經濟文章任人之攜取而各得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者也蓋著述之兼

美者莫踰於此矣因樂爲之序以附不朽云康熙庚午九月浙西徐嘉炎華隱序。

蒙齋說

德州田綸霞先生由撫吳徙鎮黔中自號曰蒙齋而屬余爲之說余考易之蒙卦上艮下坎坎之陽爻爲九二其辭曰包蒙吉艮之陽爻爲上九其辭曰擊蒙利禦寇蓋九二以一陽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繫之以包有含容之義含容者非徒事於稱將以教思爲涵育者也上九以剛居上治蒙過剛繫之以擊有奮迅之意奮迅者非徒事於斷將以時行爲變革者也使徒事於稱則弛而不嚴而剛柔不可以相接徒事於斷則慘而不舒而上下不能以皆順夫子之象皆治蒙之効也然治蒙之術以教

黔書徐序

三

育爲本不得已而時至事起則變以革之故有內外之分焉而序卦亦云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然則包之者居先擊之者居後義固有不可易者先生自吳來黔黔之民蓋蒙之甚者也菴愚闇塞而弗率厥迪者有之桀驚而不可馴者有之先生曰吾以身處乎蒙之中而與之相習然後可以無所拒無所不容以爲之包而可無所事於擊蓋擊蒙者任才而包蒙者必先任德上之過剛誠不若二之剛中也而蒙之義全矣故先生之治黔率養之以寬而人皆革面舉而措之天下亦猶黔也然則先生殆精於蒙卦之義而乃以蒙自命者也耶若夫以養正爲聖功者註疏云懷德於隱使人莫能測其淺深先生則誠有之而豈余之所能淺窺乎或曰童蒙求我初筮告先生

於此殆文有虛懷好問之義焉是說也亦當質之於先生浙西
嘉炎又題

黔書
徐序

四三

上卷目錄

物建

改隸

設科

非學疏附

定黔

苗蠻種類部落

苗俗

黔風

上官

方言

治苗

平亂

積穀

米價附

鹽價

禳火

救火

山水

泮荆江

紫池

黔書目錄

關索嶺

葛鏡橋

鐵鎖橋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白雲山

扁酌泉

賦附

白水巖

柳阮

象冢

涵碧潭

飛雲巖

雙井

碧雲洞

東山

甲秀樓

下卷目錄

人物名宦

孫文恭郭青螺記附

濟火

武鄉侯祠



神武祠碑 壯總辨附

奢香

詹廣文

許長史

陽明書院

淮陰侯後

張三

月溪

南霽雲康保裔

黑神廟

夏國公祠

碑

水西馬烏蒙馬

革器

朱砂 賦附

砒礞

雄黃

蒟醬

印竹

石花

脆蛇

蜜筒柑

黔書目錄

藥弩

蘆笙

藜草

凱里鉛

羊桃藤

雞縱

刺梨

蓮

紅梅丹桂

五九菊

魚

武侯錦

鹿

虎

紙

石

砂牀

斷腸草斷腸烏

牡丹

紫薇

蠱毒

瘴癘

旱

土飯

竹米

芝妖

螞蟻

人通馬語馬通人語

黔士制義附記

黔書

目錄

補三

初建

貴州之得名始於元前此則梁州鬼方靡莫黔中牂牁羅甸羅施羈縻州也至元十六年諸蠻降置八番羅甸等處軍民宣慰使及都元帥府於貴州是以有貴州之名也厥後相沿而勿改明洪武中設貴州思州思南三宣慰而別設都指揮使司於貴州領貴州衛貴州前衛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都勻威清平壩普定安莊安南普安赤水畢節永寧烏撒十八衛安南安甯平彝樂民摩泥普市白撒阿落密黃平九千戶所永樂十一年廢思南思州宣慰司始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以蔣廷瓚

黔書上

為布政使領思南思州銅仁石阡鎮遠黎平烏羅新化八府十八年始設貴州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正統四年始命右副都御史丁瑄巡撫貴州成化三年始以程信為兵部尚書總督州湖雲貴十年設程番府於程番長官司宏治六年設都勻府隆慶二年改程番府為貴陽府移治省城萬歷二十年以安順州為安順軍民府二十八年滅播以播地設平越府崇禎三年以水西地設開州一州敷勇鎮西二衛於襄脩文赫聲濯靈定南威武息烽柔遠八所我朝順治十八年平馬乃營設普安縣康熙三年平水西設平遠大定黔西威寧四府論曰貴州古荒服地也東臨荆楚西接蜀粵南倚滇雲亦西南之輿區也雖華陽黑水列在方州而毒谿瘴嶺蔽日毒雲一路

羊腸裊空切漢行路之難難於上青天加以衣羽穴居鳥言惟
蠶之倫星羅而碁布剡藥失響大黃日尋於攻剽格鬪故雖以
虞帝之聖殷宗之賢必七旬而後格三年而後克不甚難乎莊
躡之略地有同假道唐蒙之持節幾屬斷交卽或璧幣來王要
亦羈縻勿絕而已至明漸入版章側肩內地分符竹建帥問衷
然稱藩焉然其間賓叛不一荒忽靡常亦百戰而後有之有之
誠非易矣奈之何明臣何文淵葉臺山乃欲效公孫宏賈捐之
之議也夫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得扼矣名公爲
政日開國百里豈未之前聞乎今者海隅又安南人向化亦知
荒落之壤無翠羽蠙珠文犀拱璧可供天府之藏然猶且日仰
濟於他省歲糜金錢而不惜者 聖天子懷柔之道如是耳

黔書上

附錄

蜀杜光庭錄異記云李特字糸休廩君之後昔武落
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
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皞氏樊氏柏氏鄭
氏五姓皆出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廩君
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
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
土船將其徒卒當有水而下至於鹽場鹽場水神女子止廩
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
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且輒去爲飛蟲
請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
如此者十日廩君卽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

生不宜將去汝鹽神愛而嬰之廩君至碣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尼城尼城石岸曲阜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尺餘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

改隸

貴州古梁州南境戰國隸於楚旣隸於秦漢分隸牂牁犍爲武陵三郡荆益二州唐隸黔中荆南二衛采訪使晉天福五年附於楚宋至衛三年分隸荆湖劍南東西路元豐改隸湖北夔州

黔書上

三

二路元分隸湖廣四川雲南廣西四行省明洪武初分隸雲南湖廣四川三布政司後設都司於貴州領十八衛九所永樂十一年改貴州宣慰司隸貴州布政司宣德中省烏羅新化二府人黎平銅仁府萬歷二十八年改湖廣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衛隸貴州黎平府隸湖廣三十一年復以四衛隸湖廣黎平府仍隸貴州我朝康熙十一年改龍里平越都勻普定四衛爲縣省安莊衛入鎮寧州清平衛入清平縣黃平所入黃平州新城所入普安縣二十二年改黔西平遠二府爲州省新興所入普安縣移縣治於所地仍改偏橋鎮遠二衛隸貴州卽省鎮遠衛入鎮遠縣二十六年裁都司改貴州衛貴州前衛爲貴筑縣設縣治於省城改鎮西威清二衛爲清鎮縣設縣治於威清地

省赫聲威武二所附之改平壩衛爲安平縣省柔遠所附之改
安南衛爲安南縣敷勇衛爲修文縣省修文濯靈於襄息烽四
所附之改永寧衛爲永寧縣省普市所附之改畢節赤水二衛
爲畢節縣設縣治於畢節地省興隆衛入黃平州新添衛入貴
定縣各移州縣治於衛地又省烏撒衛入威寧府普安衛入普
安州徧橋衛入施秉縣定南所入普定縣安籠所入南籠廳改
大定府爲州

論曰地之分合因乎時制之便否酌其宜犬牙之說柱蓋未可
膠也黔之幅貴亦甚褊矣在晉截楚移播而後成有加水田之
文雖則成衣然捉襟則肘露而短方至甯也稽戶口考租庸不
足從郊莒之後而又錯之蠻髦之鄉加之兵燹青災之餘民不

黔書上

四

餘十一焉賦不敵東南小郡焉說者謂宜割楚之辰洗蜀之遵
義粵之泗城以益之然而職方既定有所不必紛更也若夫改
衛爲縣軍則久已爲民裁屯弁而歸之有司事權遂一積弊可
清 國家之立制誠至當矣

設科

附請建學疏

其州設科前此未有也明洪熙元年始令貴州生儒就試湖廣
宣德元年詔雲貴合試至嘉靖十四年乃從巡按王杏給事中
田秋之請開科於貴州宣德二年定會試南北中卷數以雲貴
人中卷我朝因之如舊

論曰科自設自隋唐而貴州不與時無劉蛻天荒未易破也逮
洪宣之季而合試始詔迄王田之請而鄉闈以分因額數之定

而中卷以入何其遲之又久哉然方其未分也解額不過二十一人其獲登進士榜者科或二人或三四人未嘗無一第也及其既分解額二十五人漸增至四十人南宮之薦踵相接焉蓋自王文成鄒爾瞻講學明道人知向學故黔之士能望的而趨握瑾以售正不乏人也我國家定黔以來興賢造士設科者七闢門之典曠昔加盛矣夫輪困離奇可爲萬乘之器腴腴脯腊尙供滋膳之需既列賢書豈艱上第此雖鼓舞人才者之責也然而黔之士曷亦勉乎哉

附請建學疏

題爲

聖德普洽寰區敬請脩舉學制以隆

文教事竊惟全黔邊徼遐邇卬民苗雜居向者禮讓未興剽悍成習我皇上道隆德盛典學崇儒文明光被而芹藻之子

黔書上

五

均沾教化秀頌之民咸沐恩澤固已彬彬乎稱盛矣臣忝在撫黔以敦崇學校爲先蓋學校之關係乃風俗人心之根本禮明樂備者猶將踵事增華簡略因循者曷可不乘時興舉按永寧獨山麻哈三州貴筑普定平越都勻鎮遠安化龍泉銅仁永從九縣尙俱未設學校據該屬士子紛紛呈稟荒究之士勵志芸牕登進無白臣借司道諸臣籌議建學育才誠不可緩凡一切庀材考工何敢仰需公帑至於額進童年查貴筑爲省會附郭之縣謹擬照大學攷取十五名餘則概照小學攷取八名武生貢廩一循定制而行董率職官貴筑應請部選訓導一員餘俱賈以附近教職兼攝俟人文寔廣另議專官又按新添鎮西興隆烏撒赤水五學近因裁衛歸併

貴定清鎮黃平威寧畢節五學矣夫合兩地之人才限一庠之定額爲數較隘生童進取未免滯淹以故連名訴陳迄無止息臣思五衛舊學先師之所式憑諸生之所景附何可輕言汰併自應照舊卽以貴定等五學教官董率之此確有直隸延慶懷來之近例可援凡此者或留舊學於旣裁或議新學於初創臣非敢過瀆宸聰實以黔省窮荒固陋必崇文治而後可以正人心變風俗非如他省化行俗美者比合應仰籲聖化之隆仁義漸摩馴致土風之厚彼蠢爾有苗當無俟七旬而咸格矣再照平溪清浪二衛學歷係黔屬思州府提調應試貴陽不過五百餘里前因用兵之際將驛站改隸楚南而學校隨之諸生應試東下武昌迨遞川塗不下

黔書

上

六

二千五大百里資斧旣艱而鼓柁洞庭駭浪驚濤士心恒多畏阻臣赴任時身過其地同聲呼籲云兩科以來從無一士能赴武昌應試者情殊可憫應請復還黔屬就近提調之舊制以示作養緣統係學制事情用敢類列陳請臣謹具題
丁煒曰興起文教爲撫綏邊荒第一要義先生入黔首上此疏輒邀明詔報可

定黔

明末流寇勢熾張獻忠據蜀僭號以延安人孫可望爲軍師已而疑之乃改爲平東將軍又以李定國爲安西將軍劉文秀爲撫南將軍艾能奇爲定北將軍陰制之獻忠戮蜀人幾盡次及其兵漸及於將可望等懼值肅王至保寧獻忠中流矢歿可望

率眾歲黜丁亥正月可望破遵義入貴陽出兵四路搜捕菁洞
平威龍新之間千里蕭然無雜犬聲二月攻定番州城屠之三
月我朝大師西征兵至遵義可望聞風遁屠貴陽城去至鎮
寧叅議武右文率眾拒守城破被屠竝屠安南普安等城遂入
滇總兵羅聯芳與前撫范鏞復貴陽城四月苗賊藍二糾眾反
陷澹潭黃平復圍平越總兵張才擊走之戊子七月偽忠國公
王祥與皮熊即羅聯芳構變相攻圍貴陽城八月武邦賢率兵敗之
圍解十月皮熊遣兵攻王祥次烏江爲祥所敗己丑正月偽總
兵張克誠由楚至偏橋皮熊遣楊光謙敗之八月可望以通好
爲詞遣其前鋒白文選取安順府遂入貴陽攻青崖白納燕樓
等箐洞破之旋散去庚寅四月白文選襲貴陽入之李定國至

黔書上

七

自滇與皮熊范鏞等盟而去八月可望至貴陽辛卯三月可望
遣雲南僉事楊畏知謂永歷請封爲秦王設行營各官及府州
縣衛所官遣營官臨田徵租以十之三給民發兵攻遵義王祥
走歿收其部數萬眾盡令歸由壬辰四月迎永歷於桂林置之
安籠所凡永歷及隨行文武支糧俱報可望開銷僅可以活六
月攻永寧侯天桂降十二月攻嘉定武大定袁韜降甲午六月
取重慶及涪州夔州乙未正月李定國攻長沙破桂林爲馮雙
禮所搆走新會丙申二月李定國由安籠奪永歷還滇丁酉八
月可望率兵向滇與李定國戰於交水白文選馬進忠內變大
敗還十月劉文秀率兵追可望至貴陽可望出走詣長沙降
論曰張獻忠之起於秦一萑苻草竊耳寇晉豫入楚蜀轉掠江

右犯粵西二十餘年遂致燎原真撲黔陽之地飽其餘毒矣然
孫思歿而盧循尚存祿山亾而思明復熾克鋒虐焰所向無前
民靡子遺尙可問乎窺其意雖盆子私奉聊假漢宗而北漢乞
憐僅餘殘喘蓋不過挾之以自爲計耳卒之腹心內潰敵國盡
在舟中蠻觸互爭虎兕逸於柙外鼎卵之局其何能久哉幸也
天威之討將臨知幾之哲尚蚤降旗一后早由石頭夔峽三
軍遂平蕭銑由於 聖世之廓清遂貽黔民之樂利也迨後癸
丑之冬又一騷動旋經底定而木瓜金筑之間歌昇平矣

苗蠻種類部落

古稱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則鄢郢以上皆苗也詩云蠢爾
蠻荆大邦爲仇則三楚之間皆蠻也黔僻處西南窮山深箐所

黔書上

八

在無非苗蠻其種類各殊而部落亦不一矣爰稽其概莫大於
盧鹿莫悍於狝家莫惡於生苗何謂盧鹿水西之羅鬼是也族
衆而地廣故力亦強所轄四十八目八目之下又有九扯九縱
百二十夜所皆黑種爲之而白者則其部落也何謂狝家五代
時楚王馬殷自邕管遷來其種有三一曰補籠一曰卡尤一曰
青狎貴陽定番廣順皆青狎而安順鎮寧頂管則補籠卡尤也
何謂生苗定番之谷蘭興隆清平偏橋之九股都勻之紫姜天
壩九姓九名鎮遠之黑苗銅仁之紅苗黎平之陽洞羅漢苗峒
人是也此三者苗之最爲患者也若新貴之宋人威清平遠之
蔡家則楚之所遷也定番之八番土人龍泉之楊保則或遷或
土著之舊民也其他若新貴之東苗西苗廣順之花苗牯羊苗

龍里之白苗貴定思南之短裙苗永寧募役之白猓平伐平遠
之犵狫都勻黔西之木老康佐會竹寧谷西堡之龍家都勻石
阡黎平之狃獍新添石阡之蠻人普安之棘人皆可以鞭箠使
者也其部落有轄於上司者亦有散處於州縣者其轄於土司
者貴陽所屬新貴則有中曹養龍白納虎墜喇平定番則有程
番土馬小程盧番洪番方番韋番臥龍小龍金石羅番大龍盧
山木瓜麻嚮大華廣順則有金筑開州則有乖西貴定則有平
伐大平伐小平伐把平龍里則有龍里水東大谷龍小谷龍羊
場脩文則有底寨等司安順所屬普安則西堡寧谷鎮寧則有
康佐十二營永寧則有頂營募役沙營普安則有土官營等司
此上游之土司也而水西安氏不與焉以言乎下游平越府所

屬平越縣則有楊義雍安則有艸堂甕水黃平則有巖門重安
朗城餘慶則有土縣丞主簿新添則有新添丹行丹平等司都
勻府屬都勻縣則有都勻邦水平浪平州天壩獨山則有獨山
豐寧爛土麻哈則有樂平平定麻哈等司鎮遠府屬則有土同
知土通判土推官鎮遠縣則有土百戶印水偏橋等司至於銅
仁縣之省溪提溪馬羅平頭則屬於銅仁府者也安化之辨事
蠻且沿河朗溪土白戶縣丞主簿覃韓偏刀水土巡檢印江之
土縣丞婺川之土白戶皆屬思南府者也石阡府之石阡苗民
其自屬者也龍泉之土縣丞主簿則自屬而總屬於府者也黎
平之潭溪八舟龍里中林古州新化歐陽亮寨湖耳洪州赤溪
西山則屬於府者也思州之都坪黃道都樂施溪等司亦屬於

府若此者世其土即世其民蟬聯而蔓衍爭奪而戰攻苗蠻之患率釀於土司自昔然也

丁煒曰歷叙苗蠻種類較若列眉西南尼傳百濮考遜其詳盡苗蠻之患釀於土司滇黔皆坐此病

苗俗

十年幼學會披山海之經蚤歲登朝親與享王之會以云觀記未若今茲離城十里之區便是三苗之種既無姓氏之譜系孰察其詳賴有父老之流傳嘗聞其略試言大者莫過羅施即問從來亦稱鬼國長身黑面依然豺虎之倫刷齒縛屬本是斲雕之習布囊籠髮而為角額在肩被羊皮鳩杖鏤銀以稱苴更苴蠻長名頂冠竹笠食無兼味盤盂皆用淡皮病不延醫禳除但從祈禱

黔書上

行軍則率然相應掉尾斷頭諺云水西羅鬼斷掉尾言其相應作字則蚪蚪遺文稱先則古文字類于人馳鐵馬張蓋可以招魂葬時比尾膏交關刻木堪為約信重巖密箐自云虎豹在山勁弩長矛不畏車騎滿塹烏蠻如此羣獠可知腰圍纏幅布不假鍼工九喪祭競屠牛祇思砍鱸狎家居喪屠牛饗客茹毛飲血蠕動之物咸嘗自飾蕙結螺塹植之竿共繞龍家婦結髻若螺飾髮圍爐臥寒夕夢魂飛去不向衾枕搜求苗皆無被席地宴嘉賓竿酒傳來亦自觥籌交錯無坐具新鬼大而舊鬼小語任奚婆鬼名亦降殃而白降祥十憑雞骨看雞持斧林間翻拾椽驅牛坂上且高眠醉鼓諸葛之銅醪金賽社諸葛銅鼓冷吹媧皇之管連袂踏歌編竹為短裙纔至骨難拖六幅瀟湘窄褻僅齊腰

豈識五銖霧皛然而盤絲繪蠟亦自可人

編花於布或抹粉塗

朱常多憐已臨水銀環雙姍安酷似簾鉤

大而長鬢髮一蒙茸全

資馬鬣以馬鬣雜髮為髮而戴之雖采蘭贈芍為古聖之所不刪而踰禮傷

開亦國人之所共賤畢方獨脚時現如鶴之形履髻雙精徒弄

吹燈之伎欲寫鬼方之變相難賣鉛絲以搜求聊為襍俎之詞

用發掀髯之粲

花苗

花苗在新貴縣廣順州男女拆敗布緝條以織衣無衿竅而

納諸首以青藍布裹頭少年縛楮皮於額婚乃去之婦人歛

馬髮尾襍人髮為髮大如斗籠以木梳裳服先用蠟繪花於

布而後染之既染去蠟則花見飾裏以錦故曰花苗其人

黔書上

名無姓有屬無長不知正朔以十二辰屬為期無文字刻木

為信蠶結侏離陟岡嚮躡荆棘捷如猿獠散處山谷間聚而

成村曰寨誅茅構宇不加斧鑿架木如鳥巢寢處炊爨與牲

畜俱夜無臥具掘地為爐蒸柴而反側以炙雌隆冬稚子率

裸而近火所食多以麥稗雜苳蔬間有稻皆儲以待正供或

享賓有終身不穀食者每歲孟春合男女於埜謂之跳月預

擇平壤為月場及期男女皆要服飾料男編竹為蘆笙吹之

而前女振鈴繼於後以為節竝肩舞蹈迴翔婉轉終日不倦

暮則挈所私歸謔浪笑歌比曉乃散聘資以女之妍媸為盈

縮必生子然後歸夫家以季夏為歲首屠牛醱釀以祀天有

喪則宰牛名戚屬遠近犇赴攜酒食以賻之環哭盡哀葬不

用棺斂手足而瘞之其十地以雞子擲之不破者爲吉病不服藥惟禱於鬼謂其巫曰鬼師鬼師乘是以愚之或宰牲磔雞或殺牛雖極貧亦必稱貸而爲之往往以此破產終不悔悟動作必十或折茅或熟雞取其脛骨與腦驗之

東苗西苗

東苗西苗在新貴縣之谷池里男髻髻著短衣色尚淺藍首以織花布條束髮婦著花裳無裋惟遮覆前後俗與花苗同

牯羊苗

克孟牯羊苗在廣順州金筑司懸崖洞穴以居高者百仞不設牀第

諸苗之中以上四種稱淳樸憚見官有不平惟從其鄉老決

黔書上

十二

之輸租服役比於良民故其貧尤甚

青苗

青苗在鎮寧州服飾皆尚青男子頂竹笠躡草屨佩及婦人以青布一幅製如九華巾著之性強悍好爭鬪同於羅羅然不敢爲盜

白苗

白苗在龍里縣亦名東苗西苗服飾皆尚白性戇而厲轉徙不恒多爲人雇役墾佃往往負租而逃男子科頭赤足婦人盤髻長簪

谷蘭苗

谷蘭苗在定番州性兇頑善擊刺出入必持鎗弩蠻黨皆畏

之

平伐司苗

小平伐司苗在貴定縣男子披草衣短袴婦人長袴縮髻祭鬼殺犬豕則壅以木槽

九股黑苗

九股黑苗在興隆衛凱里司與偏橋之黑苗一類服尚青性尤兇惡處深穴披重鎧挽強弩名曰偏架一人持之二人蹶張矢無不貫常嘯聚爲亂

紫姜苗

紫姜苗在都勻丹平與獨山州之九名九姓苗同類狠詐而饕餮以十一月朔爲節元日忌門不出二七而解犯者以爲

黔書上

上三

不祥嗜殺尤甚

短裙苗

短裙苗在思州葛彭以花布一幅橫掩及胛

天苗

天苗在陳蒙爛土天壩一名黑苗緝木葉以爲上服衣短褰女子年十五六構竹樓堦外處之坎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生苗紅苗

生苗在施秉縣紅苗在銅仁府有吳龍石麻田五姓衣被俱用斑絲女工以此爲務牲畜不宰多措殺以火去毛帶血而食之死用棺將所遺衣服裝像擊鼓歌舞名曰調鼓每歲五月寅日夫婦各宿不敢言不出戶以避鬼恐虎傷十用梳同

飾相殺以婦人勸方解凡出劫富者出牛酒以集眾有獲則中分之遇殺死出銀以償之被虜者必索金贖少則加以非刑

陽洞羅漢苗

陽洞羅漢苗在黎平婦人養蠶織錦服短衫繫雙帶結於背胸前刺繡一方以銀錢飾之數日必淅水沃髮復滌之澗中婚姻先外家不則十他族遠者爲生苗衣短衣佩刀弩小隙輒操戈

黑羅羅

羅羅本盧鹿訛爲今稱有黑白二種居平遠大定黔西威寧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黑大姓俗尙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

黔書上

十四

有濟火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後封羅甸國王卽安氏遠祖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卽虐之至死猶舉其子姓若妻妾戴之不敢貳故自濟火以來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等有九曰九扯最貴者曰更苴不名不拜錫鏤銀鳩杖僭擬師保凡有大政取決焉次則慕魁勺魁罵色以至黑乍皆有職守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以青布帛爲囊籠髮其中而束於額若角狀行則荷氈戴笠見其主必左肩拖羊皮一方悍而喜鬪習攻擊尙氣力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多且強也亦有文字類蝌蚪書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七一枝抄飯哺許搏之若九以七躍入口食已必滌臆剝齒以爲潔作酒盎而插以蘆管啐飲之

男子惟髭婦人束髮纏以青帶烝報旁通醜不惡也疾不延醫惟用巫號曰大奚婆事無巨細皆決之正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得繼立其長歿則集千人披甲胄馳馬若戰以錦緞氈衣披歿者尸焚於壑招魂而葬之張益於上盜隣長首以祭不得則不能祭期會交質無書契甲木刻重信約尙盟誓凡有反側剝牛以諭領片肉卽不敢復背善造堅甲利刀標槍勁弩置毒矢末霑血卽死

八番

八番在定番州服食居處與漢人同其俗勞女逸男婦人直頂作髻業畊織穫稻稊稻儲之剝木作白曰椎塘每臨炊始取稻把入白手春之以寅午日爲市燕會擊長腰鼓爲樂以

黔書

上

十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日夜靜出之

白羅羅

白羅羅永寧州慕役司及水百皆有之一曰白蠻與黑羅羅同而爲下姓飲食無盤盂以三足釜灼毛齧血無論鼠雀蚘蝻蠕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蔬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歿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羅以販茶爲業

打牙狃狃

狃狃其種有五矯而善奔輕命歿燻爛之則糜沸得片肉卮酒卽捐軀與之男女皆以幅布圍腰傍無裳積謂之桶裙花布者爲花狃狃紅布者爲紅狃狃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以

棺而不葬置崖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葦樹木主於側曰家親殿在平伐平遠者爲打牙狽狽剽悍尤甚女子將嫁必折其二齒恐妨害夫家也父母死用長木桶爲棺葬之路傍

翦頭狽狽

翦頭狽狽在新添男女蓄髮寸許歿則積薪焚之又有豬豕狽狽身面經年不醜與犬豕同牢得獸卽昨食如狼在清平者順通漢語聽約束石阡之苗民司黎平之八舟古州曹滴司皆有之

木老

木老性狻悍善製刀初娶分寢旣生子然後同處祀鬼用五

黔書上

十六

色旂遇節則鼓歌迎祭亦有長幼之節新添都勻黔西皆有之

狽家

狽家貴陽都勻鎮寧普安皆有女人男子以帕束首躡屣好樓居有姓宇衣尙青婦人多織好而勤於織以青布蒙髻若帽絮之狀長稍褶積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絲布一幅右綴仍以青布襲之短僅及腰躡履亦於孟春跡月用絲巾編爲小圓毬如瓜謂之花毬視歡者擲之在室舞而不禁嫁乃絕之以姿色定聘費多至牛三五頭喪則屠牛各親友以大甕貯酒執牛角遍飲必傾瀉淋漓而後快醉或至於相殺習陰陽家言葬用棺以傘覆其上期年而火之不上家以十一

月爲歲首以牛馬雞牲骨用米糝和之以作醅至酸臭爲佳
以多者爲富又多畜蠱毒夜飛而飲於溪有金光謂之金蠱
蠱每以殺人如不殺人卽反噬其主又飲百物之毒以染箭
鏃中人血濡纒立歿性險譎嗜殺出入必負強弩帶利刃睚
眦之讐必報近者勾遠賊爲盜藪或聚衆出劫或禦人於途
累行征勦然兵至則散兵去復聚難於持久後用鵬勦法稍
稍寧戢蓋黔之患未有大於狝家者

狗耳龍家

龍家其種有四在康佐會竹者爲狗耳龍家衣尙白好依深
林薦莽之間男子束髮而不冠善石工婦人辮髮螺結上指
若狗耳之狀衣斑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則以薏苡代之春
時立木於埜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對旣轉則女氏之黨
以牛馬頰之方通媒妁或以杵擊臼和歌哭舁之幽巖秘而
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馬鐙龍家

馬鐙龍家在寧谷西堡頂營之間多張劉趙三姓衣尙白喪
服則衣之以青婦人縞布作冠若馬鐙加髻以簪束之一曰
大頭龍家男子以馬牛鬚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尖笠覆之

宋家

宋家蓋中國之裔春秋時宋爲楚子所蠶食俘其人民而放
之南徼遂流爲疍卽宋宣慰之祖也通漢語識文字勤於耕
織男子帽而長襟婦人笄而短襟將嫁男家往迎女家率親

戚篋擊之謂之奪親既歸且則進盥於姑舅夕則燂湯請浴三日而罷喪葬飯蔬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

蔡家

蔡家卽宋人亦爲楚所俘在威清平遠男子製氍而衣婦人以氍爲髻飾以青布若牛角高尺許用長簪縮之短衣長裙以耕織爲業喪禮殺牛宰牲吹蘆笙羣聚跳舞命曰作憂

土人

土人所在多有之在廣順新貴新添者與軍民通婚姻歲時禮節皆同男子間貿易婦人力耕作種植時田歌相答哀怨殊可聽歲首則迎山魃逐邨屯以爲儻男子粧飾如社騷擊鼓以唱神歌所至之家皆飲食之在黎平府曹滴司者多思

黔書上

播流裔

狎獮

狎獮一曰楊黃其種亦夥都勻石阡施秉龍泉提溪黎平潭溪新化歐陽中林亮寨湖耳龍里萬山之中皆有之荆壁四立而不塗門戶不扁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笳以漁獵爲業把忌以三月朔父母死則焚其衣服措其牛馬以祭之婚喪以犬相遺

蠻人

蠻人在新添衛丹行二司性獮戾以丑戍爲場十月朔日爲節祭鬼爲樂又有冉家蠻在石阡沿河司俗與蠻人同

陽保

場保播州之裔性好狡其婚姻祭葬恐同漢人死喪亦有艷
思哀悼之禮龍泉爲多

夔人

夔人在普安州土營各營男女皆冠片氊垢不沐浴與滇之
猺裸同

峒人

峒人性多忌喜殺出入夫婦必偶挾鏢弩自隨飲食必鹽醬
冬以蘆花爲絮禦寒在石阡司即溪司者頗類漢人多以苗
爲姓在永從諸寨者常負固自匿然少爲盜在洪州者地肥
多稼而惰于耕作惟善剽劫常持刀挾弩潛伏陂塘踉蹌篁
薄中不可踪跡又招致四方凶命爲亂歲饑愈甚故黎平之

黔書上

十九

盜洪州爲最

丁煒曰一經一緯合纂組以成文殊俗殊方閱緝縑如指掌
荆楚歲時之記無此雅馴齊諧詭恠之書遜茲詭異豈惟談
苑先資實爲職方纂要字當千緝讀宜百廻

黔風

盛德在木見月令之首頒迎春於郊驗條風之南至漢家祀事
八佾舞以雲翹唐制春官三省賜來綵勝東京夢華錄仗擊土
牛荆楚歲時書紙裁春燕簇簇生菜佐餅登盤翩翩風蝶隨花
戲盤若夫弛金吾之禁放夜人行觀安福之燈踏歌聲滿傳柑
插柳樂正月之良宵麵靈火蛾徵開元之遺事天津橋上李暮
爲吹笛少年漁陽聲中禰衡乃試鼓狂吏雲霄看燈火垂虹道

士之橋夜飲奪昆合淨白將軍之座職方志在所不廢風俗通
自昔已然率土攸同黔風可紀朱樓畫戟高伍陣馬風檣五貌
繡衣千百番童藝女蘆笙六孔吹諧宮徵之音社鼓三通人作
鸚鵡之舞駝頭鳳聯制自苗村鶴焰熬山擎來木老火樹星橋
之下九陌喧闐木爪金筑之間百蠻粧束於焉卜歲實維豐年
藉此觀風豈非樂土宜春帖子熙熙蜂鬧排衙寒把枝頭片片
雪飄沾屐扶竹筇而進酒正值太常之齋含茹醬以立階喜見
鄉望之舊鬪雞蹴鞠不比齊風楚風跳月斫牛何嫌鬼國羅國
化行俗美因革莫拂乎人情遂并耕田昇平總歸於 帝力爰
紀一時之盛聊當太史之陳

迎春詩

黔書上

二十

土犂飛速毛頰黃勾世鴉髻鞭箠長千夫昇舉屢霧吐春帖
紅膩蠻花張岑牟摻搗次第起立部之伎何堂堂權輿一隊
老農態荷鋤毆犢東作強立旗大書豐年字蒙頭艸笠腰鶉
裳山謠秧歌語莫辨盱眙口眼羣相將逐隊結連各變化風
檣陣馬神飛揚藜童年紀十四五朱鉛塗面錦襖或彈箏
篴弄箏笛或披甲冑揮戟槍或騎兕象佛子國或鬪珠貝波
斯羌壯者壁壘頗與牧美者嬌治施兼嬌旋風豈類天魔舞
當筵不是成都倡最後一隊更奇絕身輕一鳥空中翔聳尻
翹足立肩背公孫劍器爭毫芒斑文狸走雲旂動游龍蜿蜒
來何方掉竿嫋索又一隊狎獍狔狔排兩廂村翁侏離女猱
鬼搖鈴跳月心顛狂金鑲雙睛銀貼齒假面獅子吟百涼

樂白

天有西窻伎詩鍾馗手拍銅綽板柳榆調笑隨白狼傀儡登
上句卽用白語
場乃如此何年演自宜春坊木瓜金筑接六詔一髮萬里西
南疆山青敢嗟瘴癘毒雪消且喜梅花香羅施之戲迎春曲
放衙觀者如堵牆他時採作黔俗記蘆笙夔鼓牂牁鄉春鐘絕句
春聲乍沸夜如雷報道寒花帶火開三寸酸黃相價賤一椀
菊醬竝傳來濟火祠前試綺羅奢香驛下舞婆娑夜郎塞
路人如蝘大半番童隸女多城北城南接老鴉細腰社鼓
不停搗蹋歌角抵蠻村戲椎髻花鈴唱采茶白納烏蒙舊
有名水西柳畔是龍阬奚官金勒連錢馬串作花鐙蹀躞行
火樹星橋取次看硃書銀榜太平歡小鬟鸚鵡調香粒一
老獼猴挂釣竿雪後梅絲小雨涼連宵摒擋鬪新粧街泥
不怕沾裙屐蜀廟燒香賽竹王米家燈樣巧功夫記得熙
筌好畫圖十二屏風燒寶炬幾枝紅淚作珊瑚江郭風流
未可期紫泉春冶似當時願將燈火年年事話興烏蠻木老
知

士官

明隆慶中貴州土司安國亨安智起兵仇殺撫臣以叛逆聞動
兵征勦弗獲將成亂新撫阮文中將行謁高相拱拱語曰安國
亨本爲羣奸撥置仇殺安信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其
交惡互訐總出仇口難憑新院偏信智故國亨疑畏不服拘提
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謂敢犯朝廷今蠻族自相仇殺於朝廷
可與從拘提不出亦只違拘而已乃遂奏輕兵掩殺蠻人肯束

手就戮乎雖各有殘傷然亦未聞國享有領兵拒戰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要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廉得其實宜虛心平氣處之去其叛逆之名而止正其讐殺與夫違拘之罪則彼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止坐以本罪當無不服斯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者所爲君其勉之阮至貴密訪果如拱言乃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置人犯一照苗俗令賠贖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慰職銜與伊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而國亨

見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軍門誘而殺之擁兵如故終不赴勘上疏辨寃阮狃於浮議復上疏請勦拱念勦則非計不勦則損威乃授意於兵部題覆得請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國亨聞科官奉命來勘喜曰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我乃可以自明矣於是趕省聽審五事皆如命願罰銀自贖三近未至而事已定矣

論曰此事若如新舊撫臣所請則西南之變不待壬戌矣幸新鄭獨持廟略乃得無事厥後西曰阿烏謎復挾安位以叛攻陷大方城總督朱燮元走書撫之迷皮前事謎以詢故老咸曰信有之乃歛兵就撫如出一轍也吾因是而重有感矣馮猶龍曰國家於土司以戎索羈縻之耳原與內地不同彼世享富貴無

故思叛理必不然皆當事者或賸削或慢殘或處置失當激而成之反尙可原况未必反乎如安國亨一事若非新鄭力爲主持勢必用兵竭數省之兵糧以勝一自相仇殺之蠻人甚無謂也馮子此言蓋有感於王戌之變也安得不思新鄭爲後事師哉

方言

拔父也一曰罷蒙母也一曰明的孩也努介食食也一曰儂射忽往飲酒也一曰呵交努擬食肉也呵巴飲茶也呵應食烟也賽米也反火也沱亦火也瓮水也大送春米也介雞也拜豕也擬牛也一曰訛商訛放牛也麻馬也一曰米巴亦豕也猛已趕集也大弄曰午也條漢人也雅犇條不識漢語也雅務不好也

黔書上

二十三

雅道不得也雨曰射婁

父爲包母爲蔑祖爲大食食爲固脈飲酒爲固悖食肉爲固窩
啜茶爲固高雞爲歪鴨爲呵馬爲虐犬爲磨一爲序二爲瘦三
爲大四爲布五爲目六爲逆七爲索八爲遮九爲梭十爲完織
布爲陶打傭工爲陶貢趕集爲拜其喪祭爲白號

父謂之索母謂之咪兄謂之皮朝囊謂之良捱再餽謂之良林
夕殮謂之良喬飲酒謂之良撈食煙謂之良完坐謂之壤行謂
之拜揖謂之張打謂之敵畜豕謂之厘慕傭工謂之果瓮貿易
謂之果介直趕集謂之拜謁雨謂之汶到晴謂之汶良官謂之
貫

上墳曰砍地里送客曰勾業管兵頭曰扶色書辦曰慕施佳

僧曰必蘇頭人曰海折陌耕

丁煒曰侏僂之音譯以爾雅知接引異類當不讓治城公其

治苗

阿溪者清平衛苗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多膂力被甲三襲躍地起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蠻落苗之弱者歲分畜產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重賄而捕遠苗之不可用者指爲賊以應命於是遠苗咸憚監軍總帥率有歲路益恣肆無忌時訂官苗以收鷸蚌利明宏治間巡撫孔公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皆爲溪解公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厚禮之卽以時事通疊疊條答獨不及溪公曰聞此中事阿

黔書上

二十四

溪爲大何秘不言也通不對固叩之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否則公且損威而吾族赤矣公笑曰第言之河患弗辦通遂慷慨陳列始末公曰爲阿溪通賂上官者誰也通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也公必劫此兩人乃可公諾翌日將佐庭叅公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衆旣出公詰曾曰若何與賊通曾驚辯不已公曰阿溪歲則上官汝爲居間辯而不服吾且歿汝矣曾伏地不敢言公曰勿懼汝能爲我取阿溪乎曾因陳溪刺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令自舉乃曰無如陳總旗也公曰可與偕來少頃瑞入公訊之如訊曾者瑞屢顧曾曾曰無諱也吾等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耳瑞亦言難狀公曰汝第誘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諾

而出苗俗喜鬪牛瑞乃覓善牛牽置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旁
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無暇溪間
都堂何如曰懦夫無能爲也溪曰聞在廣東殺賊有名何謂無
能瑞曰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如徐徐何遽損重
貨溪遂酌瑞縱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
比公家牛若何溪曰焉有是我當購之瑞曰販牛者非土人恐
難強之溪曰第往觀之顧呵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鬪優
劣可決也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以雞卜不吉又云夢大網披
身恐出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
牛所觀而悅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至瑞曰公知之乎乃
王指揮耳溪曰王何得此美差俟其至吾當嘲之瑞曰巡官行

寨公當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請去佩刀恐新官
以爲不利溪刺去刀見曾曾厲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
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爲溪刺猶謂戲語漫拒之曾大怒
曰謂不能禽若等耶溪刺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禽溪
刺刺手搏傷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見公磔於市一境始安
論曰苗盜之患多起於漢姦或爲之發縱指示於中或爲之補
救彌縫於外黨援旣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而不可復制當事
者非畏賊而偷安卽養賊以自重甚至勾賊以爲利其事之壞
大抵然也自非孔公力排衆議躬行延訪用王通之言借曾瑞
之力亦曷能不勞師旅從容談笑而坐致二賊於掌握哉以賊
取賊固得要領而其虛已從人爲地方除害之心亦何可及也

後之欲弭盜者絕其賄賂之門示以必死之法庶幾其少乎乎

平亂

紀平播之功曰李化龍來水西之變曰王三善其人同其事合其心一而要之用兵各殊故成敗亦異也方化龍之督黔以平播也與黔楚撫臣同心併力一出於勦既授命則移鎮於重慶而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駐沅州相犄角也必俟延寧四鎮河南山東天津滇浙粵西徵調之兵大集然後啟行最慎重也分兵八路川師四路總兵劉綎從綦江入以叅將麻鎮隸叅政張文耀監之總兵馬孔英從南川入以叅將周國柱宣撫冉御龍等隸僉事徐仲佳監之總兵吳廣從合江入以遊擊徐世威等隸叅議劉一相監之副將曹希彬受吳廣節制從永

黔書上

二十六

寧入以叅將吳文傑宣撫奢世續等隸叅議史旌賢監之而中軍率標下游兵策應黔師分三路總兵童元鎮統土知府瀧澆知州岑紹勳等由烏江叅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安疆臣等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統宣慰彭元瑞等由興隆叅議張存意按察司楊寅秋監之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統宣慰彭養正等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珙受璘節制統宣撫單宜等油龍泉副使胡桂芳叅議魏養蒙監之以偏橋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五司遣種及九股惡苗盤據故也而紀律嚴黨與散矣部署已定大會文武於重慶登壇誓師諸道竝進以抵婁山關爲期諭之曰關外且戰且招多不勝誅也關內疾戰勿受降師不可从賊詐不可信也又以劉綎縈有威名薦綎於朝委以

專制人或疑其夙與應童昵則延入臥內輸心腹且以危言激之引其父顯九絲功爲比致令縱大慟願誓歿報又以水西爲應童婚媿也恐陰佐賊則走檄以語之以故瀧澄侈其修好之使安疆臣執賊二十餘人以明不背志氣旣一非同築舍之謀駐兵旣得治兵又有次第任用又得其人先翦其翼次伐其謀復伐其交是以海龍圍合應童勢蹙投降之書立焚拜表之欺不售而倉皇自盡妻子并俘自出師至滅賊凡百十有四日而事平也若王三善則不然初則奉命撫黔聞變募兵率皆烏合之衆非久練也平越一戰而敗旣情縮而不前視重圍之困不啻秦人之於越必待舊撫李標大聲疾呼而後勉強以應中情怯也乘西賊之傲一鼓而潰遂以賊爲易與而欲解散赴調之

黔書上

二十七

兵驕必敗也率師輕進未幾而還再抵大方又欲反轡舉動擾也雖三路分兵而卒皆遠調帥俱不稭主客不敵形勢弗習也其所任則惟懦之魯欽馬炯所信則詐降之陳其愚用非人也懸師虎穴弭節逾年中隔渭水之河聲援已絕儲糗六廣之所轉輓多艱失所據也督主撫而撫主勦心膂未齊前跋胡而後蹙尾進退維谷事權分也師老而財匱事拙而勢屈况爲陳其愚所賣烏有不敗者哉嗟乎黔地山川險阻異常狼子墊心不知漢大未有提十萬之師而不爲餽糧計深全軍之入而不爲孤注虞者兵法云圯地勿戰圍地勿攻又曰兵貴有謀以多算勝自宜先定其規模非可漫嘗於一擊也况水西之地十倍於播播猶八面圍而水西止以一面攻播無遠近之援水西則有

烏蘭之助化龍乃以全力制之而勿敢輕三善則以獨力任之而不爲意何其謬哉然而身沒戎馬心同皎日視死如歸英烈猶存王中丞之忠固史冊書之黔人祀之歷千百世而不可泯者矣

丁煒曰用兵之道先定規模而後從事李王二公成敗異效亦定與不定之分而已故追遡往事以示法戒將二公先後勝敗情形兩兩比照政如克國談兵動中窺會

積穀

余於戊辰之八月入黔視事值歲豐穀賤凡一金可糴六斛於是謀諸共事於黔者相率出俸錢以易之得穀三千石有奇司會司書記之倉人廩人掌之蓋將以防天時之不常而濟地利

黔書上

二十八

人糶之不及也周禮大司徒荒政十二其言救荒最詳而遺人掌邦之委積以惟民之艱阨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怡年之凶豐此積穀所自來也耿壽昌立常平倉朱熹有社倉法制非不善矣而汲黯之矯制繼之復何人乎矧黔之無粟可發也富弼知青州勸民出粟益以官廩倣而行之又涉於多事矣矧黔之民稀而人貧也今惟以俸錢之所入爲粟米之所出不動帑不勞民何不可者李惺有平糶法以宏周給之仁耿壽昌糶穀於近郡以省漕卒之費法固善而意亦良美矣至於白居易極言糶糴之弊蘇轍連疏青苗之禍此又害民之甚者今惟以市價之盈虛消長隨商賈之貿易有無不假胥吏不驚市廛又未見其不可也况乎黔多石少田山高等密去城郭五里之外所隸皆

狎獷狔猪椎髻鴟舌之徒而行旅之蠹穴於闔閭間者朝而之蜀之楚焉夕而之滇之粵焉非有恒產之守也非有土著之樂也非有旣石之儲而聚脹之謀也脫一旦雨暘愆畊作廢金灰粟生衛殣相望卽爲之求轉移於蜀楚滇粵之間是猶之渴而掘井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烏可得哉不第是也明天數汪成間安邦彥之亂賊聞浹歲城中無米人相食殆盡此非其明鑿歟方今邊陲綏靖苗蠻向化仰賴 聖天子柔遠德意以共樂昇平白可以弗慮乎寇盜然而堯水湯旱則未敢預計其必無也積穀之舉殆亦因地制宜司封疆者黽勉其所有事耳矣

丁煒曰自古救荒無奇策惟先事預備則無奇實至奇矣先

黔書上

二十九

生始至黔卽捐俸倡糴本根深遠之計豈規目前者可及至以市價與商低昂尤爲變通無弊

鹽價

河東昆吾波斯屬賓于闐骨咄莫不有鹽而黔獨無仰給於蜀微蜀則黔不知味矣蜀之鹽不一產要皆出於井順慶之井久堙塗塤之井有禁所轉致者惟戎州耳又不可以舟車通肩瘡蹄血而後至其來也不易則直不得不昂直昂而民之艱食者比比矣黔民洵苦矣哉三月之忘獨黎莧腸哉當其匱也代之以狗糞擬之性辛辛以代鹹祇誑夫舌耳非正味也卽遇其饑亦止沾唇而量腹如水之交不在穉羹也尙安問其爲紫烏赤爲瑞爲散與夫爲苦爲飴爲形爲巨桃也哉無他困於雕刀故

也鹽之真取於穀穀日賤而鹽不肯平十鐘不能易一斗安得而不苦其乏夫鹽木枝可生陸地可生豈山國獨不生母亦牢盆之術未精管商之政未講耶不然卽輸滇淮而足之奚不可然不必也緩關市之征而聚居奇之蠹則幾矣

丁煒曰黔無鹽故價昂而民甘食淡筴黔鹽者緩征聚蠹前外無他法矣雖然九州四裔之地莫不產鹽潤下正味夫豈獨靳於黔無亦川澤之奇有待而發歟先生撫黔休嘉淪洽地不愛寶當必有仙羊舐溷之瑞以受裁成者其拭目俟之

禳火

黔之俗編竹覆茅以爲居室勾連鱗次竈廩區井無異位其民貧冬月率蓆帽卉衣寒必向火故歷來多火災而列處城市者

黔書上

三十一

爲患尤甚一遇火往往延焚數百家少亦數十家不可撲滅民若之當其將火也水先鳴水在城南曰南明河政黔誌所謂源出定番流合烏江是也天不雨則鳴牛吼鼓擊聲聞十餘里鳴三日必火其應也若操符券焉於禳謀之僚屬而思所以禳之戊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寅水大鳴因之齋戒二日偕父老子弟攜所具香盃醴祝南明河之水告祝融之神并禱於南將軍之廟事甫畢水不鳴火亦卒不應而民賴以安

論曰按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又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數日皆來告災鄭祗竈請用瓊瑁玉瓚禳火子產不可曰天衛遠人衛邇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竈焉知天衢遂不與亦不復火夫火心星融風木也木火母鄭祝融之虛又火房也梓慎之占可謂信而有徵矣子產尚不肯用裨竈之言而今乃以水鳴驗之豈有合於天衢人衢之旨歟且水以尅火五行之通論也水鳴則無火何以反謂之火不亦附會誕妄之說而與梓慎之占大相徑庭邪雖然歟鳴修曰自古賢智之士皆爲其民捍患興利則治黔於今日苟於理有所拂而於民多所濟吾何恤焉黔鬼方也俗信鬼神因其俗而利導之宜 朝廷德意以與民休養生息此魯人較獵之遺意而予之爲此或亦不至見譏於鄭子產也遂集黔之父老子弟而書此以告之

丁煒曰善爲政者必合民情而宐士俗苟利於民因而導之可也况黔本尙鬼乎先生爲民請命精誠所格息水止火此與漢史所稱滅火反風何異如必國僑是法則安石新法何嘗不本周官無亦泥古之失反遜得於從俗歟

救火

左傳於魯鄭之國言救火甚詳子之治黔也以禳火之明日而預爲救火之議大率倣其意而行之曰禳魯之徒龜告廟鄭之大爲社祈於四鄘十筮走望不愛牲玉是也曰鉤梯水器以二十人爲率分衢用五百人違命者罰魯之言無備猶拾漚不用命有常刑是也曰濡物魯之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是也曰斷牆伐屋魯之去表之橐衢遷公宮鄭之司馬司寇列居火衢行火所炊是地曰倉庫囚獄鄭之府庫慎守官人肅給鄭

之府人庫人各倣其事是也曰稽奸驅駝鄭之使其寇出新容
縣士各保其徵是也曰賑恤營室鄭之書焚室而寬其徵與之
材是也曰城池戎伍鄭之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授兵登陣是也
予倣其意而行之然而魯鄭之救火一耳而惟於伍列登城授
兵登陣之說則略於魯而獨詳於鄭吾知之矣夫鄭小國也彈
丸孱弱亦足羞矣脫一旦乘會變作事起倉皇不有武備以爲
意外之防其如鄭之疆宇社稷溱洧之士女何也而東里大夫
之用心又良苦矣黔孤城萬山苗蠻環處數年以來哀鴻初集
櫓槍未靖今日之因火以用兵蓋以僑之泊鄭者泊黔故曰倣
其意而行之也

丁焯曰兵猶火也利每相因害亦相比從來好宄發難每以

黔書上

三十三

揀火爲名惟先事豫防則其謀誦矣先生精於經術救火之
議事事與魯鄭合轍乃獨詳於登陣授兵之說者其亦火烈
難犯之遺意歟

山水

黔跬步皆山然童阜也至於水舟楫不能通又井榦之觀耳水
細矣而山亦不椎鋒攢鬣列犖确而爲蹄轍之妨皆無足衙然
就黔而論亦有可觀者貴陽都會之區風景自別左棲霞右相
寶夾岷連壤負嶠相望龍井湧於北富水匯其南杜若洲邊扁
趵泉上偶一登臨爲之旁皇追賞自威平而上山莫大於雞背
關嶺尾灑水莫迅於滴登盤江自龍新而下陽寶石屏萬勝梵
淨山之至高者也楊老甕城麻哈重安水之至深者也上遊之

山來自滇而盤江之水則入粵下遊之山分於省而麻哈重安之水皆入楚烏江源自六圭印水直通巫峽羣山萬壑雖云盡赴荆門未嘗不遡崑崙而趣大海也山皆石則巖洞玲瓏水多潛故井泉勃率碧雲憑虛之洞飛雲香爐之巖得以分咏於昔人而百盈噴珍之泉胭脂神魚之井亦得豎碑於淵底也其餘一丘一壑恠石犇湍在在有之而未暇詳是皆禹跡之所不經酈元之所未注時無柳子孰問鈇鉏之潭遊乏客兒誰關石門之徑遂使山靈藏其姓字不求封禪於長安水伯匿其聲光以待品題之高士云爾

丁煒曰黔陽山水奇者神運鬼工使得列置中州韻士高流驟屐當無停晷矣以迹在荒陬不獲齒遇方幅山靈亦若有

黔書上

三十三

不幸焉是篇蒼挾佳勝爲黔陽開闢以來之山水盡播姓氏於人間讀者身在臥遊矣

牂牁江

漢武置西南三郡一爲牂牁牂牁者繫船也華陽國志稱楚頃襄王遣將莊躡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岍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椽船牂牁處乃名其地爲牂牁史記云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世求其地而不得遂以爲在定番城南源出蒙潭流入破籬至泗城州通番禺入南海而郭青螺又引漢書都有牂牁江通番禺城下光武時牂牁大姓自牂牁江入貢之語以實之不知定番雖通粵西而番禺則屬廣東其城南之水僅僅一綫時斷時續未聞有以舟楫行者何以云數里之廣

而當時大姓又何以由此入貢亦未詳於志文之故耳按且蘭
卽今之遵義夜郎卽今之桐梓則牂牁江卽今日之烏江自遵
遵湄壅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牁城舊址漢
牂牁守陳立據思邛詔夜郎王將兵破之牂牁舊治旣在思南
則牂牁之江宜在思南而其椽船之處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
蓋印江與湄壅接壤而湄壅則且蘭舊地椽船於岍或卽此也
若定番則去且蘭尚數百里且隔烏江何處椽船而步戰而牂
牁大姓又何以舍楚蜀大衝紆迴兩粵然後入關以致貢哉然
則史記之言出邇其源也漢書之言通論其流也後之人旣不
詳於本文又不明於衡里是以有此誤也

丁煒曰牂牁江卽烏江地在夜郎今爲桐梓昔唐蒙上書武

黔書上

三十四

帝欲以夜郎精其十萬浮舟牂牁制越若泗城之水僅僅一
綫何以浮樓船十萬之師哉先生考按詳明足正青螺之誤
辨白題而識惡谷遜此精核矣

紫池

黔之稱紫池不知何始嘗閱潯州志有貴縣漢爲廣鬱唐爲貴
州有水出於鬱江長而狹色如紫練其出不常分兩派一自縣
門下流一自縣上流下名曰紫泉紫泉自在粵西與黔何與顧
以貴州之名相類而謬引以相加耶然潯志又云府城北江爲
黔江而南寧志亦云城西南有江左右流至西合爲一入橫州
曰鬱江卽夜郎遯水梧州志又云城南大江漢武使馳義侯發
夜郎兵下牂牁江卽此則鬱江也遯水也牂牁江也一而已有

紫泉雖出粵西而實源於鬱江謂黔爲紫池其亦可也毋亦志
粵者因貴州與黔江之名而亦謬引黔事歟今黔獨稱牂牁間
稱夜郎夜郎乃播屬桐梓縣播與貴陽僅隔烏江一綫而平播
之後割其半以隸黔今之黃平湄潭餘慶是也其稱夜郎也又
何不可哉總之黔近粵則稱紫池猶之近播稱夜郎地固犬牙
錯也第不當名之曰紫池仍之以紫泉庶名實相稱而易曉耳
丁煒曰辨紫池必備核潯梧諸志不欲以疑事予黔也鬱江
遯水牂牁總爲黔水紫泉發源於是則名不當專屬於粵論
極通方文兼古雋當與王弇州仲宣樓記竝傳

關索嶺

壯繆二子長曰平次曰興平及於臨沮之難興弱寇爲漢侍中

黔書

上

三十五

有父風武侯甚愛之征討未嘗不與此傳志之可考者初無所
謂索也是豈紀載之失耶抑亦烏有之談耶縱或有之不過一
偏裨耳何以遂廟食於此千秋而勿替其功亦必有足述者矣
嘗試思之古者帥與率通方伯連率是也意渡瀘之役興也實
從曾駐師於此當時以關帥呼之又或有紀功之蹟以帥爲率
後遂訛率爲索莫之攷正焉爾若夫馬跑泉之異未必非神明
其說以警蠻髦事旣荒唐時無特識安得不妄以成妄耶

丁煒曰壯繆次子興爲侍中旣爲武侯篤愛征討未嘗不從
則渡瀘之役當在行間令非有駁代殊勳何廟祀所在不絕
卽滇黔諸稱靈異輒借關帥以神其說也通帥爲率訛率爲
索蠻荒侏離紕繆往往如是拾遺之誤爲十姨非尤其鄙陋

可笑乎或曰蠻人呼索爲父或曰是嶺以關鎖黔滇故名茲
二說者煒皆未之信

葛鏡橋

平越東五里兩山側塞岬高澗深下通麻哈江水黝如膠有風
不波人佃居於石壁間接手援飲霧羣山昏寡見星曰少禽多
鬼恠昔人鑿石疏衢縣緮以渡九驛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
至也今有橋蓋里人葛鏡縛長虹架蹲鴟而思卒業焉旣建旋
圯再建復傾於是齋戒百日告黎峨之神徙龍鼉之窟率妻子
刑牲醞酒於江上作誓詞以明志曰橋之不成有如此水其言
悲其皆張如包胥之入秦庭慶卿之離易水也衣履穿決形容
枯槁般倅爲之感動流涕如是者垂三十年而橋成而葛鏡以

黔書上

名異哉鏡也當治橋之難也窳窳嗒嗒者衆矣而矢歿靡移蕩
其家室之所藏一國非之不顧雖事無足衢然亦可謂豪傑之
士其生平志意豈不偉哉嗚呼濟民利涉國僑無聞反不若草
埜一善之行傳世而久遠是又葛鏡之差矣

論曰羊祜登峴山而悲傷杜預銘功於石投之漢水大抵所役
役者沒世之名耳彼鏡匹夫也卽不爲此橋而自顧其久能長
留於天地乎家室之所藏能果聚而不散乎則謂鏡之才智善
於獵名亦可矣

丁煒曰匹夫存心濟物於物必能有濟况鏡之毀家立名百
折不渝者哉事雖眇小然視斷斷守財爲子孫飲博費者抑
亦相去什百矣先生與人爲善特爲反覆論斷其序橋之險

仄也如鬼嘯雲阿猿鳴雪峽其叙鏡之苦志圖成也如寡婦
夜哭逐客晨號傳神之妙直奪化工

鐵鎖橋

唐明皇作橋於蒲坂夏陽津鑄鐵牛八植柱纜二十四連鎖十
二山架八牧人入於中流分立亭亭如虹蜺之狀稱奇絕焉然
此乃安流通津作之者易不若盤江鐵鎖橋之難且奇也盤江
之源出自金沙入烏撒繞曲靖西徯畢節七星關而注於安南
入滇所必經也兩山夾峙一水中絕斷峴千尺湍激迅悍類天
設以界滇黔不知莊躄當日何以飛渡也往以舟濟多墮溺明
天啟間監司朱家民擬建橋而不可以石乃彷彿滌滄之制冶鐵
爲組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覆以板類於蜀

黔書上

卅七

之棧而道始通其功偉矣然組長則力弱人行其上足左右下
組輒因之升降身亦爲之撼搖眩掉不自持車馬必下前者陟
岍後者始登若相躡則愈震其險也不可名狀邇乃濟之以木
擇材之巨者數百排比之臥於兩崖水次鎮以巨石挂以強榦
層累而加參差以出鑄其本使固及兩木之末不屬者僅三十
尺有四則又選圍可丈之木交其上而後行者可方軌聯鑣貴
魚逐隊而不驚也猶且施之以欄楯幬之以版屋塗之以丹護
梵宇琳宮鱗次於崖之左右輝煌掩映如小李將軍圖畫遂爲
西黔勝概焉以視十二之連鎖直緯索耳况於沉江之陋耶
論曰余聞之黔人矣去盤江二十里由鎮寧僻徑西行渡花河
歷普安黃草壩入彝音峽音亦音資音孔音水淺而路平赴滇差

便乃何以萬里昆明舍坦途而就艱阻也明初傅湯諸人伐山開道拓疆闢土之日豈其狃於成見而未之間歟抑盤江爲烏蠻卽岱地不欲其奇險足恃故深思遠計爲驛使往來之衢以通王會之車書也不然望站站之飛鳶以祀神於金馬碧雞之境不已難乎

附何景明盤江詩

四山壁立色如赭盤江橫流絕壁下驚濤
赴壑奔萬牛峻架懸空容一馬危叢古樹何陰森尋常行客誰敢臨猺婦清晨出深洞虎羣白晝行空林沉潭之西多巨石短棹輕舟安可適日光射壁蠻煙黃雨氣蒸江瘴波赤土人行泣向我云此地前年曾敗軍守臣公知需貨利將士欲苟圖功勳英雄謀策自有術竄婦奸男何足論營中鼓角連

黔書上

廿八

雲起陣前臨山後臨水烹牛醜酒自醢樂傳箭遺弓尙驚喜戰馬俱爲山下塵征夫盡向江中死遂令狐豕成其雄屠邊下砦轉相攻千家萬家雞犬盡十城五城烟火空夕陽愁向盤江道黃蒿離離白骨槁魂入秋空結怨雲血染春原長冤草只今異域來歸王高墩短塹俱已荒牧童驅羊上塋冢田夫牽牛畊戰場惟有行人長嘆息聞說盤江淚沾臆

丁煒曰盤江之橋始不過短鐵懸渡耳近奉給水銜錢構造制始完備輪蹄來往如履康殖矣夫土簋之後繼以豆籩皮弁之餘飾以黼黻天下踵事而工豈獨一橋哉先生明眼匠心歷叙結構之工如共般倅櫂指至舍鎮寧坦道而務涉盤江昔人置驛實有深意蓋必欲苗蠻之險與中國共之也論

中一筆道破政與明祖不殺奢香而令通九驛同意孰謂一橋無關撫馭歟

大相見坡小相見坡

嶺名黔人謂嶺曰坡在偏橋之東三重迭起高皆千仞計途周三十里陟首坡則尾坡見至尾坡迴矚之則首坡見立中坡前後望首尾畢見起伏偃仰石垂烟接方沉澗心突凌峰頂行者此以手招彼以口呼送鄉答於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若以謝客卒徒干夫魚貫之如率然之陣矣以小李將軍圖之又如神山重樓矣首坡遐眺林木蕭森秋花掩映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中坡則素氣雲浮霧露沾人漾布垂巖懸河注壑浴尾坡而下之白雨溪橫黃雲稍熟楚人率彼婦子挽裳以獲小

黔書上

三十九

嶺在旁狃豸遠側客過輒起立去則侏離野雉相對語擔夫勞瘁止息於樹下其聲嗚嗚山謂可聽也 上山牛角西復東下

山花開一簪紅半滑半乾石當路年晴年雨笠搖風 干糲纏

腰布裹頭猿啼鷓鴣叫四山秋下來干尺商訛放牛也 衝固麥啖也呵

交酒好自由 奈此翻漿白汗何趕場大弄日不停梭雞也坐

後嶺望前嶺雅務難不好小坡愁大坡 層下蘆鳴月下跳搖鈴

一隊女妖媿阿蒙母阿亭父門前立果兇役行人來路不遙曲意

亦難盡解大抵與朝發黃牛暮發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詞旨相類耳

丁偉曰嶺曰坡易之之詞也然以遷客勞人陟此則誠不易

矣黔之坡不可悉數惟大小相見以二駭駭聯接得名地為苗

巒出沒之所過客恒憂伏莽先生撫黔威德遍加魁結弭耳
畏途今坦途矣煒以已已夏過此擬有申詠以次紀行而巒
紆延眺竟不能成一語今讀茲篇起仇齒舉之致恍在目前
文之曲折如意極類坡公未附巒歌亦不廢滄浪之意乎

白雲山

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遜跡之所上有羅永庵庵前有井名跪
井汲者必跪乃可得俗傳以爲溪龍所獻以飲帝者又有流朱
洞帝居庵時洞中流米供帝及帝去則不復流又有大杉數株
謂帝手植枝葉皆南向嘗題三詩於壁人傳誦之

論曰吾於紅篋一記疑之者蕉矣半月之言明祖豈知其不終
則何不舉國以授燕王如唐文皇故事必待金川事起而後爲

黔書上

四十

行遜之謀俾其流離瑣尾少延且夕乎旣入滇以依西平有不
聚仁宗旣死高煦告變之時而說沐氏以伸大義乃自甘流落
每至以淚洗面豈說之而沐不肯從抑帝本無意於光復蓋物
耶旣已決意東歸不從程濟之言何不直談京師而又外憇此
山耶且是時楊葉雖亾程濟尙在何至煩飲食於鱗強神鬼耶
蓋荒唐之甚者後帝詩爲同寓僧竊夫自稱建文詣岑瑛言狀
瑛聞之藩司因繫僧竝及帝蜚章以聞詔械入京廷鞠之僧實
楊應祥鈞州人應祥論死從行十二人戍邊帝有南歸之思乃
自其實迎入西內稱老佛以壽終旣云稱佛壽終則程濟之者
得兌之歸妹又何以云大凶金火之相尅耶事之有無俱不可
知矣

又曰懸國之事自神樂觀啟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遊重慶東
到天台轉入祥符僑居西粵結庵於白雲題詩於羅永兩入荆
楚之鄉三幸史彬之第去來踪跡四十餘年何鑿鑿也况乎胡
澆訪仙岑瑛械送吳亮你地豈盡道路之口傳聞異詞乎然而
大可疑者據成刑之實錄謂建文之自焚國君死社稷可云義
之正矣如必執行遜之說以爲可信殊不知瓦解土崩倉皇變
作君行地衛臣出水關痛哭者五十餘人從亡者二十二士誰
其從旁而紀注之若是之詳耶東西南北恣意遊遊爲岑瑛者
豈遂無其人直待正統改元之歲已易四朝而後發露乎兌之
歸妹既曰凶矣東歸而稱老佛遼鶴而葬西山不又與程濟之
占大相逕庭哉西內壽終斯亦巴耳而吳亮之退而自經抑何

黔書上

故也觀紅篋之陳蹟實千載之疑案矣或者六月四日不肯車
書於貞觀燭影斧聲只可依違於興國且欲加建文以泰伯之
讓褒程濟如子家之忠此史氏之曲筆後人之深意如是耳至
於牢落西南長篇短句謂出於好事者傳會之詞可也
丁煒曰建文行遜之跡鑿鑿其在滇黔者最久所傳牢落西
南之什實題於滇之武定獅山龍隱庵庵故帝久駐錫處也
在黔羅永之詩或出於好事傳寫至若跪而汲泉流而獻米
此與釋氏虎跑木毬之說何異其爲不經附會無足深辨所
可疑者明祖之不爲唐高臣平之不爲敬業耳夫立嫡以長
開創之君必不忍首亂家法而建文之優柔寡斷久已無意
光復西平亦豈敢以南徼偏師犯文皇英銳之鏘哉惟歸稱

老佛既與程濟之占刺謬而吳亮自縊或與壽終之說抵牾
先生從此窺出疑竇直作一篇翻案文字謂史氏欲加建文
以秦伯之讓而諱成祖革除之非論奇而理實軌於正嗚呼
安得起從亾十數君子與之論當日情事哉

肩鈞泉 賦附

貴陽城西岡巒稠複石徑縈紆衆山之間有泉一泓瀏然清淺
廣不數尺輕風徐來波鱗微動盡一晝夜其盈其縮以百爲度
中置一石以準之莫之或爽故字之以百盈名之以聖泉而通
志謂之爲肩鈞不知何所昉也余偶過而觀之莫測其所以因
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貫通於天地如血氣之貫通於人
身則水之盈縮亦如人身之呼吸也然人身之呼吸刻可以百

黔書上

四十二

而茲泉必以日計者何殆猶銀箭之壺日百刻也行止屈伸乘
除施閉而不改其常度亦可謂泉中之君子矣吾鄉鈞突泉清
泚噴吐湍飛濤立爲歷下奇勝然濟水復流來自王屋有本者
如是而此則旱麓也江海河澤固無所不通耶但惜其寂處山
呵烟涼艸塞既無文石之壇又無杞柳之樹不足以醜遊人之
屐思爲甃石構亭少助其勝暇則攜陽羨茗酌泉而烹以終一
日之觀又何必學數息於道流問測晷於令史也哉

附賦

富水之西去城五里峰廻逕轉隱軫駢闐在彼中阿有
杯出焉名曰百盈字之聖泉處淪淪澹澹涓涓虎鬚方聚
魚目更煎閱寒歷暑不知歲年置準其中以驗後先俛仰升
沉因越因愆蕙焚謝榮璣衡廢旋重黎解政常義寵占從景

徒測葭灰徒然蠃運周髀之磨儀渾顛項之天磨朴脩墜而
未精郭許理而難詮一日之內俄頃之間甫除甫棄條滿
倏蠲何必登觀象之臺臨鐵勤之邊商度次於壺遂較盈虛
於巫咸哉此其所以爲百盈歟方其進也不行及其退也坎
止始焉不驟終焉不已如日之經猶星之緯莫測其源莫竟
其委孰鍵其關孰幹其裏大旱竭澤而不焦巨浸稽天而不
圯日晝日夜日施日閉見兮應游隱矣鳳舉神龍之肯屈若
伸至人之可出可處往而知返求而能以寸陰是惜尺度必
軌不可得而抑其可得而徙即此其所以爲聖也歟吾聞水
老驗烝以養生動則俱陽靜亦疑陰華池灌漱湧泉引伸齒

黔書上

四十三

淫尾間坻漏金莖百蓄一蠅吐故納新散華斂樸翕虛闢清
按之澄泓汲之因淳節宣輔和樞紐調真繇此而推猶未可
勝潮有春秋之信木有開落之辰雁乘之而去來葦候之而
蜚鳴抑聞聖水之稱不一其目琉璃之澁亳州之麓烏龜二
池武謁一掬巫山之峰竝此爲六要讀鴻書亦云扁泐語其
情狀比於趺突惟厚德之難量斯佳名之屢託無恠乎間至
錦鞍時停華轂堊客對之而流連風人臨之而躑躅

丁煒曰安寧之潮泉一日三溢連州之剡窟終朝十竭要不
若扁趺之百數爲至奇也易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
信君子體之以常德行而習教事夫百盈數也歷終古之晝
夜而不改常度信之至也非君子不足名斯泉矣先生德行

有常彰信於民而民懷之異時構亭請以君子命名而表扁
酌曰信泉讀斯記者當與茂叔廉泉竝生慨慕云

白水巖

安莊南有白水河來自萬山渾洪屬怒濤湧波裹雷奔雲洩纓
巒帶阜不知幾何里而後戢志斂魄安步鋪光以至於層巖之
巔與石相參疊爲三而後下馮高作浪雲垂烟接白虹飲澗銀
漢到頃雖鄧艾繼匡天孫織錦豐隆奮地不是過也十丈之外
濺珠跳泳時時浣人衣裾風湍傳響於青林之下嶺援流聲於
白雲之上行李所逕驟停馬立堂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下有
靈犀泳游出沒踏碧臨晶固太貞之所不照古治之所勿挾者
每晨曦欲吐重霧上騰榮光塞河遮蒙掩映遙看素練跡儼有

黔書上

四十四

無如水綃之被玉肌烟縠之籠皎魄尤爲曠絕不知何人鐫二
大字於瀑下之石盤空旣奇斲骨尤巧矣聞舊有傑園時時遊
者得以倚欄縱目今則已矣肆開清楚俛仰流連茹屋數間儘
然荒落安得十日坐臥與林徒柯託雲客宅心也耶

丁煒曰瀑布之奇至雁宕龍湫廬山谷泉而止然皆飛流直
下若夫白練橫鋪燭銀散布縱廣以數丈計而又挾轟雷之
響噴古雪之珠碧潭搖空靈犀吼地則惟白水獨矣篇中刻
意摹寫曲盡恫心駭目之觀筆力堅峭極似柳州諸記而道
逸過之則本領殊也

柳阮

黔志所載養童阮也在養童司去貴陽百里壤接於烏江蓋以

馬而得名其事見於明臣宋濂天馬贊曰西南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童阬在兩山中泓停淵深開闢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稭物情酣鬯土人立柈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童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童遇謹其芻葷而節宜之暨產必獲童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長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尾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闕而止精形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羈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

黔書

四十五

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勅與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勛歷之人跨馬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酉上將行夕月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上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峰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尙矣養童之說雖相傳於土人要當爲不誣也肆惟上以大德而立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入無不梯山航海獻贊奉環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詭形譎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况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

治安如唐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
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克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
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
遣黷武窮兵以之諸大宛者果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爲職業際
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讚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天駟
獎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冥太乙翕聚通精靈
龍鬚盈鳧噫輕竹批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
流頰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
瀟風雨聲山川平八極清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駟太
霞五彩滿瑤京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
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厥後徐渭亦爲之歌

黔書

上

四十六

嘗攷唐明皇時靈昌郡得異馬於河龍鱗虺尾拳毛環白肉鬣
居帝閑二十年後西幸至咸陽馬入渭水化爲童蓋亦類是矣
然而睽懷茲窟陳跡猶存烟霧不興驂駟寂寂過其地者望官
輿斜陽有咏嘆流連而不已耳爰作柳阮行以代招天馬之吟
非效王子淵語也

附詩

麴塵楊柳春三眠風晴絮飛鋪白氈兩山夾岍生堊煙
栗畱鳴樹何翩翩拖藍一沼清且漣下有萬丈蛟龍淵牝驪
下嫁柔絲牽俄頃異物來蜿蜒晦冥雲物紛勾連神駒生長
烏江邊粵昔貢自洪武年載拜稽首蠻王箋其毛如雪鱗如
拳首高九尺花連錢壓沙八斛箭控弦奚官不用珊瑚鞭天
閑十二人喧闐爭誇此馬真無前天子下詔黃帕纏賜名飛

越峰以傳沙苑雲錦那竝肩王毛仲爾將徒然貳師將軍絕
可憐西域笑指中郎騫羅鬼嶺下奔紅泉但餘春水流濺濺
按圖索駿空盤旋老鴉關上斜陽懸臣濂之筆豐如椽高譌
更有青籐篇

丁煒曰阮號養竜則竜種當復不絕何今固寥寥也豈千里
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歟抑諸且故狡黠卽得善馬匿不以
聞歟通篇全引宋文憲序頌止於末段一寓慨歎便覺全體
生動昔王荆公嘗稱東坡表忠觀文字極類史記煒於茲篇
亦云 柳阮行篇掩抑低徊意態橫出老杜韓幹畫馬行有
此神致

象冢

黔書上

四十七

明天啟乙丑水西安邦彥蘭州奢崇明糾合雷益烏蒙舉兵犯
滇直抵馬竜鋒銳莫可當人鮮鬪志黔自戒嚴調陶士司兵會
剿有一象深伏小塹鼻吸泥水象斛乘賊不意突出咆吼躍起
數丈噴鼻中泥水作雲霧直挫賊鋒人馬皆辟易復卷一悍賊
擲天墜地蹙踏如糜賊咸披靡有神將乘機逐北獲全勝及暮
收兵象尙勃勃具餘勇鼻中毒矢一次日創劇遍體出鏃餘三
升遂斃滇黔之人德之爲封瘞立碣於馬竜南山之陽余爲之
補銘辭於石曰惟茲有象見諸大易目細形龐鼻長齒巨肉兼
衆獸膽隨四季生於曠堃育在坊肆動若雲徙靜如山峙七寶
牀施五紋繡被厥性至靈頗知節義曾代舜耕亦奔尾燧授彼
金函舉足拔刺教以拜舞瞠目不踞何讓英賢無唯異類卽此

一戰安危攸繫衆皆束手爾獨攘臂羣寇奪魄三軍吐氣峩峩
高且豐豐古碣血化爲燐骨理成玉餘烈猶生抱忠入地草青
雲黃麟駟履鼎

丁煒曰馬龍之役無象則幾無滇矣以一象而障全滇受鏃
三升猶有鬪志此與而中大矢不動者何異昔明祖有書某
不如象以媿元臣者斯塚存選悞將師可以媿矣異事傳以
佳銘令烈象凜凜猶有生氣勝爲曹蜍李志作誥墓語也

涵碧潭

定廣威平之水至四方河始合流而入南明越霽虹橋東將折
而北水至此淵而不流是爲涵碧潭煙雲演漾風日遲回穀動
鷗鳴沙明蚌雨令人悠然作濠濮間想上爲鼇磯石梁亘之昔

黔書上

四十八

所築以障水也磯上有甲秀樓阿閣三重丹青綺分望若圖繡
紫池人士讀書地也左武鄉侯祠斷碑巋然記征蠻也右繼摩
閣微雨佛燈山僧往來也闌光瓦影下上參差梵響磬吟近遠
互答每春波搖綠秋沚澄青岼柳乍垂芹芽正弩覽漁舸之泛
泛洗盃罍以臨流誰謂黔中無佳山水哉接離可倒安問習池
姓字如傳何須漢水余於是一往有深情矣

丁煒曰唐荆川評柳子厚諸記以馬退山茅亭爲第一謂其
發穠纖於簡約存至味於平淡茲儒實爾神似

飛雲巖

天下之山聚於黔延袤數千里行旅往來日攀躋於窮嶺絕壁
之間手胼足胝雖夙嶺泉石者莫不因頓踣躓聽鷓鴣而生悔

兩莊躋之多事也東坡之陽目飛雲巖途次至此則心中開
又皆裴回瞻眺遷延徙倚而不肯徑去豈謂黔山無奇足以禱
人也哉山下有溪石梁亘其左可作津逮水聲瀝瀝然餘瀆風
吹雁次相繼過橋立級升之叩眎空際插天桀監臺勢爭高若
招圖之托霄上忽而霧籠烟倭孳累湧綿離離如螺髻形故曰
飛雲也既陟則門旁恠石揖我以入大於數百間屋蛟蛇卿象
由碧孔滴瀝而成者上垂下伏鬚甲皆動而前三峰拱立高與
檻齊僅及巖之半石色青紅各殊牽拂相招向人欲語聞巖性
好潔昔有信宿於此亦急垢者既去則瀑水突至瀾漫山椒而
澣之再垢復澣痠何米俛之癖不足多矣下有月潭寺古杉萬
本梗柯叅連橘刺藤梢裁通逕步老衲引觀殘碑於潭側王陽

黔書上

明一記雖剝落猶可辨日暮登車茫茫前路一帶惟童戶耳所
云帶人流連正未可多得世遂索筆題二詩於壁

附詩 飛雲巖立翠子重草艸登臨日下春莫信人問惟吾猶

須知天末有三峰秦灰漢壘羣仙宅雲陣花幢古佛蹤如此
奇山誰領略曾無七十二家封 粘天拔地湧明霞虎豹司
閭瀑布遮兜斧神工峰口石紅酣白糝寺門花客兒遊屐何
曾到支迥禪栖梗是家跬步從前應自笑真同井底一寒蛙
將行又徧閱巖壁之待有前人一篇內數句云不知太始前
誰鑿鴻濛透造化才息竭茲奇拙難又寓中佳洞壑孰能出
其右舊題若薛積拂拭勞襟袖劇削真宰泣掉頭疑不受矣
得鬼斧利一爲洗癡垢余立讀久之自顧急就章唐突茲段

必不免水淫之變前矣

丁煒曰天地清淑之氣至西南而盡洩於山水巖石飛雲天巧極而人工詘矣一豈縱晒巖端遍捫碑碣竊濳作者雖多能括靈奇之秘而得其神似者指末一二屈也鴻篇不作款牙硬語而澹遠蕭疎自爲茲巖添毫顧上

雙井

伐安城東北隅一井名雙井上有石欄居人汲左以炊則色紅渡右以炊則色白是豈可以尋常道求哉帝閱異物志云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黃黃如灰汁取作糜粥皆成金色此色之一定者也又闕廣州記云鬱林郡有石井半甘一澹潛通江波冬夏長盈此味之一定者也獨者安之井其弟

黔書上

五十

同也其色同也其味同也何以汲之以炊則遂不同然其不同也不在乎水而在乎井上之欄與夫汲之者垂綆之左右斯爲造物之奇而不可解者色水之奇如此而寂寂不聞於世此焚子瞻所以歎酈衡先之何而笑李勃之陋歟又習安有胭脂井炊稻餅成桃花色鮮好可愛故得名然於義別無所攻蓋與景陽宮畔同名而異實也

丁煒曰井以欄分味以爨別此豈以涪漢之水殊其利鈍者比哉問誰以蒲元之刀割茲白赤也造化鑄物真不可以常理測者短章論著古勁無前可補寰宇記所未逮

碧雲洞

孰州出郭里許平疇交風淨山綠浪環溪繞陌清見赤顛沿綠

曲徑直造巖陰有洞憑焉豁訝忽裂齒頰皆露不知鴻蒙何年
鑿也一屏當門灑青抹綠遊者摩挲拂拭疑爲古玉幽流旁洩
澆澆作擊筑聲上有片石如泗濱之浮磬又如涿鹿之神鉅明
之清越以長始入暗甚必假松炬以行沙石錯然憂人踈躡坐
息少定則劃然開朗天牕漏日下射層深毛髮可數黃虵下垂
如斗瞿曇大士番僧之像各一或倚巖舞衷或踞石跏趺或蟠
匡仰覩鬚貌如生絕壁千尺有竜升之長與之竟倘使葉公見
之知其必驚走也稍進則駭浪奔雷奪其氣魄望之欲止左方
一徑甚微側仄窅歛足不可置前牽後挽蝘附螺旋而後達丹
竈藥鑪無一不具安期耶美門耶何以舍青城而穴處於此也
巍然一塏拔地粘天鬼斧雖工憑誰著想漸進漸濕亦漸陜不
欲往亦不敢往乃緣巖而上可出洞頂俯視萬山川原歷歷乃
復知有人世一僧爲予言曰水入洞則世運泰亨蓋已信而有
徵矣

丁煒曰歷寫洞中詭秘之景如數家珍王弇州遊張公洞記
可以方駕夫天降嘉應河水先清地發人文丁溪成畫山川
之靈與運會合水入洞爲泰運徵理固然也

東山

九月旣望雨霽出東郭二里登東山一峰孤立與城樓對峙山
前壁峭崖懸莫可扳躋由北岡傾曲而上徑紆烟接援藤尋葛
陟於巔佛屋三重午鐘微響僧舍少憩逶廡西入大士洞穿竹
塢而北坐危閣凭闌高矚山城周遭吞吐上下千峰霞舉萬嶺

雲起一郡烟火人家歷歷在目夫昔人初此閣覽黔盛也而黔之盛難矣自平播平水西而後又數經喪亂以訖今日卽真播甫集室廬相望貧則徙災則散其何以長有此盛乎善人爲邦百年勝殘去殺黔之貧且災已數十年其緩輯安全之也方五六年余治黔未一年而於茲覽其盛者由 聖天子止戈蠲租仁義涵煦之深也僧梅溪郡人能詩善言黔遺事余聽之不禁太息云

丁煒曰偶爾登眺無限低徊與歐公豐樂亭記同一興會

甲秀樓

甲秀樓建於貴陽城南江公東之之所從事也越今百餘年矣波濤洶涌之衝激風雨雷霆之動搖烏得有完樓哉蓋江公而

黔書上

五十二

後無復喜從事者何今人之不逮前人也江公當日知樓之有關於黔而皇皇爲之且有關於黔之人才風氣而以甲秀名之其用意深矣假使江公之後或數年而一人焉或三五十年而一人焉而不聽乎波濤洶涌風雨雷霆之交於樓也樓雖不完亦不若今日之甚矣無如江公而後遂成絕響落落百餘年間無復喜從事者斯亦樓之不幸也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不獨一樓然矣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旣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恠嗚呼此蘇子瞻之所以致歎於驛館歟夫事之始也有初之者事之終也有成之者當夫創者旣往成者未來欲存欲亾可斷可續之際有人焉存一綫以待來茲其人不可少其功最

大如經學與理學相表裏也理學成於宋儒躋矣然言誠言敬
言禮言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莫不本於經學苟於羸氏灰燼之
餘非得漢儒諸人經各有注傳各有釋火盡薪傳以聞於後世
彼宋儒欲直接洙泗之淵源詎可得乎蓋前事者後事之借而
絕續之交不可無其人也嗟哉此樓也江公之後有人焉今則
事半而功倍也惜江公之後無人焉今則事倍而功半也大抵
泄泄焉無復喜從事者吾慮黔之終無此樓也於是鳩工集材
而新之度木於林伐石於山計瓦甃墁釘於匠與功於已已之
二月凡百五十日而成立於漁磯烟水之上跨乎長橋垂虹之
間可以爲黔人之美觀焉雖事倍功半遠不逮江公之所爲亦
可以無遺憾矣然而人才風氣之所關其在斯乎今日者風氣

黔書上

五十三

日挽人才輩出甲乙科名之盛又於黔士之文章七之不盡係
乎樓之完不完也余將以告夫後之喜從事者

丁煒曰斯衛絕續之交不可無人漢儒訓故實於宋儒有守
待之功未可妄肆評議也先生記樓而乃經學理學隱然以
斯道薪傳自任樓之興廢關乎黔之人文盛衰建樓卽以興
學江公而後得有先生是天之欲以斯衛大造黔士也

人物名宦

濟南 田雯蒙齋 編

龍門史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合三千年事撰之五十萬言其詞深其意遠後有作者要不過寄其籬下故凡為志乘之書於人物必詳而仕於其地有功德可紀者又復彙為一編以求合乎列傳之遺意即別抒新裁亦祇神明其意而變化之無以加司馬子長上也五代史得春秋之旨矣然不為韓通立傳後人議之令狐德棻所作皆非實錄如是則論次古今人物非失之漏則失之誣耳劉長卿詩云獨繼先賢傳誰刊有道碑蓋言覈實之難也黔之人物尹珍以上無論已明之以理學文章氣節著

黔書下

者如孫應鰲李渭陳尙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秦禹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易楚誠張孟弼許奇申祐吳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皆大雅復作聲聞特達者也而文恭為之最黔之名宦莊躋唐蒙以前無論已明如郭子章朱燮元江東之應朝卿玉重光尤安禮吳訥蕭象烈成務胡宥劉大車王象乾吳國倫馮晉卿陳士奇王三善李樞史永安劉錫鉉郭成胡從儀皆今口所尸祝俎豆之者也而青螺為之冠吾嘗思之矣士君子崎嶇仕路遠入邊陲君親萬里任鉅而責重苟非有因地制宜之用鮮有不詬病而隳窳者以眎夫中原善他俸檄擁傳潤飾太平之所為相去不倍蓰乎余是以採摭而論次之與夫其鄉之先民碩德沒而祀於賢宗皆竝志以不朽也嗟乎襄陽者



舊尙有典刑名伯甘棠忍令翦伐五君之咏每致嘆於延年八
哀之篇曾興謔於杜甫余蓋景行仰止而不自已云若夫其人
之生平事蹟則有黔之通志在

附孫文恭祠碑記

人情所極慮於身後者在易世之裔與易
名之典而此二者恒相因也有子孫陳乞雖中才可獲褒稱
亾子孫陳乞卽高賢未免埋物抑勢使然乎亾論往故如我
國家李韓公之功不遜於武寧武順而李不謚祺不善終也
解大紳之賢不遜於楊文貞黃文簡而解不謚家徙遼陽也
鄒吏目之忠不遜於羅文毅舒文節而鄒不謚雖云秩施亦
其嗣斬也人臣生豎太常之勲歿爲若敖之鬼非國家念其
故卹其私誰爲然已溺之灰而反旣失之履故人情所極慮

黔書下

二

而不可必得者國家曲體之令其世絕而祀有骨朽而名揚
所以彰往而勸來也隆萬以來此論稍明章耳而目之無子
孫陳乞而褒謚如故得四人焉少保于公謙改謚忠肅少師
夏公言謚文愍中丞海公瑞謚忠介尙書孫公應鰲謚文恭
文恭之謚實章與御史宋公興祖李公時華同請者公賜謚
詔下章又與御史畢公三才作公祠於情平市田以供歲祀
平令劉啟周等以公祠記來請予計公督學秦中爲三秦士
師瞽宗北雍爲天下士師及門入室弟子當有善言師者乃
請於今御史大夫三原溫公溫公故公所簡秦士也溫公曰
弟子卽誦無若公言公且以哭公集杜八首示余讀之令凡
涕落予辭不獲乃稽公履歷記之公姓孫氏諱應鰲字山甫

揚州如臯縣人占籍清平衛嘉靖己酉舉鄉試第一癸丑成
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僉江西陝西提學副使
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入爲大理卿遷戶部右侍改禮
部掌國子監祭酒事隆慶改元上幸學公進講無逸賜茶請
告起刑右侍晉南京工部尚書卒賜祭葬墓木拱矣萬歷廉
子章等爲請謚於朝壬寅詔下謚文恭錫之誥命始祠公於
清平城中予按謚法恭有九義謚公曰恭其尊賢貴義執事
堅固之謂平予師胡正甫先生嘗語章曰宇內講明正學楚
有黃安耿公蜀有內江趙公黔有清平孫公吾豫章有南城
羅公皆賢人也已予入蜀予師與趙孫二公皆捐館舍乃合
祀三公於大儒祠及予入黔別鄒爾瞻江上爾瞻曰黔中孫

黔書下

三

淮海李同楚馬心菴皆致力斯學君此行情不及見三君耳
予平播後輯黔記乃合三公類傳於理學已復爲公請謚而
得恭乃知正甫先生與爾瞻言不我欺也嗟乎公亾易世之
裔而得易名之典人情所極慮不能必得之身後者公不慮
而得之遭逢聖明眎李解鄒三公千里矣公所著有學孔精
舍彙稿易談四書近語教秦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書
共若干卷發明聖學具載諸書立朝大節他日國史當有大
書之者茲記止紀公請謚及建祠顛末祠卽公書舍故址表
若干丈長若干丈中爲堂祀公堂外爲門顏曰工部尚書孫
文恭公祠祭田若干畝俱在碑陰郭子章一附郭青螺祠碑
記貴筑介在要服古夜郎羅施之地後漢武侯擒孟獲濟火

從之以從征功表王羅甸則今安氏遠祖也安氏立武侯廟於大方前爲關侯廟巍然兩峙水西隔烏江一衣帶便是播州播酋楊應龍梟獍負險逆王師屢征不克聖天子赫然震怒拊髀思安攘臣廷推泰和郭公才猷將略足膺重閫萬歷二十七年春三月奉勅開府貴州兼督理湖川諸軍務夏四月匹馬入黔黔中物力單弱一切兵食仰藉楚蜀協濟綦江一陷全貴危公請增兵益餉以克兵實計募兵守偏橋等十二處要害以遏寇衝調補文武將吏叅劾規避以嚴紀律身先臨賊以倡勇敢總督長垣李公移駐重慶請上方劍與公協心朋力而軍政肅然矣明年二月公誓師四月進兵首摧賊鋒宣慰安疆臣斬關先發第堯臣佐之大水田一戰獨

黔書下

四

寇七路與師至壁海龍屯纒百餘日六月應龍伏誅挫屍傳首妻孥田氏朝棟等七十二名檻俘闕下是役也貴州斬獲首級四千八百六十生禽首從一百五十八俘獲賊屬男女一千一百一十招降播民二萬九千八百五十奪獲賊仗不可勝記天子賚軍興百四萬金公僅用其半漕糧三十萬鍾用十之一餘悉還帑藏恬然奉身而退溫旨欵留以定播地經理郡縣新設遵義平越二府真安黃平二州遵義桐梓綏陽仁懷湄潭龍泉甕安餘慶八縣改置安化貴定二縣播地方平皮林復熾賴公餘威進勦禽斬俘獲與播略相當未幾又議播水地界公與新城王司馬公議令疆臣入包茆代播輸將於黔西沙溪仍舊又未幾議鎮雄公命堯臣孳妻孳還

黔代兄爲宜慰而鎮雄還隴人言公慮遠謀深功高事苦然哉先是公以二品誥命改給京銜廕仲子生員孔廷入監讀書及叙播功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廕長子孝廉孔建男武舉承昊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三十五年公陳情終養至九疏上不得已准養親以俟起用遂得舞斑衣於鄰下朝夕承歡至三十八年五月大事已襄榮膺卹典四十年五月叙路山二苗功晉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飛魚服給三代誥命孫昊晉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公乃建忠孝寺於里以報君親恩四十一年皇太辰順賜藏經勅賜寺名大忠孝禪寺公在黔十年始終出處忠孝大略如此黔人思公恩建生祠祀公者七所具載祠錄宜慰安堯臣獨建祠大

黔書下

五

方名曰懷德與武鄉侯漢壽亭侯鼎足而三惟生祠之建自昔有之石慶爲齊相齊人高其行有石相祠樂布守燕燕人服其廉有樂公社至荀勉朱邑之遺愛童恢韋義之異政載在史冊班班可考而未有祠殊方者尤未有特祠於宜慰司者有之自今郭公始宣慰率羅甸人合武侯關侯郭公而并祠之真可謂懷德矣夫德有厚薄懷有深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春秋俎豆之其懷也淺郭公曰忠順宣慰亦化而忠順無迂纖毫郭公曰仁厚宣慰亦化而仁厚無隕螻蛄仁義道德之懷其懷也深畏壘之細民竊竊然祠庚桑子庚桑子不釋然曰是安鑿垣墻而植蓬蒿也何也爲其淺也物不答施於天地而天地亾惘子不謝於父母而父母無憾何也爲

其深也羅甸人無庚桑郭公而天地父母郭公是名曰感其
感無心是名曰宮應角應其應無跡懷之書祠以桂史南
海馮公奔垣左方伯通政使宣城趙公健配享蓋左右郭公
施德於黔省例得并書鄒德浦

丁煒曰尙論人物非失之漏則失之誣爲古今誌乘通病陳
壽以索米不遂而不爲敬禮立傳欲釋憾於武侯而謂將略
非其所長漏與誣皆私意爲之也卽以黔論蔣道父之嚴毅
精明撫黔實有異績前志且不爲立傳至包氏誌草而後添
入王靖遠之冒賞邀功三舉兵而不獲寇首至爲苗蠻前截
後殪僅以身免而滇志侈大其功略無貶詞夫非漏與誣之
明驗乎

竹王

黔書下

六

予過楊老黃絲驛見有竹二郎竹三郎祠土人祀之惟謹詰其
所從來則不知意以爲山魃木客夔嶠之倫及閱郡志而後知
爲竹王子也昔夜郎有女子浣於邏水忽有巨竹長三節流過
足間中有兒啼剖視得一男取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
郎侯以竹爲姓諸蠻尊之漢武帝元鼎六年平西南屠置牂牁
郡侯迎降賜以王爵後殺之諸蠻思之不置請爲立後牂牁太
守吳霸以聞乃封其三子爲侯因相浴立祠而不絕

論曰竹王之事與盤瓠蠶叢杜魄荆尸之說無以異豈果有其
事乎抑荒唐悠謬之談矣以傳矣而莫之究也然吞卵履武載
在雅頌仲尼不以爲誕而刪之張鷟斯之爲童種也賈誌之育

鳥巢也蜀如之爲山精盧志之爲鬼子也類固未盡推傳亦未
勝紀鳥可以恒情測夏水語哉由漢迄今千百年而祀之不少
衰鬼方尙鬼大抵然矣抑又聞之黔稱貴竹實此之由零陵記
云桂竹之埜產桂竹來風防露上合下疎每日一出羅純金翠
竹譜又作笙竹然世之稱者不從笙而從貴以竹王故也雖然
石言於晉神降於莘爲齊諧以志恠作莊周之寓言吾儒讀古
人之書亦姑存而不論已耳

丁煒曰竹王之事與木化九隆相類蓋蠻荒尙鬼又具皆慙
而戀主惟生具神靈長復才武則世世奉之矣存而不論所
以示吾儒不語之教而聽民奉祀則亦神道設教所不廢也

濟火火濟見史書茲云
濟火蓋從土語

黔書下

七

漢牂牁帥黑盧鹿水西安氏遠祖也深目長身魍面白齒以青
布爲囊籠髮其中若角狀習戰鬪尙信義善撫其衆諸蠻戴之
聞諸葛武侯南征積糧通道以迎師遂佐武侯平西南尸禽孟
獲封羅甸國王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凡九扯剌直皆屬
焉已乃攻普里諸種拓其境地賜鏤銀鳩杖嗣是而降唐會昌
中阿佩率衆內附復襲王爵天成二年普露率其九郡入貢襲
封如故宋開寶中普貴納土來庭仍賜王爵元至大元年授阿
壽爲武略將軍泰定間賜名帖木兒十花至順元年加資善大
夫雲南行省左丞後以軍功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順元
等處宣慰使加龍虎大將軍羅甸侯卒贈濟國公明洪武四年
以霽翠爲貴州宣慰使統四十八部正德間加安貴榮參政後

世襲宣慰司之職蓋歷數百年而其祀未斬云

論曰濟火一荒陞土帥耳當武侯渡瀘之日孰爲之計大義明
王章者而毅然以助順樹勲崛起一鳴爲蠻王長其亦賓叟青
羌之儔乎不可謂不豪矣迨乎累世相承奄有爵土要皆以識
機達變宣力効忠始終不失人臣禮故得以長奉西藩受恩罔
替非徒以爲甌脫而姑羈縻之也天啟壬戌之叛罪惡貫盈旋
卽挫衄崇明邦彥同時陣殲雖王三善之奮斬十萬秦衍祚侯
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雲鵬之八路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而
發縱指示出奇制勝蓋有朱熹元之方略在豈曰無人歟何以
南人復反不爲益部之官屬而番將分茅大玷牂牁之鼻祖也
語云順則昌逆則亾水西之子若孫其當知所鑒戒矣乎

黔書

八

附朱熹元條陳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漢

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煩經界旣正土目不得以民不
耕地漸侵軼便二黔地瘠仰給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
勞便三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輕
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旣許世其土各自立家經久遠永
爲折衝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
便六訓農制兵耀武河上使賊日備我便七從軍民便願耕
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
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
業便九 又名將吏議以爲衆建土司使其勢少力分則易
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爲逆乃上奏曰臣按西南之

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而定番以彈
尤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来未聞有反者非他司
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
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
其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叅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日可
西南遂底定焉

丁煒曰孟獲之亂雍闓高定皆叛附吳夫滇與吳遠者也黔
與吳近者也濟火獨積糧通道以佐武鄉豈非睹順逆晰大
義哉其子孫歷朝內附不失藩封所謂率乃祖攸行者歟崇
明邦彥始極披猖終亦覆滅於安氏何利焉至 本朝而黔
西大定卒爲郡縣羅甸之裔不絕如綫先生諄諄告誡無非
欲安氏克守臣節以保有疆土仁人之言凡爲土司當著蔡
奉之矣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其先生之謂乎

武鄉侯祠

黔城南貯甲銅鼓諸山多武鄉侯陳蹟世傳侯於章武時南征
此其平蠻略地處也按侯以南陽布衣佐先主奄有巴蜀而成
帝業自離草廬以來二十餘年夙昔以管樂自期可以無餘憾
矣洎乎永安遺詔謂其才十倍曹丕終定大事夫所謂大事者
非斤斤於六尺之孤而一隅之安也昭烈之志實未嘗一日忘
并魏吞吳身將歿而志不衰蓋欲侯之大展其才瞰中原之變
興復漢室斯已耳建興元年侯以丞相領益州牧開府治事乎
握兵柄或以侯之處此痛思先主之顧命勢必獎率三軍首出

祀山爲北伐之舉其事審其計決矣而乃汲汲於平蠻之役者當是時成都甫定根本未固也主幼國疑羣蠻蠢動而人心未歸也鳧蠶叢爾之國財用弗克也脫一旦興師動衆驟議遠圖彼雍閩朱褒孟獲之徒得從而窺伺之且有以襲其後焉吾知侯之謹慎必不出此所以遣使聘吳因結耨親可以畢力於南征而不敢輕試於北伐此侯之雄略亦遠謨也夫侯之南征也後主親餞於郊詔賜金鉞一曲蓋一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分兵三路遣馬忠攻朱褒李恢向益州達昆明乃躬率步騎由水路入越巂又得酋帥濟火率羅鬼諸部刊山通道聚糧以供軍不百日褒闔悉平聞孟獲爲蠻王長募生致之於是自銀坑佛光漾濞川而北歷髡州慶甸而西以暨乎驃國木鹿都

魯普坎之間七縱七禽南人不反而人心歸矣攻心爲上由於街亭敗將之一言而成都根本之地如磐石矣三月興師五月渡瀘至秋而事定凡牂牁昆明東川武定烏撒沽蒙地方數千里莫不收其豪傑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旅之用財用充而國以富饒矣國富而後治戎講武北伐中原此固善體夫昭烈之志無負乎永安之托而侯之雄略遠謨爲何如耶嗟乎出師二表日月爭光五丈秋風英雄揮涕正所謂運數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若夫損益連弩之妙木牛流馬之奇行屯田於涪濱作八陣於魚復又侯之餘才剩技矣然而蜀書所載於侯平蠻之道尤詳不置吏不留兵不運糧三者至當而不易蓋置吏而終不相信必成禍患留兵則無所食運糧則

苦於山川險阻且夕告匱而多脫巾之呼惟於既平之後卽其樂帥而用之示以信義布以德威俾之分守其土各部其民綱紀粗定而蠻漢相安此道得也且其征之之方也蠻習擊刺侯故困以兵也蠻善燎原侯故攻以火也蠻谷尚鬼侯之用兵疑鬼疑神也蠻所恃者深山密箐之中爲羣狐三窟之計侯故窮搜之無得避震讐之弗敢出也至於貯甲銅鼓陳蹟依然又何莫非侯之奇踪闕響有以服南人之心也耶山下有祠數百年矣距城不遠余故謁之而且新之復築小亭於山之土覽黔之勝而立石其有因得攷侯南征始末而述所以平蠻之道如此丁煒曰先南征而後北伐根本之圖武鄉慮深遠矣先生史學爛然故尙論之際發言炎炎具有根柢譬如萬斛湧泉不必擇地而皆逢源豈獨是篇之綜核蜀事哉

神武祠碑

署東園有神武祠漢前將軍壯繆侯關公一崇褒祀封武安王明萬歷庚子郭公青螺所建也墀半畝殿兩楹馬亭在其左鐵鼎一上有銘小篆漫漶莫可辨而刻楔立石則三之一石言祠之之由平播形於夢中英靈紀於射圃心日可埒已父爵號不用曹表是也一石刻像龍從豫州雁行諸葛逸孟起之倫號老瞞之魄是也下載全傳用蜀書本文而系之論斷竭達且之亮節灑臨沮之涕淚悲天人恨呂陸也一石辨壯繆之訛名與實爽不宜橫加惡謚借音不借義以繆爲穆合乎布德執義之旨彰公道慰忠魂也且也裂石有歌金來有頌青螺之所以祠

神武者至矣予從而攷之祠之建也平播以後事耳當夫青螺受命討夜郎離西昌之日夢王示賊平期逾年會楚蜀師不五月悉如夢言豈非王之呵護黔疆而勉之以前平旣亂乎抑亦青螺平生爲人心與神通故寤寐相告語而有以樹茲偉勳也夫世之祠王者多矣卽窮阨委巷婦人孺子皆知尊而事之然此曰漢壽亭侯彼曰壯繆非失之誣則失之褻耳青螺之用心於此獨有以辨其是非而正其聲稱者刪曹氏之爵封而存前將軍之號痛壯繆之非美名而指其壯穆之實德吾知王與青螺神明契合於數百載之上下而非惟平播之入夢已也噫區區一祠何足答靈爽而青螺工爲文章乃以文章追崇之夫文章者士君子讀書明大義將以爲千秋之定論也故三石巋然

黔書下

十二

於廟貌之下反覆流連闡揚贊誦俾後之人有所觀感而興起焉此則青螺之志也歟而况乎撫黔垂十年多惠政正直仁恕屢立戰功又不止於文章乎易曰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取以名祠其大意可概見矣予才地不及青螺遠甚而事神唯謹願以私淑於郭公云

附郭子章壯繆辨

予讀蜀志先主時惟法正謚後主時諸葛

亮蔣琬費禕亦見謚陳祗恃寵夏侯霸遠來亦復得謚於是追謚龐士元靖侯關雲長壯繆侯張翼德桓侯馬孟起威侯黃漢升剛侯趙子龍順平侯時論以爲榮夫靖桓威剛順平皆美謚也謚法名與實爽曰繆雲長出四子上豈宜橫加惡名考之字義繆眉救切戾也紕繆也卽名與實爽之謂也讀

作去聲繆莫六切謚也繆之爲繆借音不借義通作穆穆敬也美也厚也清也漢書作窳通作繆謚法布德執義曰繆注固穆也中情見貌曰穆注性公露也周穆王秦穆公史記周紀稱穆秦紀又稱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秦紀稱繆公任好尙書注秦誓又稱穆公孟子稱魯繆公史記魯世家稱繆公顯氏族大全繆姓或讀作穆則繆與穆故通稱也公報効孟德執義甚固心皎如日中情甚露大行旣立宜受大名而豈名與實爽之繆乎夫周穆猶有八駿之疑秦穆猶有三良之疑魯穆猶有不用賢之疑謚穆可謚繆亦可公之穆無纖毫可疑者而惡得疑爲繆也世之祀公者皆曰漢壽亭侯不知此曹所表非公意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關

黔書下

十三

某爲前將軍假節鐵後主十年追謚壯繆侯則前將軍者公之終官而壯穆公之易名不書先主之拜而書曹之表失其實矣子章祠公於黔之東園題曰漢前將軍壯穆侯關公之神庶幾公生前之官身後之謚兩得之矣

論曰青螺之辨當矣予以爲猶有可議者繆與穆確有二義一美一惡必不可以通稱也禮記大傳序以昭繆似可通用矣猶之漢書毫與豪僖與釐共與恭類可通用古人語言文字之間不妨各持一說也謚法所關最重設使當日謚曰壯穆今日遂改穆爲繆而通之可乎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乃通曰繆繆文王後之學者其肯從之乎繆字之義一曰名與實爽一曰武功不成皆非美謚或者追謚之時後主繼位十餘年矣黃皓專政

顛倒錯亂善善惡惡尚有公論存乎誰作俑者而爲此謚以相加也卽云通用周穆王秦繆公魯繆公或可以通矣而公謚斷不可以用繆今日卽強爲之解而通之終非所以表彰盛德吾未見其可也豈惟此也不謚武謚莊而謚壯又非也壯者勇之謂耳公之大節凜然威名震世此豈一壯所可殫今日通繆爲穆將來亦可通壯爲莊否乎合二字觀之以爲追謚時作通者之罪出於小人刻忌之手無疑矣是安得爲之正其謚伸其義以訓夫天下後世也乎而青螺何未辨及此蓋已疎也

丁煒曰漢壽洽稱壯繆失實關公在天之靈實有餘憾托乎平播之夢以啟青螺而青螺亦遂以文章報公刪曹封而正易名之失千秋始有定論文章之關係如此宜關公之亟於

黔書下

十四

感夢青螺也

又曰繆之非美謚也惟唐敬宗宋會之得此爲宜耳以關公而受此名其必出於小人顛倒是非也無疑一字失實而令傳疑千古秉議禮者可不慎乎辨論透關足補青螺所未逮此王遵巖所謂深一層法也若神骨之埒諱辨則讀者共知之矣

徐嘉炎曰秦以前書繆穆二謚往往通用故青螺據此以爲說然終屬臆測先生據何會許敬宗事以壯繆皆爲下謚讀史論世援据詳核其言自是不刊蓋帝禪中葉王昏臣闇卽文士如譙周輩皆佞臣也安得有公論乎陳壽之評武鄉尙云將略非其所長當時悠悠之口蓋可知矣先生爲壯繆不

平等於青螺而其立言之慎則青螺不逮也

奢香

靄翠妻也翠仕元為行中書左丞明洪武四年與同知宋欽歸附以翠為貴州宣慰使欽副之翠歿奢香代立欽歿妻劉氏亦代立劉氏多智術時馬晔以都督鎮守其地政尚威嚴欲盡滅諸羅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撻奢香欲激怒諸羅為兵端諸羅果憤怒欲反劉氏聞止之為走愬京師上召問令入宮見高皇后復令折簡召奢香至詢故上曰汝誠苦馬都督吾為汝除之然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願世世戢諸羅令不敢為亂上曰此汝常職何云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有間道可通四川梗塞未治願刊山通道以給驛使往來上許之謂高皇后曰吾知馬晔忠

黔書下

無他腸然何惜一人不以安一方也乃召晔數其罪斬之遣奢香等歸諸羅大感服為除赤水烏撒道立龍場九驛達蜀今安氏即靄翠後也

論曰烏羅之君長西土非一日矣一旦折而歸我豈其願哉終必為患失人而知之卯馬晔之忠明太祖亦諒之矣乃不乘此而翦滅之反自壞其長城僅令置驛以為報者計之非不審也蓋以諸蠻之強梗由於山川之險阻財力之富饒則莫若置驛以通之且困之通之而險失矣困之而志馴矣然後為我所制而無難此勝算亦遠猷也故除馬晔以為生事戒而又以安遠人之心也若奢劉則可謂奇女子矣一乘間而遠犇一聞名而即至先機之智應變之勇丈夫之所不能而謂遐方女子能之

乎觀其置驛開道則又功過唐蒙矣然驛置而事由此定亦亂於此萌矣何害之王成之役乘奢蘭之釁連霑烏之黨雖潢池弄兵悍性不馴亦由置驛之後當時之官斯土者誅求暴虐有以激之而成也安貴榮嘗請減驛矣王新道曾貽書以責之固伐謀之道然使當日稍寬恤之恩威竝用亦何至挺而走險若是哉此馬曄之所以誅也

竹吳國倫奢香驛詩

我聞水西奢香氏奉詔曾諾高皇宮承

恩一諾九驛道鑿山刊木穿蒙茸至今承平二藏戴祥將撻道猶同風西溪東流日齒齒嗚咽猶哀奢香灰中州男鬼忍巾幗何物者孀亦青史君不見蜀道之關五丁神犍爲萬卒迷無津張中坐叱山川走誰衙奢香一婦人

黔書下

十六

丁煒曰奢香劉氏蠻方二女子二一則乘聞遠稱一則聞名卽至其智勇不遠過大丈夫哉明祖爲除馬曄而寬合置驛洵謀及萬世且不欲以生事攜遠人心也若夫誅求暴虐激而走險未流之弊非開創所能逆計矣嗟乎梁毗抱金以哭而西寧讐厄爲之解散徐申不苛常貢而南國琛貴絡繹咸歸官蠻土者使咸得是人雖萬世無弊可也

詹廣文

公名英字秀實貴陽人幼有宿慧書不再讀過目輒成誦負氣節敦行誼究心時務以古人自期爲諸生時見器於巡方使者每名見必款語移時聽其言端非經生流年十七舉明正統戊午鄉試三上春官不第署會川衛訓導時有麓川之後先是麓

川宣慰思任發叛黔國公沐晟都督方政討之不克廷議多謂
麓川遠蠻不足較王振方用事欲示威蠻方力請大發兵討之
兵部尙書王驥迎其意遂以驥督蔣貴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窮
其巢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驥封靖遠伯師還寇復熾驥
再往征調如前思任發仍不可得加歲祿三百石十三年思任
發子機發十發復據孟養爲患復命驥督官聚張軌田禮軍十
三萬征之踰孟善至孟那貴州都指揮洛宜九溪衛指揮翟亨
戰死二思竟失所在公乃疏言邊務十三事又言靖遠伯王驥
都督官聚等奉命征思機發不體上心淮縱已欲行李一二百
扛役夫五六百人夾帶彩幣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又輒
故違祖訓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留以用及至行師全

黔書下

十七

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一日起程蹙蹙傷殘略不憫惜其
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搬負艱辛以致有自縊死者又
指馱糧爲名派馬一千餘匹不知此何施設又臨賊境金沙江
邊攻圍不克被賊殺歿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戶解作生擒遂爾
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爲功昔唐南詔叛侍御史李
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要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
曰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乞正驥之罪先遣廉幹官
洛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上以
專任驥等征勦苗寇特原之詔公往叅其軍公詣闕辭公卿爭
識其面有欲薦爲臺諫者滿考遷河西教諭疏薦可撫蜀者侍
郎張固上可之未幾掛冠歸其卒也編修羅公玘表其墓曰正

貌已已之先變未變也而四方亦既騷動矣乃疎遠小臣奮不顧身言天下事而天子又能聽之不徒聽之而又用之當時大臣不徒不沮之而又欲薦之是可謂不諱之朝而言猶不壅於上閭也故雖遭莫大之變而卒亦莫之能災者豈無自哉山羅公之言觀之亦可以想見其時矣其時二祖之家法未遠三楊之風規見存故大小臣工得以盡言無隱不以出位自嫌上亦不以出位嫌之雖其言未盡聽身未盡用而已受知於天子見禮於大臣亦可以無憾矣蓋教職入臺省自宏治都清始前此固未有此例宜其欲薦而不果也公所著有止菴集孫思登成化已未進士官大理寺副

論曰王驥之得免於議王振庇之也麓川之役振倡之而驥稱

黔書下

十八

之以致連兵十載西南騷驛苗寇乘間竊發攻圍城堡踰年不解驥殺無辜以邀功師還猶增祿賜券未幾而土木之變作孰非麓川之役啟之哉使當時因詹公之言悟前後捷奏之皆妄亦不至爲孤注之一擲矣則謂公言爲曲突徙薪之至計可也獨敢言爲足重已乎

丁煒曰廣文以疎逖小臣輒敢訟言靖遠攻權監之私人而略無避忌凜凜之節洵足多哉原夫正統之初猶稱盛世祖宗之成憲猶存朝廷之公議尙在煬竈雖奸未敢盡逞設當武熹時禍不旋踵矣篇中推見至隱謂土木之難基於麓川洵爲篤論蓋狃於戰勝則侈心生此晉之上卿所由欲釋諸侯以爲外懼也

許長史

吾鄉歷城人名邦才字殿卿舉鄉試第一官長史與李于鱗先生同時于鱗以詩名海內爲嘉隆七子冠而雅重殿卿之爲人兼變其詩余昔曾讀數十篇大要風格近韓倉而縱橫跌宕可喜尤別成一家者也迄今芙蓉泉西有讀書樓在焉癸亥春余過其地題詩壁上曰晴霞飛不斷湖水舍泓澄一叢白齒齒無數紅蜻蜓我愛許長史詩思何泠泠今閱黔志方知殿卿皆謫官於永寧遂搜撫其在黔之作僅得絕句四首一初至永寧詩曰風塵誰自料花鳥故相猜問是山東客何由萬里來一元日詩曰客中逢改歲不解是何鄉時見懸門帖春風動夜郎一新添驛詩曰埜館孤燈半滅明江壩月落夜潮生無端鄉思三更

黔書下

十九

後聽盡瀟瀟風雨聲一夜投山家宿詩曰西南蠻徼萬山隈昔日誰教漢帝開埜烏常呼行不得馬蹄那復夜深來其言藹惻和平得風人之旨當其將之黔也過順德值于鱗爲郡丞留衙齋數日作長句以贈其行曰邢州十月凋白楊城頭出雲垂太行把酒相看日欲墮五馬踟蹰官道旁問君胡爲萬里去小臣罪合投窮荒我聞西南羅施國風氣鬱塞殊陰陽長官椎髻見朝吏海濱醉鼓村中裝男兒貴至二千石何地不可爲龔黃壯遊須令百粵盡探竒更得浮沅湘永寧自惡無瘡癘明年雨露生還鄉康熙己巳病月下浣小雨初晴扇姑微放萬里鄉心寂寞低回旣得殿卿詩因竝錄滄溟此篇

丁煒曰從來詩人文士不能無藉以傳賈島孟郊得昌黎而

名愈藉藉殿卿詩才清新故自可傳况有于鱗爲之推轂乎
既官於黔則當日之詩必不僅此寥寥數絕無亦蠻荒樸陋
采輯無人蓋以世遠年湮遂慨付荒垣斷簡歟先生嗜才若
渴片善必錄殿卿鄉之前哲風雅臭味尤有曠世相感者編
綴深情直與于鱗同其愛惜

陽明書院

余嘗攷昔人之不合於時而遷謫其官者或投畀於蠻鄉或竄
流於海外潮陽儋耳比比然也柳州播州皆非善地而播州非
人所居尤瘴癘荒徼之甚者若夫黔接壤於柳播之版圖則半
隸於黔明二百七十餘年前後以謫官來茲土者有王文成鄒
忠合兩先生夫忠介以抗疏忤江陵杖戍都勻衛後上意漸移

黔書下

復原官以去其在黔也日與勻士講明陽明良知之學著書立
說大抵尊信文成者文成先生疏救戴銑遂謫官爲龍場驛丞
得罪之由南臯略同而黔之士相與俎豆之無已蓋其學關乎
世道人心其功在於生民社稷明臣中殆無出其右者罪氣節
文章一才一藝之士所可企及也方先生之至龍場也苗蠻卉
衣鳩舌無可通語者時劉瑾憾猶未已事耳不測自計得失榮
辱頗能通脫獨歛生一念未忘乃爲石墀自誓居易俟命從者
皆病自析薪作糜飼之恐其中懷抑鬱又與謫詩及越調曲雜
以詼笑忽中夜大悟格物物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告之者呼
躍而起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
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同著五經臆說鳴

呼先生之學以謫官而成先生之道其亦由龍場而躋於聖賢
之域也耶當日坐擁臯比講習不輟黔之聞風來學者卉衣鳩
舌之徒雍雍濟濟周旋門庭觀其課諸生四條竝問答語錄俾
尼山之鐸施及羅施鬼國絃誦流傳以訖今日黔之士肆成人
有德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而且里巷歌聲藹藹如越音歲時
伏臘咸走龍場致奠亦有遙拜於其家者先生之教何其廣而
澤何其深且遠歟乃復以窮岩茂菁之間以何陋名軒寅賓爲
堂君子亭玩易窩諸址舊跡巋然過風宛在雖樵人獵士過其
地者無不感而生敬流連愾慕其所謂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而况親炙之者乎其最大者尤在與永西安宣慰三書當是時
宋氏之叛亂未平安姓之奸謀欲啟發微摘伏直以片紙數言

黔書

下

二十一

雖司馬諭蜀仲連射書殆無以過也嗟乎先生一謫官驛吏耳
何與地方事而乃寓深心以弭亂講吾術以正人心實大有
造於黔也凡膺封疆之重有斯民之責者其亦當媿而知勉矣
迨乎平茶寮靖岑黨涖頭八寨擒峒革心鄱湖一戰宸濠授首
異勳銘於景鐘大名垂於宇宙皆自龍場之石墪悟道始柰之
何謂其學隣於佛老而輕詆之然而光芒萬丈揭日月而行先
生之道固自若也夫知行合一致知爲力行之本而力行實踐
則必從功業中體驗而出先生之生平功業赫赫如是當時彬
古輩豈不聞之顧乃甘爲蠡測不惟爲先生所哂抑且爲南臯
所不受可知也余于撫黔之明年重脩陽明祠旣告厥成援筆
書此且勒諸石以示黔士之來學者若夫祠之亭榭竹木因葺

始末則有阮楊之殘碑在皆所不道也

丁煒曰陽明公良知之學因龍場石墀而悟誰謂困窮憂患非玉汝於成乎後來禽濠挫猛平茶寮闢桶岡掀揭事業皆從此出如此方是有體有用真正道學彼執區區成見以與良知辯者猶然章句訓詁之學施之事功未必有濟也

淮陰侯後

客書淮陰侯傳後曰廣南有韋土司自言淮陰侯後當鐘室難作淮陰侯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與侯善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歎曰嗟乎冤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投南粵趙佗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爲己子封之

黔書

下

二十二

海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壩有鄧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勒之鼎器謂其說得諸楚張燧今定番有韋番司其先亦出於廣南晉天福間楚王馬殷遣其八帥率筓管柳州兵討兩江溪洞至此留軍戍之因各據其土號八番韋番其一也其人雖隸版圖奉冠帶輸租課然多陰賊剽悍獸食而鳥息未見有能豪者至問其受姓之自與鄧侯所遺之書尉佗所錫之誥率皆不知而云無有則又何也得無感淮陰之無後始爲此彰響疑似之談而妄言之人遂亦妄聽之而妄述之歟然世之韋姓多矣卽云善妄胡不托之叡臯之流而顧有取蠻髦之類也抑其從來者遠子孫忘之遂不能名其先爲淮陰侯後耶事之有無未可知然韓淮陰以震主之功遭烏盡弓藏之

慘千古痛之而無可奈何乃欲於燼冷塵揚之後庶幾得一二
影響疑似之談以快志士之心亦足悲已

丁煒曰客之匿淮陰兒也事與程嬰相類然晉不再世而立
趙孤終漢世未聞敢以立淮陰後請者漢法真嚴而少恩哉
若以韋爲韓後似近於誕彼鄼侯之書尉佗之誥客何言之
鑿鑿也

張三丰

閩人明洪武間以軍籍戍平越衛蓬頭草履四時惟一破衲行
丐市上人呼爲掣踢仙自於高真觀後隙地結茅亭書則閉戶
靜坐夜則禮斗與指揮張信善嘗與奕後指城南月山寺右地
曰葬此必封侯信從之後果以戰功封隆平嘗自叙云幼年慕

黔書下

二十三

道長歲求元識至人之奧旨悟義理之深詮所著大類參同契
內景黃庭諸說其人果道家者流乎抑時之隱君子有所托以
逃耶如世所云浮邱洪厓安期生王方平輩固未可知矣亭前
一池似石盂泉出地中澄泓不涸旁有桂一株掣踢手植三百
年故物永樂間曾遣官徵聘竟莫知所之說者謂金川之役蓋
假訪三丰之名以偵遜國者之逸蹤也卽孫文恭望仙臺詩亦
云望仙臺迥草花籠掣踢真仙落故蹤永樂當年書誥在誰知
不爲覓三丰然傳信傳疑皆不可考最可異者平越城西山曰
倒馬坡坡半見隔山石壁如屏懸崖千仞上有三丰遺影首戴
華陽冠側身杖策西行儼然畫圖極可觀旁刊神留宇宙四字
余過而慕之作歌紀其事

附詩 神仙之說果有無幾見真嶠兼方壺風蟬脫骨幻術耳
逃名欺世夸清都劉安雞犬事頗恠錢鏗年紀言多誣漢武
不識東方朔祀竈卻老何其愚人生百年五倫重學仙佞佛
皆僞夫羅施自背號鬼國碧雞金馬西南隅草大瘴癘山水
窟其間或有烟霞徒熊經鳥仲訣自秘寸田尺宅理豈蠹地
產丹砂大千斗彭亨鼎火鉛汞腴異哉三丰偃佞侶掣踢道
士羣相呼洪武初載來黔地巉峨城市吹都盧石鉢流泉清
且盲廟砌老桂榮不枯郭外層嵐立千仞忽於巔頂傳形軀
勾展顧吳作小照儼然一幅行仙圖華陽笠子兩芒屨手拖
藤杖西方趨飛瀑直衝入袍袖松花下落粘髭鬚憑虛御風
將焉往何不爲我停須臾神留宇宙四大字筆法倒薤非糝

黔書下

二十四

糊誰人結構置峭壁巧匠斲削驚天吳始信靈蹤非妄誕斐
裏不去坐日晡長生思假六禽戲前杖微雨鳴鷓鴣

丁煒曰達磨面壁影存少室三丰鍊形神寄黎峨亦奇矣哉

月溪

僧月溪江安人明宣德初來赤水投於陳百戶棲馬廐中夜輒
有光陳異而遣之至唐朝壩印山見林麓洞壑負氣爭高舍霞
飲景幽窅差互中有磨刀溪大石橫亘水流其旁聲若奔雷鳴
夔嶠壁北立瀑掛爲簾三盞而注於溪遂結庵曰永洪居二載
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指闕月溪與焉將別語弟子曰此中緇
衆母踰四十踰則不利抵京將召入上密令中使置佛經於地
履以錦綉諸衲皆履而入月溪獨趨趨不前上促之對曰非敢

以方外自高懼誣經爲罪非上所以名臣意上異焉取經入賜以茶不飲而南灑問故對曰留都火焚四十八戶用禳之上未信後守臣奏火作如其語久之遣還至留都遂示寂後人廣其故居以爲寺緇流僅四十人過五人則一歿過三人則一病過一二人則有青莫能踰其數黔中稱異僧首月溪焉論曰凡爲浮屠家言者類多神明其說以張大之而釋氏之教遂易中於人心月溪之事近於幻矣爲儒者所不屑道然其事亦有足錄者昌黎表佛骨而友大顛固所不盡廢也

丁煒曰藥巴喫火葉令飛鳧往往見於傳記月溪之事非必盡出於誕然道不同不相謀存之以資譚塵可也

南霽雲康保裔

黔書下

二十五

南霽雲之得祀於貴陽以其子承嗣之爲清江太守也康保裔之得祀於麥新以其子繼英之爲貴州團練使也然二公又自有其可祀者唐書霽雲與張巡同傳睢陽射賊臨淮借兵至今讀之凜凜有生氣攷宋史保裔爲高陽關都部署亦以戰歿其人謹厚好禮喜賓客嘗操矢三十引滿以射箬鏑相連而下貸公錢十萬勞軍沒後新吏鬻器玩以償此皆與日月爭光者豈必待子而後儼然廟食乎傳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貴陽壬戌之受圍也城垂陷守者登陴而哭賊忽見旌麾甲馬布列城上乃不敢入是則南公之捍患也萬歷戊午春不雨官民迎康公而禱之公像不滿三尺介冑赭面昇夫踉蹌流汗雷雨隨至歲以大有是則康公之禦災也况其撞門書號靈

蹟不一郭青螺張鳳臯諸君子嘗稱道之矣安見貴陽新麥之不可祀而必以其子之故哉雖然自古忠臣孝子文章道德仗節歿義之士生歷其地沒則爲其地之神如馬伏波神於壺頭張桓侯神於閩中柳儀曹神於柳州理或有之無足恠者若夫二公者一宜神於睢陽一宜神於天雄於黔無與也使不有令子爲之後官於黔以顯其父之賢則詩書所載世之曩英往哲可祀者多矣夜郎之人亦奚取渺不相屬之二公而爲之立廟乎則謂二公之祀以其子也又宜矣愛其人尙不伐其樹况愛其子矣而有不俎豆其父者乎承嗣歷三州多惠政繼英入賀真宗歎其世篤忠貞二子亦人傑云

丁煒曰南康二公之祀於黔第當論其有功於民與否不必計所從來也然原夫肇祀之初必因二子宦黔爲厥考立廟禱而有應遂崇享勿絕耳

黑神廟

禳火之役首告祝融之神高辛氏司火也次祭南明河之水從黔俗也次又詣黑神之廟而致禱焉神姓南名霽雲廟在黔城之內凡水旱災禱癘疫兵革之事有禱必應能有功德於民而民受其賜血食於斯不知歷幾百年土人以其長冠戟髯而貌之黓也故曰黑神云攷南公范陽人行八爲唐名將射賊將尹子奇喪其左目立功睢陽生平未嘗入黔也黔何以有公之廟也黔通志所載名宦公有子名承嗣者爲清江郡太守歷婺施涪三州多善政後自請討王承宗有戰功豈土人之所祀者乃

其子而非其父歟抑或其子宦遊此地曾爲父立廟遂相沿數百年而尸祝俎豆之無已歟唐至德二年尹子奇復圍睢陽城中食盡張巡令公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賀蘭進明擁兵不救愛公勇壯具食延之公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疆兵曾無分災拯患之義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日霽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嗚呼亦偉矣哉宜乎其爲神之聰明正直能大有功德於黔民也夫有功德於民而祀之者正也今禳火之役禱而祭之而遂無不應火災以弭而民受其賜蓋黑神之靈焉故並書之

丁煒曰南公不食進明之食歸與張睢陽同歎一段勇烈之

黔書下

二十七

氣千載猶生宜其爲神而有功於民也前篇旣與康公合敘此復要爲引伸者黔苦火患尤扇南公弭火之功尤其立禱立應也當與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並讀

夏國公祠

弇州別記云陸子淵玉堂漫筆言鎮遠侯顧玉卒贈夏國公夏上少畫當作虔奇讀遍考廣韻玉篇正韻皆不載此字豈陸該博別有據耶然贈國大典焉有舍正韻而巧爲字者好奇之士乃爾不足信也予撫貴州入南門有夏國公祠考明玉珍國號夏都重慶故貴州亦名夏顧成平貴州贈夏國公非顧玉也成初封鎮遠侯子孫嗣侯外二庶子世襲指揮一在貴州衛一在普定衛久除

黔水亭有諸葛公碑新貴縣學有王文成君子亭何陋軒二碑
又有羅文恭寄題陽明祠一碑

水西馬烏蒙馬

馬之良者唯冀比而渥洼之種則友龍大宛之來則汗血渥洼
大宛皆西域也水西烏蒙近於西故多良馬上者可數百金中
亦半之其鬻於外者凡馬也而其上者蠻人愛之不肯鬻亦不
頻騎惟作憂祀鬼也臨陣廼用之蠻死則以殉水西之馬狀甚美
前眎雞鳴後矚犬蹲膈潤博厚腰平背圓秣之以苦菽焉啖之
以薑鹽焉遇暑暍又飲之以薑漿焉體卑而力勁質小而德全
登山踰嶺逐電燄雲鄙螳螂而笑蠖蜒也龍鬣鳧臆肉角蘭筋

黔書

二十八

志倜儻而精權奇也有馬如此不可謂非良矣然而未若烏蒙
之異也烏蒙之馬體貌不逮水西而神駿過之食箬箕之根飲
甘泉之水首如碓蹄如孟齒皆黃區耳則桃記以平涂試之足
然弗屑反不善走而志在千里隱然有不受羈勒之意所以英
雄之才不易測而君子之道貴養晦也為郵無正九方臯者蓋
亦難矣辨之則不以耳而以齒耳之桃記又如眉月然蓋多廣
以攫高價者孰謂烏蠻愚哉詰其故惟善於攻駒駒始生必寶
畜其母時饑渴而潔寢處曉夕與俱所以助其渾而使溢厚其
子之氣而無闕也生三月差質之佳者而教之繫其母於層巖
之巔置駒於下餒之移晷駒故戀乳不可得倏縱之則旁皇踴
躅奮迅騰蹕而直上不知其為峻矣已乃繫母於千仞之下而

上其駒母呼子應顧盼徘徊而不能自禁故弛之則狂奔衝逸而徑下亦不知其爲險也如此者數四而未已焉則其膽練矣其才猛矣其氣肆矣其神全矣旣成駒復絆其踵而曳之以齊其足所投無不如意而後馳驟之盤旋之螳封之上暑澗之間金鞭一下欲嘶不成則陟大行若培塿履羊腸若莊馗而軼倫超羣也嗚呼此烏蒙馬之所以良也天下事何一不由於學况馬乎

丁煒曰馬之良者由學而成君子而欲致用於世可廢學哉故歷之於危疑震撼所以練其膽也試之於錯節盤根所以廣其才也配之以道義所以養其氣也謹之於睹聞所以全其神也篇中刻畫神駿觸目超光元章天馬之賦無此神肖

革器

黔書下

廿九

盤盂盅盞之屬凡數種矣壺爲善桐酒乳茶注之提之等於滑稽鴟尾也若碁局則遜楸枰之逸響矣戎宜預箭炮馬韉囊之被之等於障泥玳瑁也若鈿合又增陸離之采色矣用水牛皮牝者首牡者亞焉濶者貴狹者賤焉髮者上皴者次焉以水浸之燔毛剝肉取其澤其平也以火烘之龜文縵理取其乾且厚也以木張之以齧定之以刀削之而後膏以楛髹焉膏之其功十也以沙覆之以土甃之以石礪之石出威清而後繪以文采焉繪之其色四也四色皆穠漆成之首則黃益色之正者故首也蘇長公與人論菊謂如叔向之取醴蕪是也黃以石黃絳以灌口砂碧色合靛青石黃而一之羊肝色兼黃硃靛而三之鏤車鐵

筆花鳥賦形斲輪承蜩之技也雕蟲鍊卉運斤成風崔青蚓邊
鸞之手也又水西有乳胶漆器其制度略同獨繪事各別不謂鬼
方人有此淫巧耳

丁煒曰奇峭如考工記

朱砂

自馬蹄關至用砂壩十里而近自用壩至洋水熱水五十里而
遙皆砂廠也洋熱之砂爲箭鏃爲箇子用壩之砂爲斧劈爲鏡
面此其凡也采砂者必驗其影見若匏壺者見若竹節者尾之
掘地而下曰井平行而入曰壘直而高者曰天平墜而斜者曰
牛咬水皆必支木幕版以爲廂而後可障土者鋪錘斲斧鑿之
用靡不備焚膏而入蛇行匍匐如追亾子控金頤而逐原鹿夜

黔書

下

卅

以爲且灰生震壓之所不計也石則斧之過堅則煤之必達而
後止有狡狴焉象王焉於菟長離焉則大幸矣否則柘椽焉篋
鼓焉著珥焉要亦聽之麗而重者爲砂寶伏土中响响作伏雌
聲聞者勿得驚驚則他走凡砂之走響如松風無巨無細咸以
鼎熒爲上柳子所謂色如芙蓉是也方其負荷而出投諸水淘
之汰之搖以牀漂以箕旣淨囊而埤之不卽乾口以吹之其水
或瀦之池或引之竿越崗踰嶺涓涓天上落也獲之多寡胝虜
命地之啟閉胝虜時砂之楛良胝虜質不可強亦不可恒也銅
仁萬山婺川板廠皆有之

附賦

攷夫銀燭流於朱提銅山啟於吳會合浦有夜還之珠
番洋有醋潑之瑁精鏐美邊林邑螢飛黃鶻青雅錫蘭流遺

西域之苜蓿葡萄南粵之珊瑚翡翠莫不居之爲奇有以爲
利至若丹砂之名首見禹貢與砥磬而並稱入縣漆以成用
鐘乳質近而形分紫瑛性殊而貌並烹而煉之絳雪瓊膏餌
而服之十州三洞術傳鴻寶雞犬昇雲書秘枕函杖藜照誦
稚川勾漏是求香山廬峰見弄衛公以之穉羹昌黎因而兆
夢石可點兮連償金可化兮采送訪邵陽之巔遺井尙存過
洞庭之埜鑄鼎猶頌匪恠匪迂宜愛宜重于稽所產不一其
鄉二酉之麓間出湯池之下深藏雖習聞而未睹今乃見於
黔疆阡江盤水婺邑銅崖咸可握而可採然忽閉而忽開未
有若開陽之駁者也於是奇贏之徒廢舉之士指煙嵐以爭
趨驅舟車而來至相與募保傭工畫壤列肆追一綫之蚓蛇

黔書

下

三十一

探重泉之幽闕壘高支而冷天脂親賁以覓地悵曉夕之莫
知置死生於非意乍吐微銛儼獲大貝雜土石以同居寢礦
牀而酣寐或如矢鏃或如斧劈或瑩如鏡或黯如漆韎韜比
光火齊較色燦矣霞披歛然榴滴是稟離精聿鍾火德細若
輕塵巨等拱璧鼎魄陸離尺量斗計謂之砂寶辟邪魘魅豪
客名家連城青易鋪入畚出梯升縵墜附蠟引獾擔肩負背
載檢載披且淘且汰審厥楛良別夫族類此什襲而韞藏彼
質遷而罔市別有沿邨埜老接澗孤熒指斗引竿漉未拾零
足浸溪而蝕趾目注粒而損睛波濤爲之盡赤襟袂爲之頓
頽苟錙銖之可取雖纖忽其敢輕爾煙作竈興鑪置煖施杵
研之則我朱孔陽蒸之則揮汗成雨學團璣之走盤任點易

而滴露更呼爲汞改號曰硃其實則一其變則硃噫噓嘻此一物也既不足充耳目之玩乃妄傳服食之神以致多搜索於官牒遂視爲希世之奇珍使者不言神仙願下令而長禁砂其莫產山谷何爲苦此一方民

丁煒曰物之寶者取之必殫其勞采砂之法約略與采金同嗟夫天地生物本以利人迨采者既竭而求者未厭則利適滋害矣再讀黔行紀程詩采砂淘金二謠幾下捕蛇之淚

硃硯

竈有大小釜亦如之大者容砂二十升離而爲十層次入之間以穉糝布陳黍灰於其上治以杓中凹而圍凸覆以釜差殺之椽鹽泥而塗其脣築之乃煨之凡一晝夜而汞成滴滴懸珠混

黔書下

三十二

漾燿燦皆升於覆釜之腹小者以煎砂石相錯之巖子旣實之掩以筠籠籠如篩塗以泥豆其孔以疏氣者四孔則周遭槽之穴其上覆以小甕亦鹽泥固之而後煨炷薊可成汞登於甕溢則注於孔之槽俟其性定挹而注諸豕脬裹而縛之乃可行遠如或傾之歛之以椒聚集如故啟釜甕者必含蓋或鷓汁乃可邇不則觸其氣而齒墮已成汞而升之復可爲硃不忌其本物亦有然者矣又有自然之汞生砂中不待烹煉而成者尤不易得羽化之資糧也

丁煒曰升汞事極瑣細入古雋之筆始知九還在御頑鑛皆可成金

雄黃

產安籠之這興適於粵採之法易於砂塊者爲上末次之皎者爲上黯次之卮榼仙佛皆可鑿塊不恒得則聚瑣屑而媿之媿之之用爲茅膠茅膠者薯蕷之別種不可食者也其汁若髹漆可以合離而萃渙黃有雌有雄雄則皎雌則黯矣古人點讀之誤抹以雌黃人之譎張爲幻者率類是故曰雌黃其口而春申君以之塗堂故曰黃堂蒲觴藥物取諸是醜惡而除毒也虺螫見之則骨靡黃之精爲至寶其光可奪日佩之宜男賈是用售連城不足多也

丁煒曰簡勁如古菱疏陸離之光黃精長色

蒟醬

蜀都賦曰蒟蒻菜莢吳都賦曰東風浮留所謂布綠葉之萋萋

黔書

下

三十三

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曳曳以猗猗是也蒟花如流藤葉如草撥子如桑椹或亦西域之種矣陽虛陰殷膚白皮烏其味辛香近於桄榔之麪矣嶺南人取其葉合檳榔食之呼爲囊蕪亦蕪也又爲九真之藤根似芋而長葉似天南星而大黔之人食檳榔者購於流斷破之長寸許與石貴灰並咀口中未如血又瀝其油醞爲醬故曰蒟醬楊升庵丹鉛錄所攷非謬矣二物微不同然資之以調燥濕疏積滯消瘴癘功則一也

丁煒曰蒟蒻與檳榔合食調燥濕而消瘴癘功誠有取然不知漢武當日何慕於是而爲特開西南戶人主好奇之過至疲中國以事遠方而不恤深可悼歎或曰蒟醬卽雞縱醬也梁武帝曰惟一食食止蒟菜蜀獻蒟蒻噉覺美曰與肉何異

妨陳禁之姑附之以此恭攷

叩竹

乙丑余官武昌來江上凡夫山曲水涯風亭月觀之間見此君之風梢雨籜青青猗猗輒為之解衣駐馬坐其下流連竟日今於黔得叩竹以其名攷之自產於蜀之臨叩或山川相接草木無殊故亦有於黔耳土人呼為羅漢竹蜩腹蛇跗鶴膝龍鍾竹中之磊磊落落俯視一切者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太雄節邁倫高風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子瞻嘗取以况太白余於叩竹亦云斷以為杖藏之惜之俟歸田之後老而用之無為葛陂之擲化龍飛去矣

丁煒曰叩竹磔柯之節一經寫照便爾博神試於日落庭空

黔書

時披誦數迴襟韻瀟灑笑官珉珉之贈

石花

習安三岔河以下地勢劃然而開萬仞壁立一水怒流智人所咏谷黯天如線崖高月不明也山絕巔往往掘地得拳石如卵意洪荒時皆澤國平水潮行而為陸廣為烏江縈紆透披入蜀合岷水而為長江則亦江之源也然攷禹治水瞿塘滄瀨以上不聞有疏鑿之跡則此劃然者殆巨靈所劈歟去三岔三十餘里有可處岩崑倍峻河亦倍駛上下十里可以小艇洄溯而不可截流徑渡也險絕處有石花四月望後始發初發之日若塗朱石上斑斑然三五為叢經二三日漸長並數叢為一片大者永君掌鮮明爛熳城頭之霞壁上之幟未足擬也再二三日

漸黃漸澹倏歸鳥有矣其生既在絕壁之間又必值山水大發
時危巖斧削巨浪雷轟古今來惟遠眺顏色稱奇絕爾雖好事
者無羽輪飈車孰得而尋其根蒂哉迨水勢稍落泛舟往尋則
藤蘿不施苔蘚不生望望峭壁而已向之殷然在望者豈山川
之氣蒸鬱所成乎而潏水迤東辰溪瀘溪之間夾河而立者猶
是也不聞有此此河由三岔以抵思蜡兩岬峭剝亦不大殊而
亦未聞有此庸詎知山川之氣獨鍾於此歟其花方圓大小無
定形前後高低無定位殊不類草木之華第每歲必一發每發
必以夏歷歷不爽土人恒以其生之高下色之濃淡決旱澇豐
歉如持左券嗚呼亦異矣

附詩 灑灑三岔河 轟轟爲外岩 劃然地勢開 烏川合一派 兩

黔書

下

三五

厓古所劈峭立山不壞清和四月半湍流忽滂湃斑斕石上
花初發卷如蠶望之塗朱紅晴霞落天外奇葩三五夕小者
復漸大十里百數叢赤城宵青靄或圓如羽輪或高如飈旆
經旬色微黃淡寂餘殘瀨天女采之去瓣蕊不可再水漲畏
蛟鼉觸舟多水怪洎夫大落時花空已難再石青壁薛光離
離無根蒂獨於遠眺宜巨靈何狡獪

習安山水佳紅溪抱綠岑無如石花奇疑是優雲林安得凌
首夏涸湖一相尋翠烟駕漁艇泛泛斜陽沉馮且息浪鼓高
柳鳴幽禽繫花衣帶間紅霞滿清襟汲水胭脂井晚炊還孤
斟月上沿厓行往聽三漸音

脆蛇

長尺許圍如錢背黑腹白暗鱗斑斑可翫也生黔地伏草澤間出入往來恒有度捕之者置竹筒於其徑則入其中急持之方可完少緩則自碎故名脆暴之使乾已風去痛視其身之上中下以治人之橫腹脛足罔不驗

丁煒曰醫師之用至於蟲蟲水蛭天地所以無棄材也蛇毒而能攻毒亦在用者有以盡其材耳

密箭相

或曰卽南海之紫羅楠視佛指而少擘指形悉具屈而不伸剖食如蜜類楚澤之萍實也黃裳元吉其臭如蘭咀嚼之馨流齒頰爽其于離離可菽盤州以上咸有之蓄之樹以挾歲薦之伴則彌月色不衰而香亦不變可謂果實中之幽人志士矣

黔書

三十六

丁煒曰數行可當橘頌煒向嘗有詠柚二語云應訝萍爲實從呼橘作孫移贈箭相有當戈獲

藥弩

黃帝作弩其臣奚牟作矢弩怒也其柄曰臂鈎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曰懸刁合名之曰機言如機之巧也其矢則有絜矢鏃矢增矢弗矢庫矢之不曰矢指也言有所指向也其體曰箠其旁曰羽其末曰民拒旁曰又總名之曰箭前進也盛矢器曰医以皮曰箠織作曰箬木曰步又以箭及其中也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枯於度則釋弩與箭之謂也秦昭王作白的之弩以射虎擊通爲安陽王治神弩以射弩軍武鄉侯損益連弩作元戎舒一發十矢以拒魏兵季陵子會俱發皆之用弩者多矣然未聞

有藥矢也耿恭守金鋪城以毒藥傅矢語曰漢家神弩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中矢者視肉皆沸於是大驚此藥矢之所自也黔之諸苗皆用弩而其矢必傅藥治藥者爲補籠之神家謂之補籠藥采雜毒物碎而煎之以爲膏雞犬婦女及白衣生人皆不得見凡七日比成以藥名勦者合之塗諸矢插步又中懸於火側時時溫養之使勿敗然後可以傷人中者與拔矢者皆立歛又有苗能醫之用利刃自頂至踵寸寸割之使血出用口吮之血盡則以他藥傅之如可生勦藥產粵西類勾金皮不得勦則藥不驗灣勦者多粵西猾盜須禁除之

丁煒曰向從黔中來讀先生禁挾弓弩文告凜若秋霜建威銷萌原有妙用禁勦之說聊亦以遏其流耳

蘆笙

黔書下

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貴地而生以匏爲之其中空以受賁是爲匏笙女媧氏之笙也記曰絃匏笙簧黃帝命伶倫截嶰谷之竹雌雄十二以象鳳皇之鳴形似鳳翼故又曰鵝笙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輪又云笙之大者曰竽則又可稱竽笙矣鹿鳴之什曰吹笙鼓簧笙必有簧猶喉之有舌也語云調鳳管炙鵝笙簧必炙而後鳴物必暖而後生也古之善吹笙者緱山之事杳矣不意得之蠻荒每歲孟春苗之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於前以爲導女振鈴以應之連袂把臂宛轉盤旋各有行列其笙截蘆爲管者六通其節而櫛比之長者四尺以次而殺短至三尺參差若羽竅其短者孔六以達於長以指捫之而又截竹

徑尺衡縮於六管之銜而吹之一呼一吸聲若鴛鴦之嘹漢每至看場既圓歡情欲涑則遲其聲以媚之長管之上冒以匏短管之中置以簧簧用響銅爲之恒用火炙亦古制也前人詩云管清羅袖拂響合朱唇吹人情應節轉逸態逐聲移苗俗固不媚音律而其應節之轉逐聲之移則又甚善余覓而眎之其狀如此

丁煒曰天地中聲自在人心荒裔遠戾截竹于喁亦自成聲應節豈非莊生所謂天籟乎異時采白狼慕義之歌試以蘆笙吹而進之當編入鞞鞞之科傳此盛事也

葢草

藜草卽燻麻黔蜀有之生於籬落溪厓間葉類麻多毛刺螫人

黔書下

三十八

手足腫痛至不可忍杜子美所謂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是也不知者往往爲其所中比其毒於蜂蠆蝎蝮殆不爲過鉏而去之置諸水中勿使滋蔓所以遠惡也然土人采之沃以沸湯則可已瘋亦可肥豕世固無棄物哉以章子厚而治軍以韓侂胄而傳旨非盡無濟顧用之者何如耳宋加益部方物志於燻草亦云葉能螫人有花無實冒冬弗悴可以祛疾古人謂是草堪醫信哉

丁煒曰凡藥之有毒者如天雄半夏之類未經製煉皆能殺人譬如使貪使詐馭之失循必至衡決藜草以沃而奏功害人者能養人矣

鉛青金禹貢鉛松惟石是也產於蜀而黔中蠻峒之所出者品最上揚雄懷鉛塊葉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韓退之詩丹鉛事點勘蘇長公云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季家火燒凡鉛蓋鉛之用廣矣高漸離以鉛置筑中并始皇又見子史記若夫童永虎鉛則道家學仙之術奈所不語也惟今日以療瘴毒爲功甚大取之者清平凱里香爐山之陽有穴焉深可二三丈再深則倍之於是躡其塹勘其脯捶其塹而後影見焉或邛以升或俛以縋偃僂焉首與膝並也邊除焉足與尻張也又廩上之崩也木戾撐之穴之迷也松肪照之而後鉛獲焉其質鉛其狀石也於是春之連機之碓淘之麥冲之河炙之栗林之炭鎔之烘治之蟻幾其成矣凡蠱毒之中人浸之磨之取其汁而飲之功與

黔書

三十五

囊荷葉等余故爲黔人傳之

丁焯曰蠻方蠱毒之害最甚著凱里鉛所以存方也采鉛之法與采砂類文獨另出機杼要極古峭如米老稚中惟石以最後出者尤佳

羊桃藤

吾嘗讀陸元恪之書而未之識也一日將治南堤鬼其石之固匠氏持梟蔓至白余曰用此之汁以合石粉膠漆不啻也問其名則爲羊桃藤因憶陸云蔓楚今之羊桃升蔓似藤个人以爲汲灌爾雅云長楚鈹芑羊桃也鄭箋云蔓楚藤生子赤一名蚺矢又云鈹芑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忘尋蔓似又與陸說左矣陸佃云蔓楚今羊桃白茺子如小

麥葉與實皆似桃故有桃之號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焉此但言其花葉子實根蔓耳而未及其果之用也陸氏亦但謂其可爲汲灌而未及於固石也夫石堅確而崎零乃以柔蔓之液遂能締合而成交空詩人之見刺也獨念牛羊之用多矣旣以名棗又以名桃而果亦之細又曰奶櫻桃之別爲牛桃菱之名牛蕪蕪之名牛蕪蕪之名牛棘蕪之名牛蕪蕪雖無取而其稱則恠矣故箋之

丁煒曰辨一羊桃瞭而本草箋疏方言襍說無不備考真陶貞白所云一事不知引爲已恥也

雞墪

負苞之族肉芝之遠裔也一名蠃奪所生之下多白蠃氣所蒸

黔書下

四十

也秋七月生淺草中初奮地則如笠漸如蓋移各則紛披如雞羽故曰雞以其從土出故曰墪種有二惟紫者可茹白能傷人蓋竊其但以亂真不可以不察也又有肥瘠之殊肥者味厚瘠則薄理固然也蹲而采之來歲可再得立則否然亦視其兩湯之愆若爲美耗以之克庖甘鮮殊可悅熾而藏之膏而漬之漬以永昌蒙自爲最黔則普定所產味不及滇坤雅引莊子雞菌不知晦朔集韻墪土菌也鳥飛而歛足菌形如之
丁煒曰凡物有真必有僞如鉤吻之類黃精虻蜚之類螳螂誤食必至傷人黔滇雞墪之美久爲中州膾炙篇中特著赤白之辨爲食經烟鑿學者何可讀爾雅不熟也

刺梨

楚生夏葩秋實幹如蒺藜多芒刺葩如茶藤實如安石栢而較小味甘而微酸食之可以已悶亦可消滯瀆其汁煎之以蜜可作膏正不減於梨楂也然亦有貴賤辨之單者土人以之插籬而代槿胎之重者名爲送春歸春深吐豔大於菊密萼絲英紅紫相間而成色實尤美黔之四封悉產移之他境則不生豈亦畫疆之雉過淮之橘耶又普定烏撒梨不下建陽宣城亦有梨膏佳者不下河間

蓮

黔中蓮少庚午臬司曹君署池內忽放數千花內有並蒂一枝予亟往觀之踰三月曹君寂矣

紅梅丹桂

黔書下

四十一

黔有紅梅枝似虬龍花如胭脂有丹桂花蕃而香烈與黃桂花異

五九菊

黔中菊有五月開九月復開者名五九菊

魚

黔中止鯉一種無他魚也都勻亦有鱒味不佳蝦蟳俱渺不堪食鎮遠有水獺曰捕魚數十以能捕鱉者爲上

武侯錦

錦用木綿線染成五色織之質麤有文采俗傳武侯征銅仁蠻不下時蠻見女患痘多有殤者求之武侯侯教織此錦爲臥具立活故至今名之曰武侯錦

鹿

龍里東犵狁村某年十月有鹿突至內一黑者毛黝肉肥犵狁以火器斃之昇回村中食之鹿項上一銅牌鐫孔明放生四字凡食者皆斃

虎

關索嶺下蠻村中一婦人化爲虎虎文炳如奪門而出不知所之或一月或數日必來顧其子少頃垂頭鞅鞅而去

黔紙

石阡紙極光厚可臨帖

石

黔多洞壑洞中多垂乳石里人斷之昇入城爲石筍太湖英石

黔書

四十二

不讓也普定石似五琢之可研硃思州石有銀理琢之可研墨黔工不精故硯形不佳

砂牀

銅仁箭鏃砂色比靺鞨大如瑟瑟散生水晶石中紅白絢映可寶也余獲其二爲筆牀焉

丁煒曰右數條記注該備可補稽含陸璣之闕

斷腸草斷腸烏

斷腸草叢生根如商陸葉類蓼而大莖有節當心抽花藥數十作穗花淡紅色久漸赤子離離似桑甚黔地多有之畧園中百叢也紅鬢內艷赭牙外標華橙之映翠幕丹瑤之厠碧瑤當不過是初至未識其名有熨兒自尋旬至始呼之毒能斷腸可駭

也辛未夏雨過忽來小鳥止於穗間羅之綠衣鳥距似倒掛么
鳳軒輕才五銖極可玩籠之三日夔兒曰此斷腸鳥也嗜啄斷
腸花子采而飼之可久活試之果然

論曰按本草經斷腸草一名鉤吻一名莖葛一名胡蔓一名黃
藤今證之皆非也陶宏景云鉤吻言鉤人喉吻入腹爛腸是矣
然所謂葉紫花黃初生似黃精隱居斯語爲茅山黃獨反覆致
辨無使學長生者誤服它物已耳非篤論也若博物志所云鉤
吻蔓生葉似鳧葵則大繆矣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莖葛蔓生葉
如羅勒一名胡蔓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胡蔓草生邕州容州
之間花扁如卮子色黃白其葉黑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
生也後人之注本草者習其說而不察遂謂鉤吻胡蔓草莖葛

一物也而異其名如毛詩中螽斯莎雞蟋蟀之類俗謂之斷腸
草復從而傳會之謂五六月間花似檉柳生嶺南者花黃生滇
南者花紅夫鉤吻言其毒也曰蔓曰葛曰藤誤指此草爲蔓生
之物更失其真況此草之春花夏實又與檉柳迥殊乎無亦草
之毒者不一種猶夫人之無良者不一族爲宏景諸君子所不
及詳不屑衡歎惜乎爾雅未載郭璞鄭樵未註旁引曲喻才見
於三百篇故陸璣陸佃羅願輩亦未疏其義也杜甫之詠除藜
草疾惡若讐嗟乎有世衛之責者迢迢遇此毒草木知鋤而去
之而反按劍於芝蘭之當戶何哉

丁煒曰薰之不無藎也棟楠松梓不無枳棘也足足般般不
無窮奇樛杌也大抵然矣是在有心世衛者區別主恃然耳

草名斷腸其毒已甚鈕之唯恐不速乃先生疾惡若讐本懷也

牡丹

歐陽永叔牡丹譜曰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爲天下第一未嘗及於黔也又曰人謂洛陽居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則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樞之氣故花獨與他方異若夫黔則華陽黑水爲力輿之書所不屑載一望頽口禿巖並草木而尠之況花乎而況花中之姚黃王而魏紫后者乎又曰洛陽於周所有之至四方入黃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天地之和氣宜徧被四方上下不宜限

黔書

下

四十四

其中以自私噫文忠之爲此言是殆欲四海之大九州之遠無一夫一物之不獲必不忍牡丹之獨靳於黔而丹州延州東青南越以暨乎洛陽之所出者黔皆可兼而有之也仁人之言藹如可聽也又曰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恠駭不爲害者曰妖黔之山無草木矣而何以有牡丹且牡丹不常有而僅見於吾署之東齋不幾疑爲妖且恠歎然而黔之無草木也風土殊也又斧斤之過也牡丹之不常有也以蒔植而愛惜之者寡也黔乎亦於物何所不宜而曾無人焉蒔植而愛惜之縱有名花奇卉而終不免於湮沒零落寂寂於蠻徼山谷之間者可勝道哉東齋牡丹有二叢凡四種一曰鶴翎紅一曰玉版一曰鞞紅一曰軍容紫其開之盛也在穀雨之後

丁煒曰黔滇地當西南後天卦位屬坤寄旺夏秋之交得五氣之中故花木滋榮無所不宜豈獨斬於牡丹哉推之士雖樸皆服詩書民雖愚亦率禮教有心者何可薄視夫黔也

紫薇

紫薇俗呼爲怕癢花梅都官詩薄膚痒不勝輕爪嫩榦生宜近禁廬是也以紫薇之枝葉皆動可用麻姑鳥爪矣赤莖光膩無皮葉對生花瓣紫皴蠟跗茸萼仲夏始華開落相續至秋深乃罷省中多植之謂之薇省而天上又有薇垣意其種自天上來也余昔官秘書舍人申臯盟先生贈大直句云西清今夜月應照紫薇花蓋取諸此矣黔署有三株大可十圍高出鳴表離奇

黔書下

輪囷傑榦喬鼓數百季物也以余生平所見莫大於此每遇風日晴好爛熳鋪張幾於明霞繞閣高燭臨粧眺赤城而登日觀初不知花光之照人也憶始至署時見此輒輾然色喜亭亭紫薇花向我如有意因三復歐陽公語令人尋繹無盡此後冷落衙齋得以麗日延矚亦足破除岑寂遂更吟六一之章曰人言清禁紫薇郎草諂紫薇花影旁山木不知官况別也隨紅日上東廊乃大笑曰官况如此似亦不惡顧念花之居傳舍中歷年久閱人已多矣吾擠碌碌風塵忽來忽去何所藉以不朽不又大可歎哉

丁煒曰昔白樂天見紫薇憶元微之詩云除卻微之見庶幾世間原少惜花人紫薇大至數圍高出鳴表足爲臺署奇賞

故興致不減微之延矚之餘遂有清篇

蠱毒

從蟲從皿蟲之藏於器者也器有蟲則必敝故欲幹之其為害不易知故又稱蠱惑蠱毒他省所無惟雲貴閩廣則有之苗仲欲致富者多畜蚘虺蜈蟻諸毒物於罍缶中滿其涎沫於酒食以餉人中之者絞腸吐逆十指皆黑吐水不沉嚼豆不腥舍鱉不苦是其證也又有挑生蠱食魚則腹有生魚食雞則腹有生雞又有金蠶蠱夜則飛出飲水光如疋練金彩爛然要皆利人財物或與人有隙或伏人報怨故以餉之遠則十季乃發近則俄頃一為所中覺其有異即服白蘘荷汁可以無患蘘荷葉似甘蕉根似薑芽差肥春初生根可為葺曰葺葺性好陰木不生者尤美潘岳閒居賦云蘘荷依陰謂此也白者為貴神農經云蘘荷治中蠱中蠱者服其汁並臥其葉即呼蠱主姓名周禮庶氏掌除蠱工祝禱之嘉草攻之即此物也

黔書下

四十六

丁煒曰蠱毒之害多中於人不及知知而療之猶有瘳也中古之世蠱害未甚而工祝嘉草之掌已晉周禮則知聖人防民之患明或弗至固不獨為三者百濮致備也宦賈曰方曷亟錄而珍諸肘後

瘴癘

瘴氣自鎮寧以上凡地之近粵者即有每於春夏之交微雨初歇斜日欹睨丹陽瀾漫非虹非霞氣如蒸沫則瘴起也遭之急伏地或嚼板榔或舍土庶幾可免否則立病如痧瘧久則黃疽

脹腹或逾季或二三季莫之救矣必得黃花根治之黃花生水
澤間長尺餘葉如蓼花開兩瓣根可取魚亦可倒壘土人多識
之大抵瘴生於嵐山澤不正之氣也氣必乘虛而入中於口鼻
而遂匿乎膏肓夫固有以致之也東坡云吾惟鍊氣寡欲可以
無病又答參寥書云北方何常不病何必瘴氣三復斯言可謂
遠矣鎮寧所轄之火紅落架素苦瘴近用火器驚之卽解散遂
習以爲常亦漸不能困人地氣固有時而變歟

丁焯曰譬諸用兵東坡之言先爲不可勝者也是篇所著之
方可以轉敗爲勝者也居屨遠害之術備矣

旱

黔中柱礎潤則旱大潤水痕出則七八日不雨山上野燒四起

黔書

下

四十七

草木黃枯似北方十月時一雨則草木茁生三日青葱如故氣
候之不同如此昔所云礎潤而雨未可以概黔矣

土飯

明萬歷間滋陽縣大饑忽有羽士星冠飄劍過之指一隙地曰
下有土飯可食忽不見衆異之掘地尺餘土皆碧色微有穀氣
饑者啖之下咽甚適因共爭啜一方數千人皆取給地成窟廣
數畝深可二丈隔歲麥將熟羽士俯地若有所拾窰忽滿再掘
則皆沙土不可食蓋仙家狡獪爲之以濟人者也又崇禎丙子
間江北大旱鳳陽山中亦出此土民多賴之以活今閱黔志數
年前歲大饑居民亦掘土以食而民之無食者雖不遇旱往往
食之亦足以見黔民之貧也余聞而憐之乃覓視焉白臍若米

糝常之則澹泊無他味及胸稍况滯入腹則飽悶多食有窒澁而至亦者大都饑萃之下不暇揀擇畧可克腹卽同甘美要爲旦夕計而已矣其不歿者或別有他物以雜之未必專仰此土終不若飽糠覈之得正味也

丁煒曰民饑而至於食土噫憊甚矣衛家者流尙能作此狡獪以行其不忍彼坐擁倉庾而視民饑歿者咎可勝衛哉

竹米

竹花爲草華實爲金琅玕山海經云竹生花其季便枯竹六十季易根易根必花結實而枯死實落復生六年而成町是竹未有不花且實者惟花實而後菁華竭褰裳去之根是以必枯也而又云琅玕之實離朱采之以飼鳳故鳳非梧桐不棲非琅玕

黔書下

四十八

不食則琅玕又第以供鳳食者黔人爲余言往歲多旱林竹頗生花結米若粳糯色微紅而味目民間多采摘以爲食久之則竹枯遂不復生凡花則必旱蓋旱徵也而非常亦不待六十季唐天復中隴西大饑竹生粒數州之民得以濟夫五行志遇乾封之歲鑠石流金草木皆焦禾稼盡稿而竹乃效靈如散籽出粟以相貸是其功在養民者今日思預爲之計而起其瘠敢諉其責於篋管之谷乎

附宋江湖長翁竹米行

竹君亢宗擅楚墟一一脩聳山澤驪

風流秀整與世殊楚俗食息皆爾須薪之籬之且籩篠筭筍箱簞籠筴滿瓦厥祖羹其雛隨索斯獲掇諸塗今歲麥秋歲旱餘得麥僅足償官租竹君憫農如士夫著花結實干林

俱密砌玉粒綴旒珠株纈取雖錙銖彌頃巨畝無間株礎
磨蒸炊勝雕胡隣里乞索水火如坐令輦感興歌呼楚叟好
事能分吾香清而冽甘而腴此君行能不一書此惠及物旋
就枯摩頂放踵忘其軀所學無乃墨者徒老子苟祿天之賜
袖手無策蘇婢孤投七三歎吾慚渠

芝妖

芝名芮一名三秀一歲三花瑞草也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皆
生於土土氣和暢則芝草生未有生於屋柱者漢元封二年其
泉宮產芝有九莖金色六葉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神爵
元年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唐肅宗三季七月延英殿
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製玉靈芝詩三章天寶初臨江郡人李

黔書下

四十九

嘉應所居柱上生芝草太守張景獻截柱獻之未聞以爲妖也
而杜陽編則云屋柱木無故生芝者黃爲善白赤諸色馬牛龜
蛇之形皆非吉祥而謂黃爲善亦不盡然黔人云乙未年貴陽
某帥簷柱忽生芝色正黃大如拳經月不凋縱人觀之當時以
爲瑞未幾兵敗又某鎮將駐安順廳事中柱亦產金芝時滴漿
汁取而飲之比於甘露謂可以延年不三載而亾物固有其先
見者祥柔雉雉之類惟德可以勝之夏月以也

丁煒曰乙未時黔中猶未服屬彼割據將帥類皆橫暴武人
簷芝雖異德何有焉其以咎徵宐哉

螞蟥

元馮士啟者許昌人仕黔爲順元府經歷嘗奉遣抵驛日已暮

驛吏告曰今夕馬蚌上岍麻色須驚停以避之詰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馮怒趣馬行數十里至溪畔忽見一物如屋烏刺赤下馬伏泣若訴狀再詰之仍閉目搖手不奮馮於是下馬祝之曰某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卽轉入溪中腥風毒霧尙觸人口鼻乃各上馬比曙振前驛吏驚曰是何麻色乃若是馮問此何物始敢言曰螞蟻精也馮後官禮部尙書麻色方言官人也烏刺赤驛之牧馬者

論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童罔象土之怪曰犢羊皆氣之雜揉乖戾所鍾非理之正也螞蟻殆類是歟黔鬼方也日瘦山焦育風毒霧人跡罕至草植亦稀狎獍犴狔之倫侏僂猓獐之態斯何必山魃木客椰揄現形牛鬼蛇神紛紜變相沃沮見

黔書下

兩而之士海濱獲長臂之衣而後謂之怪也耶噫禱祝爲黃熊彭生卽大豕九尾之狐術能善媚十頭之鳥名曰鬼車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世之具錦作讒人合沙如鬼域者襍揉乖戾之氣政不獨黔之螞蟻然矣然旣曰螞蟻復稱螞蚌又主於溪中則其爲蚌之大者可知岳陽風土記云洞庭煙波中有蚌如片帆夜吐巨珠與月相射文昌雜錄云孫莘老邨居高郵湖邊一夕陰晦俄而光明如月見巨蚌浮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由此觀之蚌之如螞蟻者不過困蠢水族耳其中未必有也亦烏能啖人與柳子厚所謂黔之驢者何以異惟其如屋可駭也土人誤以爲妖馮君不察遇之輒懼之而復祝之無乃懦甚乎倘有鵲之大者兩相持而啄其肉其不入於漁人之手者幾希矣螞

蟻亦幸免矣哉雖然于寶作搜神之記張華擅博物之名志惟
之書君子不廢溫嶠燃犀於牛渚爲鬼所嫉退之歐鱸於潮州
其文可誦余述螞蟻一事亦欲學陶羽明之飲酒讀山海經且
以代郭璞之註僧繇之繪而已矣

丁煒曰說者謂物歷千載或數百載則虫豸花木之屬皆足
以爲崇大約以歲時既久蓄毒已深故一發洩焉而觸之者
遂懼其害孔子亦云有木石之性有水土之性至觀齊諧之
書亦理之所有者也然而剛直者往往能勝之昌黎之驅鱷
衝輔之擊蛇凜凜正氣浩然莫當彼邪不勝正妖不勝德區
區者何足爲哉黔之山窮巖絕壑人跡罕至則所謂螞蟻也
者亦其所宜有獨是天地化育不以山川英靈之氣鍾之偉

黔書下

五十一

人傑士而顧以毒螫之害縱之異族造物疑不應若是豈欲
故產此類以待如昌黎道輔者出震驚人耳目以鼓舞天下
之爲正人君子者耶乃若馮公者下馬一祝雖不若韓孔之
赫赫而彼卽旋避意其人亦非碌碌者流歟

人通馬語馬通人語

俞賢者小卒也勇而善鬪入伍十餘年矣一日點兵賢牽馬堂
下立余詰之曰馬齒幾尾禿皮駁骨瘦而首下垂老矣尙可戰
乎賢曰馬齒六十誠老也其壯如故雖三歲之駒八尺之駉莫
若也曰試言之賢曰馬之有也父若兄習之經數百戰矣歲月
迭更人事代謝而馬獨存日秣豆糜三升酒漿五合雖有生芻
卻之弗顧矣以之登山而入康莊之途也高下疾遲東西南北

語之而輒應無不如意羈絡所不加焉箠策所勿用焉不惟此也一夕馬病且嘶且顧云其四蹄之創甚也於是延馬醫而療之陳薦於地馬徐徐坦腹臥其上欠伸者再嗚嗚作痛聲療左蹄則予左右蹄則予右前後亦如之如是者三日病既已而後起立於櫪側又曰昔者天壩之戰也履層崖逐虎狼瘡痍毒而芻糧絕衆馬困矣馬之老益壯如故賢言如此嗚呼亦奇矣哉馬之老而可用也此矍鑠之伏波所以據鞍顧盼而趙克國之於金城自謂無踰老臣也雖然賢小卒也假使賢之於馬愛少而惡老嗟嗟馮唐其如賢也何哉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魯頌駟篇曰思馬斯才思馬斯臧夫一馬也而才與德並可比擬於賢士君子之林而况於通人語乎王子論衡記廣漢楊翁

黔書下

五十二

仲事抱朴子李南之說是其証也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又周禮貉隸掌與獸言王喬有解鳥獸語書一卷蘇長公詩云長髯笑官騎且顧前身是馬通馬語余欲取以贈賢云

丁焯曰獸畜之狎於人久未有不通人語者特有意而不自達耳愈賢世與老馬習故能識其性通其語謹其芻秣藥餌以永其年而盡其材老馬固以賢爲伯樂哉昔朱忠亮爲四鎮節度不沐毫卒而曰吾於老馬尙不忍棄篇中與忠亮同意嗚呼孰謂燭武退秦必及臣之壯乎

黔士制義

黔三苗鬼方習格鬪喜兵戎不可以文章治也故自莊躡唐蒙

拓疆通衢以來治黔不之名賢曾未聞有與之稱詩書崇儒術者余心竊疑之他省勿論已黔與蜀田連川交牂牁犍爲邛崃巴渝諸郡縣迢迢烏江一衣帶水耳蜀都賦言錦江玉壘之奇也劔門灩澦之險也橦華邛杖翡翠兕象之珍異也碧出葭宏之血烏化杜宇之魄也可謂壯且麗矣而司馬相如嚴君平王褒楊雄之儔摘藻秀發含章挺生抑何人才之盛歟若夫黔數千百年以迄今日英流達士寂寂無聞徒使西蜀公子笑人良可歎也嗟乎黔豈無才乎說者謂山童澤涸石饒土瘠蠻荒天未其地不靈卽偶有奇瑰侷儻之才生乎其間而耆舊不逮益州載籍誰留四庫况兵燹之餘家貧智短志墮學疎鮮不拘墟固陋甘與草木同腐耳余是以疑而信信而復疑以爲黔不當

黔書下

五十三

若是也遂於勸農講武之暇進黔士而叩之見其人多磊落通脫其文亦縉藉深沉如王在璞如珠在淵如馬之伏櫪苟無以濯磨而騰蹕之求其清輝發越追風逸羣也難矣雖然黔士亦曾聞之乎通今服古乃稱三代之英月露風雲豈盡雕蟲之技八股制義須根柢於先民道德功名空無慚於衾影余昔嘗以斯言告東吳之士矣今日宣揚 聖天子右文德意以致三苗干羽之格者正余之責也自此人才日盛文章一新又余之望也願黔士無以刑吳利菑小邦自囿彼魚鳧蠶叢之山川不復睥睨夜則利雄長可矣

附記 黃山谷跋秦氏法帖內云黔安斗絕入蠻巖中頗有以武功顯者天下一統蓋百餘年而文士終不競黔人秦子明魁梧

喜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國珍下不可謂黔中無奇士也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爲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將以驚動里子弟耳目他日有以書顯者蓋自我發之予觀子明欲變里中之俗其意甚美書字益其小小者耳他日當買國子監書使子弟之學務實求風俗以道術爲根淵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而建立云云余於辛未秋離黔時留書數百卷于黔之學宮經史詞賦理學類書之屬無不該僅後五年遇黔人詢及諸書云提學某以瘴亾書盡散失學宮無復存者

丁煒曰材不擇地而生黔非所限也惟倡興無人斯廢然沮耳諸生今日得文翁爲師張叔盛覽尼豈無人乎

敘

昔讀蒙齋田先生黔書喜其氣
疏以達辭醇而肆謂足以傳後
矣嗣於粵雅堂叢書中獲介侯
張先生續黔書莊誦再三覺新
奇奧衍更勝於前爰錄出而亟
刻之俾黔人士易於購求而知
文字家又有此一重境界也至
於介侯先生之政治胸臆亦讀
是編而得其大慨矣

時

光緒丁酉立秋前一日張銘敘
於貴陽書局



續黔書自敘

武威張 澍纂

辛卯之四月余既改外職七月簪得黔之王屏客有過于寓者輒問曰黔之天則蠻烟焚雨黔之地則鳥道蠶叢其人則紅獐紫薑其俗則鴟張鼠伏宦斯土者遲遲鄙夷之願旦夕卽去若陋不可居者今子何昧之易而樂往焉予曰子誠不知人之何以裹足於黔而予之昧黔則猶齊州也昔者莊躄盜兵唐蒙略地而道通漏臥臣屬斯榆迫夜郎爵王牂柯置守馬忠典郡東謝請朝雖屬羈縻亦奉征調二路十二郡李唐乃有貴州之稱八番十八衛明世而有專藩之設泉入

續黔書序

餘年來蓋浸浸乎濟美華風矣且其鍊錫兜鍪可圖王會也蘆笙箭鏃可入國風也木瓜金筑沿革可稽也鼉磯龍洞幽勝可探也白水碧雲奇情可詠也諸葛禡牙之地李恢鏖戰之方尹珍讀書之宅山圖尋藥之厓可題襟而散煩胸也豈僅瞻懷遷謫之李白客曰我之所慮者以其地苗獞叢聚媒劃左言不知文字悍盞好殺攻劫畔亂不可以中國之治治而子又年少吾是以云余笑曰子奇之爲阿邑令子其知之矣虞詡之爲朝歌宰我其試之矣夫犵狁狔狔之屬亦人耳昔也聞于羽而格今則恃爪牙爲難吾未之能謀也儻使撫綏有方恩威兼濟則可以致其死力而又奚患之生善乎馬平主簿孔性善之言曰谿洞蠻獠雖常梗化亂豈無因昔陳景文爲令犛獞皆應差徭

厥後撫字乖方始乃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旣福亦當革心而田禾叔亦云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或亂非有守不足服人非久任不能諳土俗是誠治夷之寶鑒也予不敏髦輩孟晉之矣客喜而退知予非徒言之也今采掇方俗爲黔中紀聞以田霞綸先生著黔書改曰續黔書次其言爲敘以正鴻筆麗藻之君子嘉慶九年六月十五日

續黔書目錄

卷一

星野

地界

捍水議

苗警

驛站

夫馬

治盜

毒蟲

假銀

續黔書目錄

誑盟

茂學篇

修文昌宮記

卷二

祭三閭大夫文

竹王

莊豪

馬王辯

黑神

北陰神

柴沖大王

李白至夜郎辯

懷白亭

王昌齡墓

謁王陽明先生祠記

十八先生墓

盤瓠

紫姑

卷三

黔中

夜郎

龍標

續黔書目錄

廢牂柯郡

牂柯江

羅甸

八番

銅仁

苟扁洞

豚水

卷四

萬卷書巖

游紫氣山記

游東山記

重游東山記

飛鳳山

游白雲山記

梵淨山

游飛雲巖記

游黔靈山記

游牟珠洞記

鮎魚洞

諸葛洞

響琴挾

相見坡

續黔書目錄

聖泉

卷五

多雨

歧舌

醫方刻石

石刻

俗字

川字

釐字

生六男

化虎

呪尸爲魚

石棺

人疴

風鬼

鐘鬪

馬化石

雷擊穴人

卷六

官鑄

鹽

茶

續黔書目錄

四

女酒

革器

洞錦

鐵笛布

金星硯

神黃豆

鮓答

燕麥

羊肚菌

降真香

卷七

梓枏

粗

邛竹

重臺蓮

蘭

長壽草

朱草

海棠

蠟樹

卷八

孝獸

續黔書目錄

豪彘

水馬

小羊

箐雞

人首魚

鱸魚

小懈

圓蛇

唧唧

九香蟲

武威張 澍 覆穀

星野

漢武帝設益州領越巂犍爲牂柯三郡今越巂犍爲屬蜀牂柯所隸二十四邑貴陽以上皆其地也陳卓謂牂柯入參五度而班固謂東井輿鬼秦之分野西南牂柯越巂二州皆宜屬焉常璩華陽國志云牂柯上當天井則自平越以上其爲參井無疑沈思克獨以鎮遠銅仁思州黎平爲柳星之餘夫全楚之分沅湘長沙武陵桂陽零陵以及白帝房陵南郡江夏皆屬翼軫黔實近楚則思州思南銅仁鎮遠石阡黎平六府當爲翼軫之餘非注張也

地界

玉屏舊屬楚衛田止軍屯自 國朝雍正五年裁衛設縣始隸黔劃麻沅兩屯歸楚僅存一平屯分爲兩甲一甲二十戶二甲十三戶共三十三戶亦甚畸零矣而田疇或屬於楚之芷江或屬於銅仁或屬於清谿或屬於思州毋亦非分置畫井之道乎然予稽察輿圖不獨玉屏也黔之州縣皆然有所屬鄉邨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卽爲鄰屬者有此州之地併入他縣他縣之地併入此州者又有管轄之地中多隔越或距境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縣而地丁名糧亦隸於他縣者又有衛所之屯與民地相連浸久而迷其版籍遇有審訊案件提拘不至則曰我某縣籍也及於某縣有犯則又曰我某縣籍也盜賊之越

貨禦人有司者捕之輒歛忽往來莫可蹤跡適足以敷奸誨通
雖有保甲不能行也甚則越佃占水訟牒不已至於爭鬪殺
事變胡可勝言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域無
有華離之地誠使畱心國計之大吏繪圖入
告爲之改其幅員均其大小正其錯互清其軍民吾知地邑民
居必參相得有司亦獲以盡其撫綏之方則訟獄息而風俗淳
矣昔子輿氏告戰國之君猶以爲經界不正則土地不均穀祿
不平然則正經界固仁政之首務哉

附舟抵玉屏境詩

書巖環芷水風景最雙清樹杪交帆影山中禽櫓聲蘇塗石寺
小并幹竹樓輕江上乘舟客回頭眇使旌

續黔書卷一

二

捍水議

玉屏雖蕞爾邑爲黔門戶扼楚咽喉形勢據其衝要而城濱大
江每多水患勝國天順二年隆慶三年天啟元年屢被潰決入
國朝康熙二十七年五十九年泉乾隆元年二十一年四十四
年並遭洪流民居蕩析近者值雨澤浸多水輒至康衢余承乏
之三月陰霖日久濩江暴漲驚濤潰薄水不入闔者僅尺許心
甚憂之蓋江流自清浪入熊谿城西有獅子峯雄踞江口水無
所泄其怒北有鎮平玉屏兩山作障則水不得不折而東而城
當其衝下流則書巖蓮峯隔江夾峙崎嶇既狹疏濬未易勢亦
逾奮迅倘山潦衝溢則水必不能陔山以行而與城爲難矣是
吾無止水之防而非水自潰其防也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

吾之地也移城以避之則費巨費巨則庸愚駭委城以與之則殃民殃民則蒼旻怒且如國家設有司之謂何暇日步郊垆相地勢思有以捍之議自北門至館驛取江中巨石砌之爲塘高一丈仍於土石堆積之處掘之以壯江身俾廓而有容用工不過百人爲期不過一月則居民可免淪胥之患陽侯不得憑汎濫之威矣會余調署遵義不果行姑存其義以俟後之克舉者

附鎮平山詩

蘭若背江開題襟避暑來羣峯青鞵鞋一水綠莓苔慈竹縈裊帶簷花落酒杯坐深雲罨靄長念咒龍才

苗警

楚南鎮筸與黔之銅仁接壤箐深地阻蠢苗蠡聚性獷悍甚攻

續黔書卷一

三

鬪劫殺無日無之每扇爛銅苗輒與之犄角壬戌年穀不登越貨於路塗之人咸裹足焉屆歲莫鳩合醜類刑牲壯穆廟號其魁爲大王者期以正月十六日犯銅仁玉屏與銅密邇汎兵五十前撥三十駐正大營存者僅二十耳城垣傾頽無巖置足守邑之人喜於竹山之役

嘉慶二年事

咸覩覩焉驚余謂屏邑雖小苗不

足憂也龍塘當邛水之衝界牌扼鬼廬之要地險旣得防守斯宜城北六十里之蠟巖苟選鄉兵數百占護山梁則銅仁施谿六洞水銀等山之苗不能至城南六十里之壩坪苟選鄉兵數百碁布澗谷則南路革谿天塘之苗西路新谿南洞之苗至則授命北有平江鴻波瀟盪不可以厲檄漁人而藏其舟楫苗豈能飛渡耶余旣以解父老之惶惑方欲召募壯勇部署糗糧執

擬以爲妖徒先會鳳凰廳傅司馬率健兒至誘其渠擒之餘各
鳥獸散矣聞逆者荆蠻之叛黃瓜寨掘地得古碑有火龍飛入
黔南地二月興工八月休之讖旣而狎苗起興義延蔓數郡縣
掘墳屠脍民受洪荼合楚師勦之乃定歲月悉符茲幸天奪醜
魄虺毒未飲吾亦固吾圉耳藉使木札羣飛布巾爭舞銅之苗
觀釁焱起而清江台拱之九股復響應之上覆飛鳥下不見伏
兔勢必燎原誰其捧海當事有李花龍郭子章諸公庶可以釋
冰弭變卧鼓安邊以紓
九重宵旰之塵哉

驛站

黔之地踈步皆山上則層霄下則九淵其驛站之苦有萬倍於

續黔書卷一

四

他省者如貴陽之東至湖廣玉屏以至清谿五十餘里中有橋
頭坡三家橋坡清谿至鎮遠九十餘里中有蕉谿坡梅谿坡白
羊坡鎮遠至偏橋五十餘里中有沿沙坡乾谿坡谷定坡施秉
至清平九十餘里中有鬼門關坡黃猴坡小觀音坡大觀音坡
落蹬坡中隔一重安江清平至平越八十餘里中有臘梅坡三
十三坎坡楊老坡羊腸坡三郎坡葛橋坡平越至新添驛一百
餘里中有五聖關坡倒馬坡虎場營坡卯陽坡黃絲坡猓獾坡
打杵坡望城坡又如貴陽之西至雲南查城驛以至安南驛一
百餘里中有梅子坡黃土坡北極觀坡盤江河盤江坡保甸坡
哈馬坡安南至新興站九十餘里中有馬跑泉坡烏鳴坡腊茄
坡江西坡泥納坡新興至普安驛八十餘里中有望城坡羅漢

坡爛橋坡鸚哥坎軟橋坡舊普安坡鉉壇坡倒馬坡或石豎狼
牙或峯成劔鏢或立壁如削或抽筍如墜又或盤旋屈曲鳥道
羊腸又或欽崙截業魚鳧蠶叢太行孟門匹茲匪險峭關隴坻
對此則夷見者駭魄聞之怵心然皆顯著奇坂而佗峻嶺不計
也今雖於重安楊老新安各設腰站以紓下游馬力於毛口楊
松列當各設腰站以紓上游馬力又將上游舊設之盤江江西
坡二驛裁去以關嶺查城尾灑新安軟橋湘滿六驛改設於新
路之坡貢郎岱列當罐子窰楊松劉官屯又裁下游黃絲一驛
移平越驛於西陽塘而亦非坦塗馬之報勞傷墜死者殆無虛
日矣蓋每驛額馬僅五十匹夫僅一百名每馬日支稻穀僅五
倉升草一束每夫日支米僅一倉升銀一分五釐是以馬不能
飽秣則無以致遠人不能果腹則無以應役又况古人驛馬三
十里一置驛多則行速而馬不斃人持節費之說厯次裁併多
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役逃又何怪乎

夫馬

玉屏爲入黔門戶東至湖廣沅州界十里西至思州鎮遠清谿
驛雜界二十五里南至湖南沅州界三里北至思州府界二十
里東西廣三十五里南北廣三十三里疆域畸零田疇孤離彈
丸黑子不得與於邾莒之末而差務星繁兼滇黔兩省郵站夫
馬俱有司應付並無幫貼難派且民人脂貧畜牧甚尠一遇大
差有馬之家遑遑居奇每站索價至一兩餘且不能敷用又募
僱於湖廣之谿洞而差役路資馬僮口食咸於官乎取給是一

馬用銀至一兩四五錢也兼之戶口寥落散處山陬附近城市夫役無多不得不招之遠方或離城七八十里或百餘里皆奔命應募雖官爲給價亦僅依扛擡一日之程其餘違反守候則皆失時廢事不獲價值之日也有司稍存人心差使卽稠不過苦自賠累而無良之徒且借此以獵民旣脫其脂膏復疲其筋骨良可吁也

附輿夫謠

山劔鏑石狼牙冬暉短郵路賒雨髀腫向前爬口無食身無衣豈樂此忘剝膚破茅屋藿也無菜面孃鳩形婦三歲而嗷嗷口一思之心擣曰雪載塗風吼地嶺逾高防顛墜寒靴疥那敢淚肩苦穿足苦輭大山坡崑嶽嶽多虎跡思不免晚回歸得百錢買米煮溼薪煙腹未果倦伏眠縣差來勢破壁夢模糊驚怯魄出符票拴至驛

治盜

黔之地縣峯林立虧日抉雲怪石堪當曝鼈甯虎散無統紀如仇相避又山枯水涸剛柔數騎逐隊東馳環繞不定生理窘蹙而衣食以禦人儻亦形勢使然雖有猛吏銳意追捕迺至不勝犯不勝誅何也聚則抨弓注矢探丸飛墮散則牧犢飲羊摩厲迎貓皆吾民也又或郊關之外毒箐幽崖我不得而至焉囊篋腰纏委之而去僅以身免厯險衝危踉蹌呼籲於有司弁役疾馳而至則蹤景消滅是故始於剝商漸則官被劫剗始於攫貨近則人茹金刃何可忍言鹽鐵論曰水有獮狽池魚勞國有蠹

圍齊民消如之何其聽之也遵義幅幘遼闊統轄十三里每里十六甲烟火輻輳地勢險阻其民桀驁詭譎染楊酋之餘習而里甲多巨猾值趁虛日輒聯外來虜客標掠錢貨以爲常余代庖之日吏民初以余之少也而易之然積聞其在玉屏聲觀望不敢動然予之治盜以虛不以實每見同寮有獲盜者輒毀折支體飲以鹽酒矐其目竊傷其酷而卒莫之能戢者賊以爲法盡於是吏亦以爲法盡於是役亦以爲法盡於是且議其忍也而不肯捕盜因是益熾余則不然受事日召集里甲訊其素鴟義者斥之選立愿慤嚴諭之以杜絕飲博謹守堡寨其容留匪類者辜無赦其有警而不協力禽者辜無赦其有被盜而隱不報者辜無赦惟里甲倍償而又於郵鎮關津通衢僻路布令以

續黔書卷一

七

威刑懼之於是乃不用捕而用僮非不用捕也蓋捕則疏僮則密捕則真盜或走隱而役以局外者當之巨盜或遠颺而役以鼠竊者塞之僮則囊橐何氏鳩聚何所肆劫何地黨羽何人起發何期過抵何許灼然在吾之心目而又虞僮役之我始也復擇役之誠諳者覘之耳目旣廣聲色不聞彼宵小者以爲吾之疏之也乃稍稍露跡而僮之者旋至迅發役捕之罔不獲其聚集多人者親率役捕之罔不獲值趁墟之期微服違察之伏壯士於側近有肆斂者卽禽之罔不獲役有不用命及賄脫賊者痛懲之責令倍償其失恭命則重賞之其渠賊吳賴頭賽曹操把地王等以次就禽無良之徒乃恫駭懍恍疑余之日出而網羅之四張也乃大沮散遁於桐梓正安綏陽等處後遇桐梓令

衛君天民間曰子其以鄰國爲壑乎余曰子甘爲逋逃藪乎衛未有以應也

毒蠱

周禮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厯以辯地物鄭康成曰地厯若瘴蠱賈公彥曰瘴卽瘴氣蠱卽蠱毒人所爲也是古昔隆時卽有假此以惑人者故設庶氏掌除蠱毒以攻說禱之嘉草攻之禮注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先王鴻術經世設科防姦如此但其所謂嘉草者今不可得而知矣宗懔曰周禮庶氏以嘉草除蠱毒卽藜藿也神農經亦云白藜藿可治蠱王逸大招注曰苴蓐一名藜藿史記相如游獵賦注闕駟云蓐且藜荷與叔師注同蓐且漢書作巴且文穎曰芭蕉也明邱瓊山集

續黔書卷一

八

羣方鈔不知藜藿爲何物楊用修引急就章注云白藜藿卽今甘露蓋誤以芭蕉爲藜藿也司馬賦既有諸蔗蓐且又有苴蓐藜藿蓐且非藜藿章矣古今注藜藿似藜苴而白藜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爲實矣葉似薑宜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潘岳閒居賦所云藜藿依陰是也夫蠱之於人毒矣中之者嚼豆不腥含礬不苦則腸絞嘔吐救稍遲則僵而金蠶爲最昏夜飛飲水次光如曳彗鮑明遠詩所謂吹蠱痛行暉也案干寶腹神記云蔣士先中蠱一作蔣士有備其家客得疾云云密以藜藿置席上忽大笑曰蠱我者某也一作食我蠱者乃張小二也自是解蠱藥多用之故葛洪方云人欲得蠱姓名者取藜藿葉著病人卧席下立呼蠱主名也而草木狀云吉利草其莖如金釵

形內芍藥交廣雅俗多畜蠱毒此草解之極驗吳黃武中江夏李吳以罪徙合浦始入境遇其奴吉利者得是草俟服之遂解吉利即遁去俟因此濟人遂以為名此草想即藜荷特因人名異稱耳夫九尾之狐谿邊之皮蓋雌之鮪魚帝臺之五色石游戲之三足鼈皆能已蠱然其物如龍肝鳳髓渺不可得今則磨鉛汁飲之即立愈無俟問藝法於柳州矣
物類相感志黔南桂州出錫蛇粗如大指甲有金銀星解蠱毒西溪叢話云煎石櫛根皮汁飲之即吐出愈文云以白礬牙茶搗末冷水飲之

假銀

銀有十七種美者有黃銀出蜀中其天生牙狀如亂絲生銀狀如硬錫母砂銀色理赤光黑鉛銀得子母之氣咸真銀也其假者有水銀銀草曾青石綠雄黃雌黃膽礬靈草丹陽銅鐵白錫

者名皆以藥製成者黔市通用銀名垂絲甚潮低而江西流民巧詐滋甚日造偽者非惟紿鄉愚且用以欺官長所謂為盜不操矛戟者也有得者以視余瑩白精好剪之則鉛實僅面皮為銀然薄如蟬翼真鬼工也以較慕容超之鐵胎奚翅過之案漢孝景時律造偽黃金與私鑄錢者同棄市唐文太宗和三年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以上所在集眾決殺今假銀之罪不下於偽黃金加以鉛錫錢交易宜比前代之法置之重典庶可以革奸而返樸也

詛盟

宋遵義軍圖經云民信巫鬼好詛盟嗟乎此不獨遵義也黔之民類然做夏磨嵯靈談鬼笑者老引經投石結草偶然魚置便

祀鮑君無意李裁競傳愈目其起於鴟義矯虔之有苗而至今
習以擊乎或者曰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寃而不見理於是
得不愬之於神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者其靈爽親聽
所接賞罰爲昭蚩蚩之氓其畏王鉞也常不如其畏鬼責而君
子猶有取焉者謂可以輔王正之窮也昔蘇公罹暴辛之讒則
出三物以詛爾斯屈平遭椒蘭之嫉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
而聽直何况於里巷之人乎余曰惠吉逆凶福善旤淫經有明
訓矣若近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則佛氏因果之旨也聖
王御世納民軌物克迪棐常彝倫攸敘範其衰志敬之遠之莫
不灼然於鬼神之故而其鬼亦遂不神是卽所謂神道設教也
而豈聽命之云哉

續黔書卷一

十

茂學篇

余攝篆廣順州之日暇則進諸生校論文藝率皆條流紛糅訓
辭樸德由其采掇陳言罔知晉學也乃倣古人讚學勸學
厲學之文爲茂學篇以詔之

余聞之葛洪曰學者所以清澂性理飾染質素也徐幹曰學者
心之白日也王符曰學進於振而廢於窮顏之推曰不學者遇
議論得失蒙然如坐雲霧劉書曰人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由
數賢之言味之學烏可已哉今夫蒸栗之温也不琢之不耀夜
黑陽之勁也不淬之不剗犀故欲超萬里於瞬息必假遺風之
乘欲凌溟漲以泳游必泛艤船之蟹是以蠶之不繅則素絲蝨
矣日之不茶則吳幹壞矣海蚌不剖則靈珠隱矣崑竹不斷則

元音闕矣故曰爲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仞之階選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重之深也而顧集詬無志詰窳無情羈神於世務蠹午於數細不勤焯掌之勞甘受盲心之詆未省牛毛之功頻召蟬雪之喻何異狄山之視肉蹠涿之委蛇乎且所謂學者豈弟泥訓詁摘章句埒女史之誦詩內豎之傳令已哉走蟻覆笠天胡爲而倚杵斷鼈步亥地胡爲而息壤日月何以有朧胸山川何以有肺目鬼神何以有形聲制氏之樂何以僅記其鏗鏘叔孫之禮何以祇通於縣蕝非可概例諸六合之外矣太昊稽象巽以畫卦燧人因鶚啄以鑽火有能聞鳳鳴而調律侯剛觀鳥跡而作書邑夷法斗旋而作輅芒氏效蠶絲而造網是皆大聖人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不此之循而喬宇

鬼璫之是急譏髀偃齶之爲安以天理爲粉澤禮灋爲楠櫨仁義爲桎梏詩書爲糟魄必且爭奇弔詭負利回冗華誣脅眾分徒疑聖讐言墜乎典謨誕思飛乎邪室妙門糸谷之譚畫瓶篋喻之旨競扇風規徒事藻翰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景晷而無成功是瓊甌瑤金無爨炊之用鏐弓鈹絃無支屈之能故曰不聞九乳之音者不知絲竹之滔助不服六章之麗者不知毳麇之縣衰也夫文公多藝也而朝讀百篇尼父履度也而鐵鏞三折翟烏周歷書載盈車句踐憂勞晦誦竟日董謁方外掌摹籀寫儀秦游說股畫裳題兒寬帶經以耜耨路生截蒲以緝編黃霸下廷尉以受業邠卿處複壁以劭功朱穆墜岸不知馬之幾足文黨入叢先試斧之挂樹用能洞精道奧窮測敷言且太公望

年七十而始學讀卓爲王佐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况五十游學蔚爲老師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終成魁儒魏舒四十自課對策升第爲世所仰或乃不希炳燭之明甘蹈夜行不冀桑榆之效悵望東隅則愚不愈而智不贍世將歔歔之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君子眾譽集則孤陋逸於貴游故曰覩姑櫛之枝足以知其本之修巨也覽汪洋之波足以覺其源之淵邃也雞之知將旦也鶴之知夜半也運日作日之知晏也猥狗之知雨也雝巢知風之所起獾穴知水之高下騰蛇無翼而翔空蜻羌無鼻而聞香豎蠶無口而揚聲水母無頭目而率魚鰈帝江無面目而識音樂皆物之知也物知之而人不知則蠶珥絲而商

之鳥篆解苗次之豐碑何異之有學而已矣卽桂露飲能言之
龜女乳灌疏屬之尸老桑潰元緒之筋古木烹賈誼之味菖蒲
塞風生之鼻鐘鼓致商羊之鳴苦酒漬白魚之酢肝胝節虬蟲
之毒燒石投獾獠之舌烏梅煮橫公之鱗事無前聞情疑浮誕
然精驗潛効有同響奮亦由沈研烏舛鑽習龍經故能濬情源
於秀逸發思業之高奇也人無論智愚儻搏心揖志磨礪就業
則精神曉冷鈍聞條達猥俗不足以摸蘇浮名不足以營慧咸
能洞知能之囊橐極文雅之英雄矣夫雷震之聲可寫以鐘鼓
風雲之變可通以律管而謂聖心賢臆著在往錄抱風合効詎
難黨朗乎故曰咎繇雖暗而與辯者同功子野雖瞽而與離朱
齊明也可不學哉可不學哉

續黔書卷一

三

修文昌宮記

今

上卽位之四年九塗榮鏡六幕同文猶復崇儒重道加意菁莪
爰允儒臣之請於畿甸首善之區建宮以祀文昌仍

沛綸音飭十三省大吏董率所屬於府州縣各建宮虔祀並
頒祝告之詞用妥神靈凡以誕敷文德樂育子衿潛化頑悍躋
治淳熙之至意也歲壬戌余履玉屏任視事後簿書稍暇巡覽
郊坰見屏山東有文昌閣敗瓦飄零殘椽傾圮將委諸蔓草荒
烟慨然興歎思有以新之以培風脈而地衝差繁供張竭蹶力
弗能敷適邑紳士咸欲捐資重建且謀卜地城內以便歲時用
享原任綏陽鄭廣文洪孝廉並文學諸君造余以碑記請且謂

余之不鄙夷其地而樂與敷衽講藝也鬻序子弟莫不爭先淬礪思執矜道德之固案轡文雅之場倘更得昌言以啟其牖不獨親炙之不安咫聞漸有以規於遠大卽後來者聞風興起順就甄陶不至循規改錯亦所以成埏埴之志也余曰然乃進諸君而論之曰凡人之學學爲忠孝而已忠孝根於性生而亦本於經術黔雖介在荒服文采風流遠遜函夏然漢時盛覽字長通牂柯名士與司馬相如爲友作合組歌列錦賦知賦家之心毋斂尹珍字道真自以生於遐裔未踐庠序乃從汝南許慎受五經師應奉學圖緯通三才還鄉教授南域由是知學孝桓時尹氏以經術選用厯尙書丞郎荊州刺史而應奉爲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夷傳寶夜郎尹貢亦有明德厯尙書郎長安令巴

續黔書卷一

古

郡太守彭城相號南州人士明代如馬氏心菴陳氏五粟研鑽理峭克紹關洛之傳而清平孫文恭思南李少參篤學超詣鴻文經世爲時所宗夫以獐狃之中卓然崛起功業文章流芳汗簡而敷言懿旨復有以啟後人之靈府豈非聖賢非異人任而學之可幾哉至於精禋邀福謂可以登桂籍而膺仕版非余之所期望也眾曰然工竣遂詮此言以記之

續黔書卷之二

或威張 澍屬穀

三閭大夫

玉屏北門外水月菴有祠祀楚屈大夫土人傳其

國初兵燹時見形水裔賊爲辟易故祀之案涉江篇有曰乘舸
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又曰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玉屏
古爲沅辰地諒當日者儻個激浦淹水容與采芷沅江卽大夫
所謂僻遠何傷也予於壬戌夏雨霽來游刪芟砌草進謁遺像
乃爲文以弔之其詞曰痛九天之夢夢兮聽皇輿之敗績蓀又
不簪夫忠謇兮放江潭而疏邊羌不能倂矩逐時兮眾女謠詠
以貢色繇殛死于羽山兮雖女嬃猶忌其婞直幼清安肯涅淄

續黔書卷二

一

兮豈靈氛筵算之能占時幽昧而捷徑兮董吾道其何嫌漁父
旣莫我知兮又誰能與黨人爲緣瀕于危而不顧兮終湛淪乎
汨羅之淵鸞皇折厥翼翮兮讓鵝鴛之追隨躡驂騶於艱阻兮
驢羸騰驤以驕馳神龍困于泥淖兮亡慶雲之被覆枳棘榛榛
而梗塞兮不得塞若衡而餐秋菊嚴霜忽實季夏兮芳苓喪華
而彫天扶桑鬱其危嶺兮誰總轡以消搖睇高丘而無女兮求
處妃之所在陽侯乘以素波兮彭咸騰以飛鯨竟不能遠游延
齡兮來傳說而騎箕尾嗟正則竟溘亡兮畱溢豔之嘉藻何儒
臬虧我高明兮謂揚才以競羣小詎識風諫之優游兮引靈修
於當道睠顧舊鄉以歛歔兮不忍三尸之煙空並世旣邁夫椒
蘭兮今又何訾乎過忠繫余企仰練要兮覽遺則焉隕涕欲唱

小海之曲兮人夷舞于波際寤堯舜之超軼兮以耿介爲天姿
何末俗競昌披兮反離騷而摘詞斥鷃罔測雲鵬兮鳩搶榆而
笑之我薦椒糝兮哀日月志佩芳彙穢兮導吾先路中道不改
此度兮冠切雲之岌岌行砥矢而言丹青兮嚴界絕夫非義儻
世蔽美而好朋兮吾將高駝而遐寄

附謁三閭大夫祠詩

幼愛離騷豔深悲正則忠芳情荃不寤蟬翼筴何從壯志彭咸
託讒言鄭衷工翻來女嬃詈誰輔大王雄畫壁天驚雨幽篁鬼
嘯風懷沙遂捐節屬草竟無功故國東門夢長江糗米筒失圖
在黃棘黃棘地名懷王與昭王盟約於黃棘悲回風篇所謂施黃棘之枉策是也朱子解爲黃塵棘刺誤矣遺恨
滿青楓沅芷遠遊地雲冠奇服空魂兮郢都戀歸些巫陽逢三

續黔書卷二

二

尸蕪城沒千年典祀豐肅瞻蕉萃像白日鑲琳宮

附水月菴詩

香阜何年拓空門面大江濤聲撼佛座花雨落禪窗菴碣苔文
繡璇題雁字雙芻尼翔鶴樹甘露綴雞腔梵唄林中磬潮音水
外砭青霞鬱寶塏碧穗漾金釭坐久烹團鳳心清聞吠尨天風
吹我憤延佇望蘭艤菴外卽平江橋帆往來不絕

竹王

夜郎竹王事班氏南夷傳詳言之今楊老黃絲驛皆有竹二郎
竹三郎祠土人禱祀維謹田山薑著論以爲與盤瓠蠶叢杜魄
荆尸悉爲謬悠蒙竊以爲不然夫祕電繞斗於符寶長虹曳采
于華胥東邊吞玉筐之燕姜嫫履巨人之跡載在遼籍難云誣

矣卽徐偃破卵於鵠倉

括地志鵠倉一名后倉

朱蒙感精於河伯蘿林之

子紹統檀君朱耶之先載育枯樹著有前聞皆可證驗至若齊

頃無野之誕狸乳羊媪橐籥東明之生豕喚馬噓烏孫王昆莫

之擲飛鳥銜肉以哺之世羅優比北之降鶴胎跼豐以出之凡

此瑰異豈鄉壁虛造哉或曰子之說信辯矣水經注云所捐破

竹於埜成林又云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

以劔擊石石卽出水無乃奇誕弗實乎予曰六合之內其苞遠

矣幽致沖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思絕根尋皆夸父棄策蔚爲

鄧林蚩尤委械叢爲楓樹翠子之經可案已彼貳師征敵嶺出

飛泉姜詩養親室涌江水精誠所結天恒靈驅又况范文之鯉

刀斫鄣廩君之士舟浮流沙壺

後漢書作沙壺

之龍語元隆句麗之隨

續黔書卷二

橋獲濟悉是舊聞難比影說知乎此則啟生巒石擊呱空桑事

同日習言非空誣又何疑於竹王之不自竹生哉

路史注竹姓出於墨台東

筦竹氏後漢從陽侯竹晏後報怨不改姓加二以存夷齊而遷於莒侍中竺會其孫也夜郎竹初宜本此其說無據

莊豪

史記云楚威王遣將莊躋從沅水伐夜郎滅之遂至滇池後漢

書作楚頃王遣將莊豪二說違異案楚威王于周顯王三十年

立至四十年薨在位十年至赧王三十五年秦始取楚巫黔中

地中歷顯王之八年慎靚王之五年相距四十八年也如爲威

王時事則躋在滇已五十餘年矣何以稽久不歸攷頃襄王之

立也□赧王十六年距秦取地十九年躋之奉使至滇值楚道

不通當在此時矣商子弱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史記禮

書並有莊躄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說曰莊躄爲盜於境內以爲在莊王時呂氏春秋介立篇莊躄暴郢高誘注以爲楚成王時則又在荆皆非也史記作莊躄并漢書仍之後漢書作莊豪寧陽國志作躄云楚莊王苗裔通鑿莊豹注莊姓宋戴莊之族有出於楚者莊躄是也亦作豪蓋豪卽躄古音相通字亦相借雲南志謂豪爲躄之裔者無據之說也

馬王

玉屏邑西北有營砦數處相傳爲馬王遺跡馬王俗謂馬援也案五代史楚馬殷梁太祖時拜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後平朗州雷彥恭澧州向環辰州宋鄴敘州昌師益等率谿洞諸蠻皆

續黔書卷二

四

圻於殷殷請升朗州爲永順軍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末帝時加殷老安老昌靜江甯遠軍節度使洪鄂四四面行營都統唐明宗時封殷楚國王殷卒子

希範立襲殷官爵封楚王谿州刺史彭士鈇

案谿州銅柱記作彭士愁五代史作

鈇率錦

今銅獎今鎮遠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勅劉全明

案銅柱記無劉

全等擊之士鈇大敗走獎州遣其子師曷

案銅柱記作師呆

率諸蠻酋

降於勅谿州西接牂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爲

表命學士李臬銘之

案李宏臬見谿州銅柱記五代史作李臬非

蓋屏邑在五代時

爲谿洞諸蠻盤踞必楚國所置官屬或馬氏子弟奉王命令号召糾聚於此安營立砦則所謂馬王乃馬殷希範希廣父子兄弟也伏波於澧豈稱王哉若銅柱記文稱我烈祖昭靈王漢建

卷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蓋希範自言爲伏波將軍之後尊授爲昭靈王耳谿洞之民安知以王呼之

黑神

神爲唐將南霽雲范陽籍也黔人以其長冠戟須而貌黝稱之曰黑神其香火無處無之幾昇關壯穆等而其威靈響捷也亦幾昇壯穆等吾想夫尹子奇之復圍睢陽也爲至德二年城中食盡至掘鼠羅雀延喘堅守陣雲苦深衝梯爭舞公奉張巡之命犯圍突出告急臨淮賀蘭進明昧捍圍之義腐敵愾之心坐擁疆兵無援揅意猶復愛公魁岸具饌延留公憤激慷慨痛生靈之命就枯念主將之精已盡乃嚴責進明以忠臣義士之爲嚙指淋血射矢浮圖誓掃烽煙還滅賊子志雖未就不可謂不

續黔書卷二

五

壯矣死而爲神豈虛也哉顧黔人之祀之者或以其子承嗣爲清江太守有惠政也而尸祝之又或以其子曾立庶額也因相沿而俎豆之歟當壬戌苗變貴陽受圍城陷祗炊黍時耳而旌旗甲馬忽見睥睨蛾賊辟易城獲以全矧夫霑澇愆陽火災癘疫有所必應黔之人荷賜良多其漚鬱肸蠁奔走而恐後也固宜

增播州道中謁南將軍廟詩

陰風慘澹歛荒郊訓狐鶴鷗詔警警烏雅亂飛烏白樹雲中甲馬翻靈旂老巫開門款客入中塑威神絳袍襲黝面長牙倒豎眉猙獰怖人鼻欲欬短碑斜臥靈煙草落蘚紛堆待洗掃獸頭鬣鳳已蹶殘漫漶侶書唐天寶居民求雨復求晴高香一炷插

前楹神果有靈風雨節種禾種黍多歡聲合寨斫牛禽神意紙錢清酒鵝白翅碎匄銅鼓震遠村媿女蠻童走如織我亦整袷趨稽首敬祝前途無鑿咎仿佛似聳神有言林林暗護放心走

北陰神

永樂十二季五谿蠻句合黑苗復畔阻塞黔楚要路蘄州衛指揮洪壽隨軍門王鎮大軍五萬分途征勦壽領兵二千五百爲先鋒由小洪江進抵苗羅苗忽蠢至時大軍未集壽戰陷重圍身被七創連衝五次不能出日將昃苗忽驚駭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甚眾壽謂有援兵至及叩眎見空中人馬迷漫現五色旗上有北陰二字鬪聞追逐之聲圍遂解後大軍會於沅江夾擊壽由五開天柱追至清水河生禽蠻長姚老虎阿泰等百餘人

續黔書卷二

六

軍門上其功奉召陛見奏聞神膺封裔而壽授平谿衛指揮及歸設祭於家忽有巫者踵門告曰奉北陰神命致語汝家吾本近敦煌一國爲金人所滅上帝憫念無辜封爲北陰神苟念爾忠勇危難之中故爾相救巫者且傳其祭享儀制科文陳設及牲牢俱用燔炙大類古時塞外諸國風俗余至玉屏問諸人咸言洪姓至今虔祀勿懈云

柴沖大王

深山大壑多有神怪能致雲雨雖非祭典所載苟有益於民卽爲之薦腥俎猶愈於陳葆之祠雜縣之祀故靈感暎泉虔賽古攬災回颺所敬祝木瓜著在弄聞協于羣望者也余至玉屏之五月田苦旱聞城東五里有洞洞有神号柴沖大王禱雨輒驗

卽乾討年亦必少資潤漑邑人士言邇者神爲天柱縣請去祈
每不雨余曰旱旣太甚苗將就枯余當譟之以蘇吾民也乃宿
齋一日豕酒楮帛之屬必具必潔晨步出東門行二里許路無
蹊逕延緣於塍畔再進則青壁萬尋丹崖百丈趾跼隳腹摩
石角逼仄險奇不可以足余手擎瓣香趨行而上孫甘兩學博
王縣尉尙後予五百弓許不能屈屐也至是刑牲膾血奉爵酌
醕盼靄來兮恆榦跪敷社以陳詞不知神之果鑒否也仍步至
署遂違丙谿勘地歸塗次野雞坪忽山雲樓起苑風樹鳴急鋈
馬返豐隆大出以將其雨礮礮電影昇河俱傾泊入闔見闔闐
之民意者以嘉病者以愈也越三日乃止優渥霑足歲以有秋
非余薄德之所能致信乎神之有靈普淖黔首用能吐陰丞澤
不使無鳩也

附憂旱詩

赤日隆隆煎下土
遶田龜拆疊尺五
嗟我黍禾然焦炷
農夫坐視淚如縷
肥遺矯天旱母舞
未見望舒離金虎
捉來蜥蜴養底
苦咒他雲興濃霧
吐小兒持枝羣擊
鼓顧將肥豕祀田
祖涔涔數點甘露乳
驕陽猶自披雲靄
嗟我農人饑無舖
何暇綢繆破牖戶
安得力牧千鈞弩
射殺應龍飛靄雨

坵埜雞坪遇雨詩

攬轡高岡上郊
遺夕色迷埃風吹
轉蓋凍雨振沈泥
遠樹冥飛鳳孤篷
下野雞名河歸來父老
迴馬首雲淒淒

李白至夜郎辯

夜郎漢屬牂柯郡牂柯本且蘭國在今遵義府唐屬珍州在今
歌羅寨李白曾貶竅於此今桐梓驛西二十里有夜郎城道臥
古碑字已漫滅縣治內白故宅舊井跡存焉余攝篆遵義之日
暇游桃源洞洞峙巖岌鑄曰李白聽鶯處蓋清流蟻酒醅
初綠暖入鶯簧舌漸調乃流謫時所詠也近人謂白流夜郎實
未至其地據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云五色雲閒誰飛鳴天上
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又據詩云咎去三湘遠今來萬重
餘謂自泝三湘將上夜郎即聞赦命而還其說疏甚夫白之在
夜郎也蓋久而後奉金雞矣其秋浦桃花憶舊游詩所云三載
夜郎還於茲鍊金骨也又烏江畱別宗十六環詩曰拙妻莫邪
劍反比二龍隨蓋白攜妻子就貶所而宗璟從至夜郎仍旋鄉

續黔書卷二

八

里白送之於烏江也烏江在今遵義府南八十里源出黔西經
縣之湘洪仁三江由南思北流入蜀之涪江昇詩所謂白帝晚
猿斷黃牛過客遲者亦符又不止題葵葉贈辛判官聞醜不昇
老陵木瓜山諸詩之可徵也今不觀苒賢全集輒撫一二語爲
譚資且矜其創獲是猶詫維摩之取孟堅而遺班固也

村李白聽鶯處碑詩

采石騎鯨竟不還聽鶯遺跡尙人閒鄉書未剖豫章鯉明月空
瞻飯顆山靈誰終期翔棘樹鈞天彤復聆雲鬢我來未值春風
暝倚酒聊歌菩薩蠻

懷白亭

遵義城外里許有桃源洞洞有懷白亭明大學士王應熊之所

建也其曰懷者不知昇吾意之所懷異亦不知其與吾意之所
懷同但以千百世之下尙有人焉慨慕而懷之則白之自有可
懷者在也余嘗讀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之詩矣憤九土之橫潰
念二聖之游豫蒿蒼生之無辜斥公卿如犬羊非徒作豪語以
自快蓋其窮理亂情涉霸王略故有此箝落旄頭弧墮天狼之
壯志迨至爲負霜草蒼昊莫訴乃思栖蓬瀛學丹砂雖有冥鴻
高飛不爲七人所篡之意而慶幸於日之再中辰之居正是仍
抱大國之息灑沾纓之淚也而人之懷之者輒以其詩思之不
羣抑末矣余是以爲之論曰

昔青蓮以龍蟠鳳逸之才眼識汾陽氣吞力士其襟期可蓋世
矣洎乘醉應詔倉卒對御以至尊寵覩彼飛燕居然納牖瞰誨

續黔書卷二

九

之義不獨詩詞可被管絃已也使元宗識其俊杰寘乃天庭用
能嘉謨入告正色立斲必不肯倚楊氏之山炙林甫之手以孤
主知且可令徽畫之徒惴心忘志卽不歛試於曷易授之戎麾
其時薊門烽火聲鼓震天白也夙管劔術訓練士卒亦足以捍
國敵愾摧漁陽之鋒何至大河以北無堅城二十四郡無義士
而洛流嗚咽河潼染腥天下事等諸車犇航沈乎卽使霓裳舞
破玉壘難回而身膏堊草亦當昇臬卿之舌睢陽之血同其激
烈共享榮名乃卒蹇偃不振飛黃伏皂空名自悞竅身蠻荒其
才未竟其志未申徒令後之人以騷人墨客相稱許悲夫

增九日懷白亭登高詩

濛濛秋滿埜岸幘此登高鬢插陶潛菊詩題禹錫餠江山供斗

酒風雨落吟毫俯瞰巖城郭人家十萬囂

王昌齡墓

貴州通志云黎平府開泰縣龍標山有王昌齡墓齡被謫死葬此案新唐書昌齡貶龍標尉後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閻邱曉所殺是此間之家顯係坵會也

又思南有李渭墓在萬聖山麓楚人耿定力爲作誌銘納窆中康熙

二年七月十三夜墓誌碑忽自河北移至渭祠前子孫晨起見之詣塋所而塋封如故

謁王陽明先生祠記

澍嘗誦先生何陋軒記之言矣曰愛憎面背變亂白黜浚紆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雖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猶之陋也夸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習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文詞物采之渺而陋之殊不知也嗟夫先生之論不獨

續黔書卷二

十

洞物情直示人以樸令各返其渾穆之天而狡慝譎詐之不作庶典章禮樂宮室軒裳可埒之以行不然是無軌輓之車也又以夸之崇巫事鬼瀆禮任情不中不節期望於來者之移風易俗是直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以夸之昭質未虧因其機而利導之則爲功易而爲效亦速何今數百年閒醜風潛煽醇源浸竭變更若此其甚豈降衷之不恆乎夫固有以教之也誠使爲司牧者倣古歛射讀灋而教之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經以戢其椎魯囂悍睚眦之習俾各安於刀耕火耨無飢渴死傷之嗟因示之以典章禮樂宮室軒裳之樂漸改其椎髻卉服鵠音獸息之傲夸雖蚩蚩吾知其從之也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赴也乃有司者罔知福利競爲貪黷且以夸之蚩蚩也而

誅求之過甚夸之人以為是不足父母我也規避之心浸假而為侮慢侮慢之心浸假而為狡詐竝其本然樸塞之陋而亦失之是士大夫無廉恥而望天下有風俗不可得已今者顧瞻庶類道範斯在念先生尚不敢任化理之責余小子痛俗之不競教化闕如用是奮用是懇矣

十八先生墓

當明之季永明王由榔自廣西走貴州孫可望處之安籠所新改興義府無人臣禮從臣昇內侍等咸憤甚飲泔計昇李定國共圖可望謀泄可望遣將鄭國拷訊十八人同聲不屈死時人哀之收遺骸葬焉表之曰十八先生墓今興義府城南纍纍者是也碑載從臣則吳貞毓張鐫周允吉楊忠徐極蔣乾昌李元開李

續黔書卷二

士

頌朱議屢鄭允元趙賡禹蔡續易士佳胡士瑞朱東旦任斗墟也內侍則張福祿全為國也案明史有給事中林青陽御史林定勝斡殉節諸臣錄張鐫寧國人刑科給事中鄭允元歙縣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林楊作鍾湖廣人西作江大理寺丞趙賡禹袁州人太僕寺少卿蔣乾昌晉江人翰林院檢討李元開善化人徐極忠一作吏科給事中周允吉錢塘人江西道御史朱議屢南昌人廣西道御史胡士瑞端作進賢人福建道御史朱東旦四川人兵部郎中一作雜蔡續縮作九江人工部郎中員一作州易士佳廬陵人主事閣中一作書任斗墟鄞縣人員外郎閣中一作書林青陽新寧人兵科給事中主事其十五人無吳貞毓張福祿全為國

論曰國運值陽九之會為臣者實首糜軀無有攜貳詎不稱義烈哉又或潛孤偕亡撥亂圖存吹灰於已寒張律於既絕使洛陽銅駝不淪荆棘步廣飛鳥弗踐泥沙亦可謂壯懷苦志矣吾觀周王奔莒之難獲衛于召公而姬錄復昌溱宣巫蠱之既蒙

養於丙吉而卯金再振獨憺當日諸臣之未設晦也然天既厭德人斯云亡諸臣者胼胝戈甲寤寐久霜犯疾風而表勁契寒松而太節雖杜鵑嘯盡難延魚鳧之封精衛銜殘無補窮桑之壑而邛山同穴先軫莫返其元燐火紛蜚萋宏徒凝其血魂偕碧葬冤籲蒼旻數百季之閒豺虎已化攢墳刺天傷心人望古遙集能不爲之銷神壤未追魄天溥乎

盤瓠

狝狎狝狎獠等種皆祀盤瓠相傳卽盤瓠後余謂此本依坵之誕說而人信之篤則亦未攷其原也伯益山海經云卞明史記正義引作并明漢書注引作弄明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卞明黃帝之曾孫也

而應劭范蔚宗遂謂高辛氏之犬名曰盤瓠妻帝之女生六男

續黔書卷二

三

六女搜神記謂賜美女五人生三男六女非妻帝之女也自相夫婦是爲南蠻抑妄矣夫

公子蠟蟲詎誦阿房大夫蚺毒何畏蝮氏白犬之稱殆猶豹奴虎狔矜其雄俊狗兒犬子志其愛憐云爾豈真是緇非素護跖

憎堯哉世固有指名相反稱謂不倫搏虎馮婦不是明雌亭侯王嗣越妻非同先雄孝女儻謂号是縣蹠必歛叩氣則景升兒

子早隨巨公臺中鄧何曾赴上蔡矣夷考肇錫證諸羣經狼貪傲狠被以饜饜檣杙之稱則狗苟蹲踞比之韓盧宋誰之族未

爲不可誰或非之今者馬養鵝之閒逞逞唐貺其像叩槽而祭是猶掀伍子胥之髯而續西門豹之尾也亦大可莞已案魏略荅都氏

其種非一皆稱盤瓠之後搜神記今吐蕃乃盤瓠後又案黔中五谿長沙閒爲盤瓠後其在峽中巴梁閒者爲廩君後

紫姑

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逐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側以迎之祝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子胥聲也曹夫人姑也又宗懔荆楚歲時記云望日之夕迎紫姑以下將來蠶桑也占眾事今黔之各郡不聞有此俗獨玉屏於元宵小兒女用帕巾蒙簪箕簪以花朵兩手托之問眾事蓋猶是楚之遺風也

案白澤圖云澗之精名卑狀如美女而五行書又云廡神名後帝搜

神記云陶侃見之

荖威張 澍屬穀

黔中

黔中之置郡也當秦昭王之二十七年為周赧王之三十五年取楚之巫黔中地而置也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漢高帝四年改

黔中地為荖陵郡移理荖陵即今辰州敘浦縣是始元二年分天下為十三都

荖陵郡屬荖陵郡都後漢時荖陵郡屬蜀昭烈沒後屬吳晉平吳

州郡雖屢有更易而荖陵常屬荖陵郡劉宋時荖陵領於郢州刺

史隨開皇初廢荖陵為朗州大業初復置唐荖德四年置黔中

唐黔州本漢涪陵縣理晉永嘉後地沒蠻夷經二百五十六年至周保定四年涪陵蠻帥田恩鶴以地內封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為黔州太宗三年又改為黔安郡因周隨州郡之名遂并秦漢黔中地犬牙難辯矣見元和志貞觀元年復

續黔書卷三

以黔州之都上縣開南巨置巨州九年以隨祥柯郡之祥柯縣

置播州十一年罷黔州都督府置莊州都督府先天元年廢播

州都督府復置於黔州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為十五道設黔

中道置黔中採訪使治黔州大厯五年改巫州曰敘州改業州

曰獎州元和二年廢珍州入溱州思巨費播溱錦敘獎八州皆

隸黔中採訪使宋初因之止存彭水黔江二縣省洪杜洋水信

寧都濡入於彭水是則秦之黔中即漢之荖陵兼今湖南常德

辰州沅州寶靖諸府並包今貴州思州石阡銅仁黎平思南諸

府也唐之黔中亦兼今黎平鎮遠遵義思南銅仁之地也若宋

之黔中並及四川重慶彭水諸縣也胡渭生以黔中寧夷涪川

播川夜郎義泉溱谿七都皆梁南徼外蠻夷非古黔中地而以

杜佑謔為誤不考之過也

增黔中曲十三首

南來步戰楚莊豪水下牂柯起怒濤一自滇池有王屋夜郎印
綬委蓬蒿

漏昇夔山
衣皮散髮是烏蠻鬼主家家禱祀還四譯難通七部落阿羊卜

似礙髻梳苗婦高髻常橫比余
嬋娟者子好樓居鬢髮如雲鬢翠裾十二珠璫垂耳後竹筒何

耶叩竹籬苗俗處女私奔不禁
純布裘衫跪地巫盈盈中女賤梅遲門弄彪吠如寒豹莫是蕭

合賽聲喧說砍牛阿爹抱得負薪憂文康集有良方在鑄石曾
續黔書卷三
二

留筆竹郵有疾不服藥惟殺牛禱鬼
老雅關上老雅嘯澀勒林端日已西問道行人晨飭未弄坡犂

确路高低關在安南縣南里許入滇舊路兩崖之間最為阨要
梳子坪邊足春光雜花生樹鬪鸞簧短袞窄褻龍家女踏月吹

蘆空斷腸龍家有四一曰狗耳
斗大山城景物熙雨風風雨竹王祠迎神一曲鳴銅鼓嘗酒滿

斟倒接羅清平楊老
雞翁山上碧雲圍釋燕河邊白鷺飛莫道羅施風土惡羊毛稻

尾鱖魚肥
椎埋不復趁斜曛白晝摸金各飽分寄語疆弓休貫矢弄途拾

得聖婆衰神苗多伐人家墓土人嘗拾得聖婆衰揭以為幟弁苗戰輒敗去

山雲如墨水如湯竹竿橫空鳥路長閒向焦谿看浣布蠻娥兩

足白于霜陽洞羅漢苗不纏足

誰家花樹最葳蕤燈火元宵處處嬉幾隊笙歌小男女靚粧不

是開娥兒小種花苗春月太木竿于野名花樹男女環跳吹笙晚各就私焉

淫霖圍圍少晴天吠雪蒼黃事偶然見說紅花浮瘴氣滿甚非

酒疾能蠲虞策避瘴詩曰莫飲非時酒今黔人以早飲火酒為能消瘴云

夜郎

南尼君長以十數獨夜郎為大楚頃襄王遣將莊豪伐之軍至且蘭杯船於岸步戰滅之豪遂留王滇旋夜郎仍自去為侯漢老建元六年遣唐蒙通夜郎元鼎六年平且蘭遂平南尼侯迎降錫以王裔後仍殺之置牂柯郡後置益州以牂柯屬焉荀悅

續黔書卷三

云夜郎犍為屬國也其地在湖南東接交阯漢為縣屬牂柯正義云今瀘州南大江南崖協州曲州本夜郎國晉永嘉二年分牂柯大夜郎郡領夜郎四縣宋齊隨因之唐老德四年析尼州之寧尼縣置夜郎縣貞觀八年析巫州之龍標縣置夜郎十六年開山洞置珍州亦置夜郎天授二年又析夜郎置渭谿縣長安四年以龍標所析之夜郎渭谿二縣置舞州是今石阡思南為尼州之夜郎也今黎平鎮遠為龍標之夜郎也今桐梓正安為珍州之夜郎也若秦漢時之夜郎則西距邛笮東接交阯地凡數千里今人徒知遵義之為夜郎亦不知夜郎之大矣

坳阜茨坪詩

將軍旗鼓此屯營夔洞風煙蕩掃清我抱蒼茫懷古恨揮鞭一

夜郎城

康熙十九年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統征南將軍穆占綏遠將軍蔡毓榮建義將軍杜興珠等自湖

廣克辰龍關屯營此地取貴州云

龍標

秦為黔中郡地漢為沅陵郡地至梁於溱巫縣置龍標縣
 隨屬沅陵郡唐老德七年置龍標縣貞觀八年置巫州析龍標
 置夜郎朗谿思微三縣天授二年改巫州曰沅州析夜郎置渭
 谿縣長安四年分沅州之夜郎渭谿置舞州舞州即今鎮遠是
 沅州即巫州巫州即龍標縣在沅州之上鎮遠之下境壤相錯
 即龍標縣地也又案開元十三年復改沅州為巫州大曆五年
 改巫州為敘州敘州即今黎平亦即龍標縣地也玉屏舊屬沅
 州其為龍標縣地無疑案王昌齡貶所為今黎平之龍標非沅州之龍標也

廢牂柯郡

漢元鼎六年平且蘭遂平南且置牂柯郡後置益州以牂柯屬焉
 始元二年分天下為十三都老陵屬荊州都牂柯屬益州都
 後漢州郡因之晉永嘉二年分牂柯太平且夜郎二郡劉宋時
 牂柯平夷夜郎屬寧州隨開皇初置牂柯郡廢老陵為朗州大
 業初復置唐老德三年以牂柯首領謝龍羽地置牂州貞觀元
 年以隨之牂柯縣置朗州於析置恭水高山貢山耶施柯盈釋
 燕六縣九年以隨牂柯郡之牂柯縣置播州今平越所轄數處
 即故郡地也案牂柯字形各書不同前漢作牂牁後漢作牂牁
 常璩寧陽國志亦作牂牁隨志作牂柯部忠恕作戕戕韻書作
 棧柯或作椿柯亦作戕戕然漢書西南且傳及宋晉志俱作牂

柯亦當以牂柯爲是

管子中匡篇有南至吳越巴牂柯之文是牂柯春秋時已有或係後人增會

牂柯江

十三州志云牂牁者江中山也水經注云牂柯江中兩山名異物志牂柯繫船枝也其山在海中小而高可以繫船俗人謂之越王牂柯遠望甚小石高不佞山望之佞爲一株樹在水中也班史以牂柯爲楚莊蒙伐夜郎椽船處漢初卽於是地置牂柯郡特以地屆荒服桑欽酈道元輩未嘗一問津宜其於江流原委略而不詳後之人或以烏蒙七里關水當之或以烏撒之盤江當之或以定番之濛潭當之而總未覈也夫七星關之水固東出烏江不注可渡河矣可渡源發金沙江來自吐番由雲南之麗江塔城關入中國經鶴慶姚安東川老定諸府至四川之

續黔書卷三

五

敘州昇岷江合入於東海非若盤江之從粵入南海也且盤江兩山夾峙波濤湍盪蛟龍魚鼈之所不窟而謂可操舟耶若定番之濛潭雖注泗城州而入粵而不能入番禺且涓滴流也亦昇史記所記廣數里者不符吾聞唐蒙之風論南越也蓋嘗蹤跡之以爲夜郎臨牂柯江矣老帝遂拜爲中郎將從巴蜀笮關入因見夜郎侯多同聽蒙約束還報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從犍道指牂柯江今播州夜郎地也犍道又昇播近則牂柯江卽烏江無疑余弭節遵義至城北九十里有蒙渡橋爲黔蜀要路父老傳其卽蒙發卒治道處云

堂璩南中志云談指縣有

江卽今之丹江源發城南高坡又抱朴子謂牂柯有沈羽之流不知當今何水也

季漢諸葛亮南征蠻長濟濟火佐禽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此
羅甸大國之始也唐元和六年羅羅鬼主上表請盡歸牂柯故
地開成元年鬼王阿佩內附會昌中封其別帥爲羅甸國王世
襲爵宋開寶中普貢納土襲封如故元至元十五年羅施鬼國
主阿榨內附詔授安撫司十七年復叛左丞李德輝諭降其酋
長阿察奏鬼國爲順元路以阿察爲安撫司至阿晝以軍功授
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爲順元等處宣慰使加羅甸侯世居
水西有裔土靄翠卽其子也後爲安氏明洪老四年靄翠歸附
授貴州宣慰使翠死都指揮馬某欲盡滅諸羅爲郡縣翠妻奢
香奔訴太祖願效命遂率諸羅開偏橋東水道以通烏蒙烏撒
及容山草堂諸境且大龍場九驛以通巴蜀而西南益關卽濟

續黔書卷三

六

火之裔也入

國斡安坤構亂討平之以水西爲黔西府

今改州

比喇爲平遠府

今改州

大方爲大定府烏撒爲威寧府

今改州蓋自

濟火至安坤歷千四百餘年而亡云

附明楊慎羅甸曲四首

山圍羅甸國水繞滴澄橋橋下東流水可惜無蘭橈
蠻樹不凋葉蠻雲不放晴長亭望不見何處是查城
寒鐙悶孤館陰雲鎖重城長夜恆思曉久雨恆思晴
林閒山胡鳥聲聲嘯我舟何似故園裏花亭聞杜鵑

八番

八番者大龍番小龍番臥龍番洪番程番石番

蠻谿合誌石盧番作金石番

番章番也五代時楚王馬殷遣八姓帥率管柳州兵討兩江

谿洞至此畱軍戍之遂各分據其地号八番宋初以來有龍番
方番張番石番羅番号五姓番世奉職貢受齋命龍氏於諸番
最大其貢奉尤頻數元符二年又有牟韋番入貢詔以進奉人
韋公憲公利等爲郎將諸番部族數十獨五姓最著程氏韋氏
皆比坵五姓又号西南七番元至元十六年設順元路宣慰司
隸潭州行省遣兩淮招討使經歷劉繼昌招降八番俱授爲安
撫司自宋迄元龍番分爲三而張番之裔無聞明設程番府後
移府於布政司治城萬厯十四年改州領長官司十七 國斲
康熙五十年革廬山司五十七年革大琴司雍正七年革洪番
司今設者程番司韋番司盧番司臥龍番司大龍番司小龍番
司金石番司上馬橋司小程番司麻嚮司方番司木瓜正司木
瓜副司凡十四也

續黔書卷三

七

銅仁

郡之西南隅有銅巖鬱然高峻昇雲氣相連接下有銅仁江白
沙如米青石似魚洵嘉境也省志言昔有漁人沒江底得三銅
人挽而出之郡以此得名又載播州銅佛寺有七銅佛一夜皆
失思南漁者得其四建金仙寺奉之銅仁得其三想卽以江中
之所得者爲播州之所失也然銅之得在元時播之失則明嘉
靖十四年歲月不符且江之得者三播之失者亦三仁者二人
也何錫名又不實乎蓋郡舊爲錦州元始置銅人大小江等處
其曰銅仁者則明洪荃初改之之誤也或乃以播州之失者牽
合之何其謬矣

芍扁洞

今永豐州之羅斛東六十里有洞在山巔寬厥幽僻人跡罕到相傳葛洪鍊丹於此余案葛洪本傳洪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苟扁令至韶州為鄧嶽所留不得逞乃止羅浮山修鍊是稚川未嘗至交州也何為有藥竈之遺夫臨賀之石雷公磨刀涇州之堆夸父振履軒轅鑄鼎于鼎湖委波皆是重琴播琴于厯畔頽阜都名大抵皆妄者所傳也一統志句州府北流石峰千百從平川中特起其巖穴皆句曲穿漏故名道書第二十二洞天也案句漏山以在梧州者為是貴州羅斛雖與粵西接而不與北流相直志又云洞有三石室葛洪嘗修鍊於此又有丹竈八仙石則亦傳聞附會之言未質之本傳也

豚水

海內東經云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案鬱水

即豚水也漢地理志云牂柯郡夜郎豚水東至廣鬱又云罽封溫水東至廣鬱入鬱又云鬱林郡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水經云溫水出牂柯夜郎縣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又東至領方縣東昇斤員水合東北入於鬱注云鬱水即夜郎豚水也又案豚水亦即牂柯江水水出南徼之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是鬱水即豚水豚水即牂柯江水審矣牂柯水即鬱林江即駱越水亦名溫水也豚字班氏西南夸傳作遯蓋字通也遯又作遂故歸匪易遯卦之遯作遂山海經豚作逐郭注逐古豚字案逐當作遂易之彖為豨神豨即大豕也可知逐之宜為遂矣

續黔書卷之四

成威張 澍昌穀

萬卷書巖

水經注云積石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縣巖多石室室中有積卷而世士罕有津逮者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時有神人送還或陵記云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見而不可取伏滔北征記云皇天場古陶穴藏書二千餘卷異苑云百丈山中有石房內有石案置書二卷荊州記去小西山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奏人於此學問之故梁湘東王云訪西陽之逸典也余載念并言每思御飭輪而上尋瑯嬛福地指守門之犬讀玉京紫微金真七映一作瑛丹書紫字諸祕籍而遇奇緣怪未之或觀又念之壯政之方聞慚安世之善記卽有玉版奇文瑤壇怪牒亦嘗視芒矚矣夫羽陵蠹簡牧德靈符羣玉爲庸成之策府宛委有高密之元經是名山者固儲書之右室貯典之蓬觀也玉屏邑東一里高峯峭壁疊石千層儼若牙籤萬軸橫互江左則萬卷書巖也余旣不得讀中祕書而來此何敢薄民社爲粗官但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每當敲撲犯慮牒訴裝懷之時登臨舒嘯坐擁萬卷不啻南面百城而塵容俗狀俱爲之一洗是亦舉官之至樂也

增詩

祖龍劫火不到處長恩潛在深山語怪牒靈文媿皇墳不計渾沌何年貯天呂層石作金題幹雷不掣勞黠鼠獾獠詎識靈寶



方徒墜壘荒誰企佇王戎之夏我清暑一笑此中字堪煮擬將
闊斧倩巨靈鑿破幽崖之岨嵒龍威僊走赤雀飛露出尊盧古
時楮水煎青鐵磨隄巢寫遍雲牒字如柔語奇文與驚鬼神俗
人可博束脩矜孰意撐犁妒我心鋸斤未試風雲阻讀觴洞兮
竟鑰封濤聲日夜護江渚

游紫氣山記

晉栢栢州之記遊也曰奧曰曠竊謂此兩言者不獨缺山之景
兼得山之理焉黔固山國也而玉屏之西境隴黎平昇粵爲鄰
連峯複嶺彌望不絕然或則魁父無丈之材或則單椒無曲之
巒求所謂奧如曠如者不可多得今夏伏日埃鬱衙齋潮濕赫
曦逼人王尉露謂城西隅紫氣山雅宜游暑遂觸熱往來半里

續黔書卷四

二

見陂陀回互岡巒起伏雜花叢於層石古柏蔭於疊屋涼颼徐
來煩袪頓滌實仙靈之館也爾其清谿環鳴瑟雜叶韻荇藻漾
潔游甲浮空樹入牀并橫籐礙路山來鏡裏鳴鳥依人予亦不
自知其何旨且不周翫情不給賞也嗟夫予圍銅柱君山玉臺
姑射尋仙空桐訪道誠棲霞之逸志或齒展之寓言孰若此山
境鄰城市不染隴氛楹不待送日自隱離田鋤芝而鳥耨泉挂
鶴而煙霏哉假令子厚來此必悔其巨嘉名錫彼機區也

埶紫氣山詩

淙淙流水隔橋聞靜坐蒼溟鬱翠裏陽雀夜唳千嶂月憊勞間
鑠一溪雲會傳白雪飛初地有寺名瑞雪禪林詎有青牛太夕曛幽境
獨憐臨驛路馳煙誰勒草堂文

均衡齋苦熱詩

皓肝風光但壽麻無能清暑效浮瓜金丸我欲彈鷓鴣鳥好植瓊
南孔雀花

游東山記

出玉屏東門循山麓而行石磴盤曲路才容軌牛叩馬搏覬此
郁夷方里許延緣於田畔時新雨初霽畦水漲汎秧苗抽鍼平
緣如屬穀犬亂吠殊足喜人再進則一徑雲深層松攢柏列若
夾道松柯隱景交蔭脩篁清籟鳴條山壑奮響雅可游目憑袪
悟衷散賞山之右爲寺正殿倚巖結構雖未宏麗而眞容巨壯
亦稱雄刹兩廂有樓可眺遠下則游人憩息之所旁穿小徑蒔
菘雜花有洋繡球一株如雲錦薄午鬱蒸予倦甚沈睡多時

續黔書卷四

三

起呼醜則黷陽已栖岫矣出山門振袂延風神志爲豁牛下遠
邨炊煙在樹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俯瞰大江回縈如帶視徃來
征帆不啻鳧雁也

重游東山記

今夏三月杪余曾策杖來游茲以巡稼之隙復問塗焉時金風
初扇而餘暑猶勻藥乃於林際趺坐散髮跣足松濤竹響清若
琴笙舉頭一笑宛暘都消俄王尉聞予游亦來相昇踞盤陀翫
霍靡聽鳴禽之上下俛視遠水空明皓同積雪印瞻白雲翹然
天外容裔如如而蓮峯北聳疊椒重壘刻露清秀恍覺舊游無
幾而風景頓殊猶然塵鞅儼山靈騰笑我也乃朗唸曰青林倦
鳥語懸蠻侶說白雲返故山日月幾何風景換鏡中疑我尙未

顏蓋于是時有退志矣遂循懸運至寺後見碩木森并圍繞沈池激渟鏡澈淨萍含綠微颺乍拂漪漣生文蓄金魚二三百尾曠景斜注則相聚响風搏爲戲又或衝藻徑去游閒遠放若遊世士然低徊者久之乃昇王尉聯騎歸回視嶙嶙如攢圖之托霄上矣

飛鳳山

晉向長欲男女婚嫁畢裹糧游五岳是其勝賞神鄉秀情超拔矣余矚晉亦心栖白雲邈想霞蹤今遠宦來黔始入界所遇巖巒殊無慰羈望者舊說天下山半在黔中青疑晉人譌詞也泉抵任既事稍暇凡境內山川亦每觸岫延賞傾淵懷煙而人士多嘖嘖飛鳳山之奇其言曰山之高森峯限日峭壁爭霞俛瞰

續黔書卷四

四

城郭猶匹帛之繞叢花險逾縣度累梯乃升下則堊雞河清流見底游鱗可數沙如霜雪石侶携蒲架木爲略徇通之蘭芷被徑送馥懷芬榜曰眾香國高僧某卓錫時之所顏也玉皇閣倚雲結構渺如仙居梵響凌虛遠山相禽轉側十餘或丹崖翠嶂點黛飛瓊石罅中瀑布激素灑清如委幅練數折入河聲猶雷轉循崖東而左仄徑難登峻亦須翼攀蘿尋葛乃躋絕巔其上眞花不落古樹恆春岫挂松欒交竹影流風叩阿宛若彈絲自下望之澹冶如笑蒼翠如滴明淨如粧慘淡如睡四時之景豁目頤懷又風胎雨鼓戲弄羽毛飛狷栖狸乘煙歌唵信可目韜軼笙簧跨躡管籥予耳之神思飛越覺風麻玉笥恍遇目前急欲選游目盪吾胸會差至不果輒形瘳寐後勘地而谿途次

楚雞坪去山里許見層巒疊嶂中一峯高聳旁有兩山夾拱如鳳舒翼憐此山之得名不誣也爾時船雲彭鼻陵雨瀆流路漣而滑又不得徃游巨探勝恍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卽然子有濟勝具俟秋高騰源餘歎稍退終當凌最高峯造幽峻看博芙蓉之石調鶴栢格之松聆風泉之虛韻翫巖桂之清香不使子平獨精物隱也聊記此言以爲券

游白雲山記

廣順州東四十里有白雲山層巒疊嶂如渴驥奔泉至此而止白雲臺峰頂陰晴皆見爲建文帝荒遊之所上有羅永葬葬并古杉三株長數丈其一經帝手摩至梢無附枝又有跪井舊無水龍神爲之涌波恆雨不溢恆陽不涸時有雙鯉出沒其閒取

水者必跪汲乃可得云余於癸亥之二月攝篆斯州暇日命駕徃游欲向寒煙蔓草問卓錫之遺蹤至則鹿苑積腐溢泉息脈林雅空噪巖磬無聲惟嶺上白雲尙依依似舊也道旁臥一石碣鐫帝詩三首係州牧韓之屏所刻其中牢落西南一詩作於滇南後二詩作於羅永者窠刻於此則韓君之疏也余旣剔藓讀之遂策馬歸歸塗少轉有蒼嶺橫互挾雲欲飛懸崖青石如婦人回首顧盼簪髻宛肖相傳有神姬每夜至帝所服役後被人覩歎化爲石又有沈潭澗潭淵澗涵碧無波相傳帝嘗經此忽一靈犀躍出踰伏道左若聽驅策者噫鳥翼庚辰虎乳鬪斑金狄洒淚泥馬騰波蛇衛顛瑱之墓燕填臨江之壙神獻管涔之劍龍春寄奴之藥推詳選迹則影徹經史考驗眞怪則叶符

圖籍雖詞趣涉誕而旨旨非誣矣既作此記復繫之呂詩
何年脂帝構會駐玉皇蹤鐵匣歸天數金川避賊鋒驚心黃屋
香滿目白雲封草木挺旌節袈裟換袞龍虬供石洞米鹿聆闈
翠鏡受詔犀分水服勞嫗化峰經途無白鳥一宿河至今無直
幹有青松江海圖瓢寄關山程濟從鵲唳篁竹裂鶴唳瘴烟濃
我至尋遺跡悲填萬古胸

增建文帝君臣論

余嘗讀史至金川門失守而王鉞言高皇帝有遺誠既得鐵函
鑱柙度牒剃刀竊嘆槩弧箕旅妖誡亡姬蒿棘女珊天心割溥
但存定數不可以人力爭亦由聖祖不建青宮輔弼俾作皇覺
裔餘也又念少康逃竄終秉元圭宣王潛閭仍杖黃鉞五年而

續野書卷四

六

天節反一旅而中興奏則忍辱圖存乘機觀變未始非識時之
俊杰撥亂之鴻才方其成皇死沙場昭帝居痲瘡儉咎鳴鏑戈
鋌鈍於邊關高煦磨牙蜂蠶伏於肘腋國執孤注人情狐疑必
不能長駕遠馭舉牢萬里之外而滇黔地險沐氏兵彊假令効
勃蘇頓庭威公汰血自能發勇氣於仲禮唱義聲於濟陽漢軍
出荆門卽襄鄧可搖戈船下溇南卽長江可據奮青邱之神劔
返紫宮於彝庚仁壽之鏡重明雲臺之仗復設握符闡珍當不
其難或者謂夏桀浮舟是爲失仗夷吾返國終辱先君故文叔
受符不惡成帝復生元聖西歸苦讓忠王繼統也豈知惠王居
櫟殺子積而返都襄王居鄭誅太叔以奠佐伯者克定其難春
秋不昌爲非況未虐謗人翻同流毓未警蛾賊竟爾蒙塵反謂

三靈改十九廟弛縣豈熏丹穴呂求故君忠乃不足閉沙邱而
餓主父事固有名契無如新菴難期荒野永遞嘒痕浸淫於枕
席黃屋寄寓於團飄不知晉鄭之依鳴爲共和之計黃圖赤縣
置之罔論母亦諒精衛不能塞海愚公不能移山遂甘心於瘴
雨蠻烟罔筮夫貞風熾火哭連鸞鴛寓公誰迎謠應豆田出帝
不返雖亡國大夫不足算言事而千秋直史何未書均房乎管
者予鄙降泚水而容吳杜宇禪開明而遠放要皆榮遺松棟罔
念萬國衣冠塵視玉軀何計三泉鳧雁乃誦楞嚴而白髮蕭蕭
敲梵磬而天門蕩蕩聖人寶失虛想早斲之雅法王輪空尙戀
荼毗之骨母亦備嘗險阻清力銷亡魂將斲於祖龍方思山鬼
銜璧運已去於佛狸又恐帝紀實鹽思歸葬西山故明廷自列

續黔書卷四

七

乎至若痛哭之五十餘人從亡之二十二士沐雨櫛風胼手胝
足四十餘年忘其勞動吟不動於龍蛇走自効夫牛馬雖無仁
傑之偉烈返金輪於廬陵亦有子家之孤忠奉馬鞍於塗井所
謂朱炎鏢石不靡蕭邱之木凝久慘粟不凋款冬之花義悲六
合仁感萬禩目視當日之鞞面授衣開門延敵昧衛難之洪義
拜殿下而主臣者豈可同年語哉

梵淨山

黔之郡凡十三而山接蠶叢江通雲夢扼百蠻之要害者呂銅

仁爲最銅仁之山凡數十而巖谷幽異峯巒峭別壯三江

也江
南羅

仁江之形執者呂梵淨山爲尤玉屏鼻銅密邇余恨局於墨綬

不得造一問碎支佛之遺蹤伏數數輒聞其奇默想其景髣髴

其境界不啻日擊之也聞絕巖有寺風厲不可瓦治曰鐵冠
廉爲之歛炭屏擊爲之鼓爐也寺側有崇臺三日拜佛日說法
日煉丹疑鴻衣羽裳練精餌食之夫所宅也有井曰定心水寒
沁肌骨清鑿毛髮疑飲之者可洗躁進之懷也山後有池曰九
龍池皎焉沖照淨無斥草疑有翠鳥銜其淪捧也登之者先由
金刀峽而上峽之高千仞中如斧劃隔五六尺許有飛橋相接
疑巨靈之所開鑿也左右皆大梵宇廣闊可容數十人陟者攀
緝上下若蹈空而行疑上落雁峰千尺之幢也至其椒千里風
煙可一覽而盡疑登岱宗日觀可小天下也歟周圍僅四丈突
兀陡絕疑猿徒喪其捷巧鼉族謝其輕工也又有香爐峰綿絮
巖藏經巖羅列競秀下有九十九谿紆折環繞匡廬或巨之勝
于秦遠歟後詫語殊靈瑛標怪秀巨爲異乎

游飛雲巖記

天官家言周雲如輪魯雲如馬衛雲如犬秦雲如行人齊一作
雲如絳衣宋雲如車趙雲如牛楚雲如日韓雲如布魏雲如鼠
越雲如龍蜀雲如車而不聞黔之雲爲何狀余來黔見毒箐灌
莽嵐溼之所蒸鬱爲鬱雲類符陽之怪氣無所謂花葩紉縵錦
繡縹緲縣焉曜藻慶裔細縕者乃至黃平游月潭寺顧瞻巖石
則爽歎失愕歎驚且憲憲然目不周覽也則見奇執爾詭不可

名狀或鼻屬而彭薄或輪囷而屈鬚或遶暴而菁鬱或逆豎而
倒懸或龍蟠而虎辰或鵬奮而鳳軒或蛟騰而鶴逸或獅厲而
象狂或纛引而旗導或纓綴而帶翩或乳壘而煙結或浪擁而
濤旋而且高者礙日下者回歲巨者勺谷空者隱潭皺者膚蹙
漏者竅含瘦者骨削薄者殼之墜者星落簇者毛毳大者如眯
欲者如嬉蹲者如怒斲者如虧竊嘆曰此巖之石何其譎也何
其佞雲之欲飛去也雖然造化之工之奇能巨黔之荒僻而闢
此靈巖復能使磊磊之石變態而不可究詰卒不能使雲之東
西絡繹南北油裔者如此巖石殆此巖已罄造化之巧彼蒼無
復餘情自付豐隆故此巖遂得獨擅飛雲之奇也夫

坳飛雲洞詩

續黔書卷四

九

幾年仗劍尋龍子孰意飛來石洞潛噓氣成雲作霖雨窻身僻

陋亦何嫌

相傳洞內有神龍大雨時聞出

粵不雁蕩醫巫閭侶此靈巖總不如齒冷客兒誇木屐那知天

外步雲車

游黔靈山記

古城李孝廉芬逸曠士也余引疾閒居日偕游雪厓洞因爲余
譚黔靈山之勝約共選游旋孝廉返鄉去不果時屆初秋炎都
襄埃旻寓滌氛遂乘輿步出陸廣門石逕紆曲形似書字寒谿
沙衍靜無漚溼遠樹空碧哀蟬激響恍助予之鄉思約行三里
眾山回抱中露出羊腸一綫盤旋直上若鳥扛霄天風振袂呆
履波濤仰眎蔚藍天蒼蒼如石壁洎造巔則阿平開朗四徹中

繩若未始有山者修篁萬个蒼翳成林曦暉側注金影瓊碎延
佇凝睇青甯輿動綠痕上衣裾苾芻出邀入淨室茶飲少憩日
正殿側右至一院斜峯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階叢花藥則
游人匡坐之所也壁多題時官詩獨鄂西林相國近體二章契
予心據石和之擲筆舍去抵寺後見攢木千章圍繞如幄長卿
緣坡而舒翠蘭子坵枝而凝紅蒲鑽振羽於草根媚虬引嘯於
林杪扶老之禽昇梵唄相畜石竇之水共松濤偕鳴余亦乍覺
其秋色之上眉也裴裴者久之日已入蒼林埜烟漠漠微辨來
時路望見明月宛宛如故人偕游者予弟淑也

坵追和鄂文端公詩

烏紗新脫卻擲杖問仙靈袖攬嶺雲白眼爭山骨青錫鐘林表

續黔書卷四

度馴鹿苑寺經寺僧養鹿子二默念銅文頌商飊入廣庭

一泓鳴玉筍萬綠聳金莖偕此山如買當爲智者營聽松濤蓋

偃顧影月波傾俛叩九霄開軒渠鵝籠生

坵元詩

弓衣馳小隊紆逕入黔靈隔岸竹林紫舉頭天骨青芻尼馴上

座梵貝理殘經問訊我肩老獍獠認祖庭主僧西川人主曹溪派

剎邗車三苑莊嚴草一莖眾人殊狗苟吾道亦蠅營活殺從渠

會泥沙迴自傾底緣返初服安養證無生

游牟珠洞記

牟珠洞在貴定縣西十餘里洞內有羅漢大土石像皆天生自
然妙麗莊嚴石筍一株棟削鮮澗青如瑤簪余壬戌至黔徃來

且蘭斃過其處乃呼道士雙炬深入則見石乳結撰嵌空瓊瓏
開闢摩訶天開別境雲譎波詭莫可名狀有若象者蹠足而躩
踞有若龍者攫爪而蝟螻有若虎者磨身而趨趨有若豹者談
舌而捫披跪者若羊眠者若牛逸者若馬藉草而伏者若馬猱
負厓而奔者若麋鹿又有十丈蓮花亭亭扶筵翠色欲滴如仙
掌之金莖也藕船類屋橫亙天瀟波濤齋森如博望之星查也
石梁聳峙如彩虹跨臥上有僊官鶴筆羽衣童子持幢并導也
又有樓觀宮闕結構竚窳如入建章之宮而千門萬戶也如造
閭風之巔而銅柱瑤棟也如游蓬萊方壺圓嶠三山而羽人出
沒其閒也有石鐘焉蒲牢生動蝨文齧缺叩之如木勝周景王
之無射也有石鼓焉擊之則軒乎鬯乎如奏鈞天廣樂其聲動
心無需蜀郡之桐魚也道士撥火指地上曰此梅花也眎之瓣
藥鮮好皎瑩如玉疑天女之所散釋迦之所拈也忽有聲自中
來泠泠然似琴戛戛然似笙琮琤然似鼓玉娟娟然似彈絲復
杳杳然似湘靈之鼓瑟羸女之歛簫也噴之砰然如雷霆轟山
劃然如巨霧劈岳濔然如康回觸不周其澎湃振盪如天風海
濤狀其凌厲呼号軒天蹠地如昆陽之戰猛獸助怒屋瓦皆飛
朕余方睥眦驚詫莫知其所曰朕道士則與余裾出洞指澗閒
曰向之聲不一聲者水哉水哉余曰朕乃記之

對牟珠洞詩

洞內盛條佛瑤瓊瓔珞垂鬢洞外森樹木頰伽婆羅翔紫竹
落花滿地證般若流水空山悟真如來游兮鐘鐘鼓鼓仙佛額

手紛告子繫我方外之人兮宜巖居何事人間金碧精吾廬

鮎魚洞

洞在玉屏大江右石壁百大中凹一洞碧水珠遊大如筍簾產鮎魚焉或曰洞中一石壘為鮎形故名也案說文鮎鮎也介足釋魚注鮎別名鯢江東呼為鮎管陳蔡之厄作崇呂昇季路博者即此物也夫鮎之為言黏滑也鮎魚俗之鮎兩目上陳方頭腹重隆若囊身微紫色無鱗一名人魚其脂肪之不消耗秦始皇嘗目其膏為燭又俗鮎鮎偃額大首長尾四足一名孩兒魚生谿澗能上樹含水而上葉覆身鳥來飲水輒取之王會篇穢人弄兒即鮎也介足鮎大者謂之鰕也知鮎鮎之狀鮎形如鱗毛傳說文曰鮎為鮎呂鯁為鮎殊闇於訓稽矣周益公記宜興洞

續野書卷四

十一

有四足鮎未乾道六年行都北關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旁各具五指則鮎妖也玉屏城西二十五里又有鮎魚洞產鮎肥美

諸葛洞

偏橋北五十里許有諸葛洞一名獲蓬洞武侯征南蠻經歷處也洞中有怪物狀如水象逞時曾出為祟地勢緊湊夾岸飛巖望侶染黛上下距縣五六丈巨石臨危若墜復倚濤涌波襄瘦蛟跳舞渾浩燮怒響振積坻濬流沈起迄於下口雖雜翹洪之險亡目喻也舟至此遂止冬月水勢稍緩多人捧曳可至偏橋其上雜樹交蔭罕見曦景大泉飛流千丈但布湍激之音奇為壯猛曉禽莫獸哀鳴相和亦饒墊花丹葩綴谷若紅雲秀天華

爰飾巖若銀燭眩目觀者思難周賞情乏圖狀矣壬戌四月余
自貴筑返屏禺中至施秉汎舟經此因泐礮水漲白波如山爾
日又值大雨鴻流尾輪環濤擊轉桀石橫互江中碇礮侶屋一
葉輕舟時時觸之靈音颯盪日驚星覆恍天吳爲之咄歎奇相
爲之颯躓也然延矚飛湍魄未之駭後爲友人言之輒咋舌去

響琴峽

平越酉陽驛之東十里攢峯刺漢古樹蟠蚪斷壁中分峭如斧
削而碧流飛注激電轟雷其聲泠泠狀清越呂長非箏谷之金
絲異篋浦之楊柳也吉林德觀察隆榜石曰響琴峽蓋得其佀
矣余系之曰詩

雲浪琮瓊響玉琴空山寂莫誰求音似來風雨羣靈會寫出成

續黔書卷四

三

連海上心

相見坡

吾鄉隴東之六盤山森壁軼雲棟巖造濶寥籠虛岫峯我積
路若絕而復通石將殞而更綴所謂窅窅而曲刻施其高者上
甲寅經此下車山麓挽衣荷筇而上後人見毒人屐底毒人見
後人之頂如畫累重人矣延緣拗折牝與至禺中乃躋絕巔俯
視人馬如蟻行者想者遠近逶迤陣演率然矣復盤折而下石
檢苔滑樹杪雲橫深壑小語高峯如鷹風息畏佳峻逾邾叩朕
篆交筆秀澗響泉飛瀾覽忘劬今至相見坡靡迤陂陀下屬深
渚巘岈嶷嶙上虧日月極天之阻實在於斯是曰行者望風謝
路而異嶺共雲別峯同雨恍如盤山之在我冉田山薑云陟首

坡則尾取見陟尾坡回瞻則首坡見六中坡而望則首尾俱見
起伏匿印石垂烟接方沈澗心突凌峯頂行者此目手招彼目
口呼送讓富於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形容可謂逼肖矣
余也有客兒之豪情江山助興無柳州之嘉藻林澗貽羞聊綴
長歌曰當游記

上坡面在山下坡山在面相見令人愁不如不相見
管誦吳江施武詩令我胸頭心滋疑今年奉檄羅施國陟坡正值芳春時
春雨霏霏泥滑滑輿夫郭許肩爲疲一步一顧上高嶺遙遙樹
杪人團影須臾不見循幽坑呼聲宛如在深井斜飛瀑布巖壑
簾亂綴雜花堊照颺批頰側翼桂之樹清峻舒嘯河之麋黃犢
哀鳴鷓鴣叫下輿四望風颺颺葛藤鉤衣足欲蹶拍手嬉笑來

續黔書卷四

古

蠻兒椎頭鑿耳語警警侶說岸面箐林高我曾攀絕上仙掌渺
此九牛之一毛衷攜白雲空眼界碧雞金馬噙王褒下視行人
相勞苦肩瘡蹶血多商賈青蒼圓裏夔州鹽黑苗斜插雞子簪
颯颯楓林吼旋虎山王祠葺煙一縷

坳七律一首

九折千盤相見坡獵家茅屋結山阿誰其云者飛黃鶴若有人
兮帶女蘿邨酒柔情玉練語蠻童拍手烏鹽歌商訛苗言放搖
笑愁犖角鳥路斜陽自古多

聖泉

寰宇源泉何啻億選而効靈廣堪者殆難更僕數目予稽職方
所載奇詭尤著者如滄州之澄綠泉泛金石不沈也允街之泉

水交旋如盤龍攬之亦成龍狀也廣陽之妒女泉婦人炫服靚
粧必與雨雹也霍山廟之泉鼓動則流聲絕則竭也江乘之湯
泉半冷半溫共出一壑也多喜山之雄雌泉春夏左盈右竭秋
冬右竭左盈也安豐之咄泉大叫則大涌小叫則小涌咄之則
涌益甚也是皆別具橐籥壯坤輿之觀不僅飲石亡寒蛟娛雲
邊楚客已也而要目黔之聖泉可驗潮汐爲尤足異夫漳浦蠟
灊侯官灊泉鐘山應灊連州灊泉固亦消息有時矣然彼則地
瀕海隅緣海爲灊汐而於泉無异又若媽亭石穴池陽湖泉
責三灊安甯海眼連州斟溪樂平鳳游荆門蒙泉郴州灊泉青
城灊泉龍場驛灊井去海莫絕侶异此泉爲伍第彼之灊候僅
再至三至亦未有百盈百涸不爽晝夜如此泉者王韶之始興

續黔書卷四

圭

記云貴州有漏洩一日百盈百涸應漏刻殆指此也余曾再履
其地見一泓白石鑿迸出噴若玉竇泄爲瑤池淨若醴醴堂成
琉璃試巨錢置石上卽灊涌而弄錢齊不涸不淺則信乎此泉
之得擅聖名也宜其橫竹引之調符取之巨調痼滌塵珍於玉
酒瓊漿可也奈人之飲狂掬貪或且漱盜而去此若浼者亦獨
何哉

坤塲慎聖泉詩

龍圖天生水義畫山出泉睽茲虜沸流筆自混沌年盈涸在頃
刻消息同坤乾塵刹變灊汐億劫無質遷帝臺益漿下神瀆壺
嶺巖冰雪姑射質風露綽約仙竇雲騰滴滴泓月涵涓涓銀須
穿皮鏡蟹眼瞭淪漣眠觴衍游聖劫舟喻思予迷蹤鬼方霧縹

眞羅甸烟詎逢陸羽品那遇桑欽傳名公紆勝引嘉招陶芳筵
折簡開蒼蔚飛觥延霽天玉珂鳴重巘金艾明華田碧激灑柔
翰翠微鑿洞絃臨淵稱混混倚谷望裕裕麗闈鼙鼓動回谿蒼
燭狀荒塗欣長會興言遂成篇

多雨

史記正義引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自小而大之也楊用脩云黔人謂雨爲清露自多而少之也余辛卯之嘉平月入黔境卽霖霖自玉屏至貴陽凡十程僅得一日晴故有漏天之號山海經曰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郭氏注龍水物呂類相感余竊謂牂柯分野上當天井是多雨潦非必如隕欵之所云也

埶愁霖賦

蘇利回驂焦明舞翅蜡爾雲巫孖流霧織苦雨連旬陽烏引避

續黔書卷五

人不堪息天何徑醉中庭桴渡炊竈烟霾脊耶上壁胜遇翔階百塵泥滑干井竈排門無繫馬戶絕吟鞋姑愁獨臥散漫傷懷若夫關山懸互久理征鞭雞聲店裏人影橋邊寒颯震蕩怪鳥盤騫衣沾骨冷髮沐涕縣沈陰斷地積水連天長塗躑躅故國茫然別有儒生御旅詞客郵亭短垣傾圮敗瓦飄零囊無長物案有餘螢檢書汰鶴讀曲淋鈴草元寂寂梧坐冥冥裏糧無友飽德自馨於時石決花蕭林於葉結澗浴青豨浪浮赤鼈鳩婦不來桐魚宜截后土難乾屏号尙泄假蓋誰憐墊巾可折三日佳晴諺云天無三日晴也云胡不悅爲之歎曰銅鼓山崩劣窆蓮水漩漫八番秧苗爛六額蠟膏黜牛肩拭泥血龜鼻解銅環宋聿從此去爲我洗愁顏借得穆王笛吹徹此荒蠻

歧舌

呂氏春秋功名篇云反舌殊俗之國高誘注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背末倒向喉其語與中國語相反因謂之反舌淮南子墜形訓云東南有反舌民高誘注語不可知而自相曉海內南經有歧舌國藝文類聚引作反舌國其人反舌予覽云軒渠之國其人四舌而三腫通考謂之二重國拾遺記云因霄之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脊金築苗狝之巢穴余代庖之日苗有訢牒者令伸舌視之宛如王子年所說蓋舌主心苗火旺於已已爲蛇故蛇歧舌南方歧舌之民其亦火旺之象也

醫方刻石

宋陳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

續黔書卷五

二

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余壬戌至黔遇道旁殘碣必剔蘚尋之無有也大抵年代塵邈非風雨剝蝕卽沈霾蔓草否則爲牧童敲火牛礪角目致毀湮耳

石刻

修文縣二里龍岡山鐫陽明玩易窩五字洞口鐫陽明小洞四字王文成貶竄時講學之地也都勻城北有石壁鐫仁智之情動靜之理棲此盤谷飲此泉水十六字張鶴樓遺戍是邦誅茅讀書題此目自慰也黔西州北六十里有方石厚闊各尺許長二尺默擡卽起語則多人不能動上鐫天合二字都指揮馬暉之遺跡也貴陽東山翠巖崔嵬琳宮縹緲鐫君山讀書處五字郡人楊大賓習業之所也安平之噴珠泉鼓掌喧嘩珠璣迸出

鑄喜容泉三字參政焦希程之所題也永從之曰芝洞鑄石芝
洞天四字副使徐九皋之所題也又皮林洞有皮林山一名道
化山參將鄧子龍題過化二字寨民相傳歲日石灰填之否
多病目也龍里縣南之雷雲洞奇石怪壁巡撫郭子章題之曰
雕雲也餘處有古洞白雲封洞口則雨去至邑合韓任南題之
曰慈雲也龍泉北三里岩上刻天河洗甲四字劉總平播凱旋
經此勒岩也麻哈江之橋葛鏡建屢爲水浸三建乃成糜金巨
萬總督張鶴鳴礮碑題葛鏡橋三字也安南縣文廟旁有石方
廣數丈總兵鄧子龍鑄欲飛二大字於上畫寬尺許也又縣南
雅關下有飲馬泉傳漢將軍關索至此人馬渴甚泉忽湧出成
池參政林喬勒碑池左曰甘泉聖跡也

國朝總督蔡毓榮桐梓
泐且曰飲人四字

續黔書卷五

三

之葫蘆洞清幽深遠石狀龍蟠邑合萬侯建額曰天叶賞大學
士王應熊有北顧岩三字俱鑄於洞口也永甯之觀音洞有白
石如龜鑄神龜玉液四字也天柱之千佛鐘鼓洞微霧濛濛清
流濺濺邑合朱梓題石曰天下第一奇洞也婺川之蟠龍洞壁
鑄蟠龍化雨四字也銅仁之東山突兀奇峭俯瞰大江絕壁鑄
雲彩江聲四大字也都勻之夢過山有碑鑄仙人張三丰觀瀾
處八字也平越城西五里崑上有張三丰觀瀾郭子章於高處
鑄神雷宇宙四字也遵義城北三十里石壁上鑄十二字云山
齒齒水瀾瀾白飛霞曾到此也凡此石未駁落字畫可辨皆明
人之遺跡也至遵義之白縣堡鑄石曰如能順從則世享福壽
宋忠烈公楊燦曰十訓刻石示子善也龍泉縣東五十里有山

高數十丈上刻仙羊巖三字相傳唐人之書也又夜郎崑刻夜郎古句四字相傳李白經此所題也若鎮遠之香爐巖畔刻泝流光三字相傳為漢忠武侯所題疑未能信也又永甯之酉節洞石乳凝結上有字如蝌蚪不能識也永從之碑摸崑高數十丈上有仙書紅字又仙崑數處皆有大家嘉靖時酉陽可來侵地募人鑿去也畢節城北一百二十里有碑相傳武侯所去文漫漶不可讀也此皆余足跡所至耳目所觀記考之於地里參之目聞說信而有徵者也其他奇崑峭壁幽崖遠洞或有祕響異蹤余恨無飄車未之到也朕書不能擬岳碑文不能比嶧山猶筆之赫蹠不忍棄者志余黔中之所得僅此也

俗字

續黔書卷五

黔南各郡民苗訟牒中多俗字亦有字書所載而音迥不類者詢之亦有解如歪讀為下言指勒不昇也歪讀為擺言行止動搖也董讀為戀言婦女善淫也又更讀為紐言目蟲置火上牀紐動也集韻更連具切音權蟲人火貌鳩讀為刁言人形短矮也廣韻有寫字音爵昇雀同說文寫依集韻卦音塊塊也淮人小焉也卦讀為絡言剛峭之斜劍者也南子說林訓土勝水非一卦塞江又曹孖讀為鴉言水之分流者也孖廣韻集韻類木切音支義亦同孖讀為鴉言水之分流者也篇也音港玉篇云雙生子也黔之古城南有孖江車溶兩水將合處形如八字有寨焉亦名曰八孖

川字

黔之人呼牛馬之竅為春余莫知其解或又曰穿思之知當為川始信土俗方言果符訓詁之指歸也案山海北山經倫山有獸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罷九郭注云川竅也而姚旅靈

書引山海經川作穿蓋穿可訓川故釋名曰川穿也顏師古漢書李尋傳注云川者水貫穿而流通也裴氏廣州記云南海龍川縣本博羅縣之東海有龍穿地而出卽穴流東泉因曰爲是川是川之訓穿傳記多有之又伯樂相馬經有馬白州亦當是川字畢中丞沅山海經校本疑川當爲州蓋据介疋之白州驢不知郭氏彼注亦曰爲竅則州爲後人譌寫無疑也張揖廣雅亦云川腎也可証

釐字

黔之人儕輩相呼其偶不往赴則咲曰釐質問之則釐者不來也秦古釐字本有來音劉向引詩來牟作釐楚郭顯卿字指釐字从彳徐仙民讀昇來同鄭康成儀禮注曰狸之言不來也徐

續黔書卷五

五

廣云狸一名不來天子設狸侯所以射諸侯之不來者取此意也是黔人之言不來爲釐猶狸名不來爲反切之音如并夾爲釐終葵爲椎邾婁爲鄒勃鞞爲拔舉矩爲苜勃蘇爲胥書夢爲稟舌職爲殖顛孫爲申葵藜爲茨茅蒐爲棘扶胥爲輔於菟爲虎不聿爲筆軒轅爲韓俠累爲傀瓠盧爲壺鞠躬爲芎丁甯爲鉦僻倪爲陣和同爲降句瀆爲穀明旌爲銘大祭爲禘殽蕪爲須干居爲邾密籠爲聰鳩喙爲鳩瘕螽爲疾蔽膝爲鞞側理爲紙扶淇爲濼狻猊爲獅不可爲叵奈何爲邶何莫爲盍者身爲諸之焉爲旃徒格爲斥如是爲爾之類皆呂雙聲合爲一字其學起於涿郡高誘其注呂氏春秋淮南子徃徃詳其音讀而章宏嗣注國語亦有音切今人相承曰爲始樂安孫叔然者誤也

生六男

癸亥二月余在會城一日晨集公廨同僚有言黔西某里王氏一胎震六男者子母皆無恙或曰為駭余曰此固黔之已事也晉陸終氏娶鬼方女嬪音崩人表作女嬪故集韻音崩大戴作女隕一作女嬪誤久孕不育啟左脇三人出焉啟右脇三人出焉譙周輩咸曰為誕昌今況古知記注者不妄也而又何怪焉曾聞舟斯遵義天旺落六寨土女酥即孿產牝牡而獸尾眾昌為女昇膏交故有此三度關守者白之總督馮岳將訊之岳曰蠻族本穴居巢臥人獸相雜即此盤瓠馬人之故習也遂令壞所產而置女不問

化虎

括地志越狴之人老者化為虎博物志江陵之貍一作人能化

續黔書卷五

六

虎好著葛衣天中記云南蠻人呼虎為羅羅人老則化虎有羅藏山今黔之夷俗亦善變虎王漁洋記定番土司事非妄也土人言此事多有其子孫入山頗識之虎亦數逞其家巡視余竊怪焉夫齊美化醜蟾而吟帝嬪化菖草而媚宓女填海為精衛嫦娥奔月為蟾蜍是皆幽思煩寃鬱遏真發化為異物償憤鳴情若伯熙之為黃能如意之為蒼狗黃母之為大鼃杜宇之為鸞周仲明之為王簡殆又所謂靈魂散圍淪化倣誕者矣乃孟食裳襲而忽斑其皮鏤其身號其聲是漆齒鑲耳之倫背牛哀昇李耳也鬢首渠股之類咸左飛昇封雍一作邵也不必見蛇始昌為杜預不必見蟹始昌為彭越人之化也小大無不為善惡無常體書佐鈴下且見之爻象矣儻淮南子所謂志昇心變神

與形化者矣蓋猶是廩君務相之餘風也或曰蠻人有術能使
人化爲虎受此法者以三尺布巾數升米糲一赤雄雞一斗酒
又問有能爲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作羊豕驢羸之屬醫
人至死吮其血咽之土官重其法禁不能止或捕得輒生瘞之
名曰鬼方良曰是夫

呪尸爲魚

西南國風土記云邪術有上思鬼者婦人習之夜化爲猫犬遇
病者搯其肉唾水中化爲魚鰕取而食之今黔南諸苗能此術
呪尸爲魚而食之亦此術也又有苗手持蛇啗之采樵歸捕蛇
滿籠中蛇亦不能去儻卽西京賦所謂水人弄蛇者鼻聞雲南
遠西南身人婦人怪者或化異物富家化牛馬貧家化猪狗至
夜伺夫寐以短木置夫懷中夫不能覺卽化去攝魂魄至死食
其肉有守者逐得則夫家亟出金往贖否則殺之又猛密人工
幻術能易人心腎手足致死卽牛馬亦然

石棺

玉屏縣志云玉屏城西北隆萬間欽天監奏其地當產草寇遣
使七晝夜猝至掘之石棺蓋半啟其人一手握髮一足踏棺執
將躍出急以銅釘釘之乃斃聞初葬時係木棺也此昇汪喬年
發闖賊祖墓內有金蛇鐵鐙事相類余考唐中和三年六月三
日太白山人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崔龜
封曰本州直北牛山旁有黃巢谷金桶水今大寇之帥黃巢盜
據上京近已六年又僞國大齊号金統慮王氣必在此山伏請

奏聞蜀京發卒破掘則渠賊將敗堯封遂昇州官點諸縣丁男
萬掘之月餘山後崖崩數丈有一石桶桶深三尺中有一
獸勿置鹿盧劍長三尺黃腰兒之吻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
聞至秋黃巢果衰中原尅平此又昇宋永嘉末吳猛殺建昌巨
蛇而蜀賊杜弼卽滅事相同也嗟平古今來巨憝大猾皆山川
之盤氣鍾之安得迅霆宣威石靈鼓斧摧深山之虎豹殛大澤
之龍蛇呂免斯民於塗炭哉

人疴

龍里縣東門內短垣數堵篳門丹斜太一人年約四十餘衣甚
須捷面頰而言有盛左目修翹右目內有肉釘挺出長幾三寸
粗如小兒臂充滿眼眶有橫瘋略似麋目形而肉色殷紅余於
壬戌十月初四日過見之爾時細雨溟沐其人負膺猶張目而
睨眎也噫異哉儻卽所謂人尙者昇

風鬼

十洲記風生獸信豹青色狀如狸在南海大林中張網得之燒
之不死斫之不入鐵錐鍛其頭數千乃死張其口向風須臾仍
活呂石上菖蒲塞其鼻卽死又謂風生獸喜食蜘蛛吹薰陸呂
腦和菊花服至十斤可長生常持一杖指飛走則不能去人得
之指物所欲如意診諸省說卽廣州記之平猴嶺南志之風母
抱朴子之狷狃虞衡志之風狸也又禽經風翔則風注云風鷲
類越人謂之風伯淮南子弄繳大風於青邱之野許慎注大風
鷲鷲也異物志云蟹之腹有風蟲狀如木鼈子而小色白食之

發風毒是風獸風鳥風蟲皆有之矣未聞有風鬼者陸次雲洞
谿織志云風鬼出黔中無形無影自旋風攝人爲害余至黔輒
曰此間人咸云無有不知是次雲謬言抑皆有而今無也

鐘

平越城南有高真觀觀有洞幽邃莫測內有物若牛時出見
之相傳明正德閒忽一夜洞外雷吼僧驚恐起錫鐘失鐘所在
有頃聞鐘一路負聲而來韻震林木詰轉眠之凡樂銑上下甬
紐左右悉粘水草乃寤矚咎之夜鐘昇牛鬪也後覺之乃止大
凡物歷年久遠能爲神怪水西之金雞唬月查城之石虎噬人
石龍騰甲而鼓吹聳亦在普安桑木被斧而雷震至在綏陽城西橋水中悉有
證驗非同俶誕矣

續黔書卷五

九

馬化石

貴也城南四十里有白馬山土有古池深不可測人迹罕至至
則風雨嘩冥相傳有白馬見於山下一黃冠呪之馬上山化爲
石云案水經注靖蛉縣有石豬子母數千頭傳言夷督牧豬於
此一駟豬化爲石後人遂不敢牧然未聞有異人之迹也茲黃
冠者毋亦饒初平叱石爲羊之術昇大抵神仙好遊戲嚼飯成
蜂也飛履化鳥也擲杖爲龍也水噴紙驢肩牽茅狗也向井呼
錢爲盤唾癩也彈橘裏之棋渡江中之扇也是乃麻姑所謂狡
獪變化也

雷擊六人

放京房身傳云雷電殺人何雷天拒難折衝之臣也君承用節

度則雷以節暴人威福則雷雷殺人是則謝仙行火巨楔走精
蒼旻之賞罰所以補刑戮之所不及也癸亥六月余謝病開居
貴筑有自玉屏來者言月之初七值趁虛日鄉城懋易者咸集
南明樓下時天晴霽無雲忽迅雷大震雷火自樓隙穿下市人
咸驚懼雲時烟散見六人仆地竅血而死樓柱失半其有買菜
傭誤殛旋蘇焉稽神錄雷誤震死者後廉實其四人常沃米呂
水羸糝糠售之其二人則習用銅鐵白錫諸假銀呂誑人者嗟
乎博陵血練無雲而殲叔卿剗胸其讐卒斃展吞隱匿死詎能
寬或乙說橫生未可追在其人方謂碧翁之曠曠而天卒殛之
使不得售其術呂有其身然則世之俯張爲幻倖王法之所不
能及者雖復服囊詵而佩嘉榮食正過而挾半石亦難免於辟

續黔書卷五

十

歷之磻其亦可巨恍心矣

或威張 澍屬穀

官鑄

黔中錢局二設於貴陽大定同事卽呂知府領之采辦滇銅鼓鑄搭放兵饑余初至黔見市錢猶罔好完具厥後省局私鑄小錢不可用余上書署藩臺董觀橋弁輩言之其略曰國家嚴私鑄之律者所卽防奸民也今不聞奸民之盜磨取鉛另起鑪竈而戔戔守牧行固駟僮顯犯王章之所不赦市廛之中充鈔堆積者無輪郭無含身一干之貫不滿五寸比於鷲眼纏環同其薄劣入水不沈隨手破裂斗米萬錢指貨千錢小民日用難權子母藏之不可爲泉行之不可爲布甚非所以愛養閭閻通惠

續黔書卷六

一

商旅也管高恭有言私鑄薄濫有司糾繩絀網非一卽爲旣示之卽深利又隨之卽重刑尙非政體矧殺雜爲巧卽期得贏而逞邪奸者卽官司也彼小民亦旣聞之矣而憲臺曾莫之問卽爲不知乎則職居廉訪之謂何卽爲知之乎知而不克糾則人不疑錢之不運神不可得矣云云旋司局某告病坐擁巨萬將入都爲貲卽也

鹽

鹽曰鹹離伊管官太司鹽縣設海鹽其爲利博而用亦宏矣自欽印成者石鹽也潯淖未凍者鹽鹽也其曰嶠者南裔鹽也其呼編者蜀鹽也其稱餘者越鹽也其謂謹者河內鹽也其名鹽者戎鹽也其曰渠展者齊鹽也最下則并州之末鹽司鹽也

其他爲白爲烏爲紫爲黃爲黑爲紅爲綠之異其色爲苦爲飽
爲散爲形爲寒石之別其味爲非爲印爲乳爲駁爲虎爲鳧爲
巨枕作桃者誤爲水晶爲繖子爲馬齒之殊其狀正復繁蹟難紀羹
而調之盃而酥之自不患其齟齬是曰鹽有澤于闐匯之鹽有
池猗氏取之鹽有山夔峽掘之鹽有井九龍食之黔介滇蜀之
中獨不產鹽惟印給於蜀來遠而價昂洗金之物昇釜爭價黔
之民有不如西城之駝桂平之牛者矣儻卽伯益之經所紀無
鹽之國昇常璩南中志沮本有鹽井漢末時戶民共誑盟不開
今三郡皆無鹽也案沮卽且蘭三郡卽建寧牂牁牂牁
戶夫鹽之生也不擇地或出於鹵或出於井或出於崖或出於
石或出於木或出於泉或出於草黔水蹠涪耳自不能熬波出
素而遠洞幽崖深林密菁固所饒也倘司事者精求牢盆之術
廣尊亭戶濬掘天藏而昇民同味將地不變寶靈慶志瑞峭之
鬻之肴將溫給則蚩尤之血可漬於蠻鄉而蛤蜊之波可流於
蠻洞彼夙沙瞿子豈得獨擅者海之功哉

茶

黔之龍里東苗坡及貴定翁栗冲五柯樹擺耳諸處產茶而出
婺川者名高樹茶蠻夷司鸚鵡谿出者名晏茶色味頗佳近俱
不產大吏歲日爲問有司咸買他茶代餽之

論曰茶之名見於神農食經毛詩爾雅飲於漢魏盛於唐宋至
今而錄而譜而經人人皆陸羽矣嗜之者曰爲釋滯消壅厭之
者曰爲瘠氣耗精二者各執其說是猶邾莒小國不肯降心於
齊魯大邦也雖然金薤珠璣玉濤素塵香含雪尺秀起雷車采

之擷之收英蔽琴爲酪蒼頭代酒從事固足目滌煩清暑而不
知鬪蓋成俗虛糜泉刀而非徒解癢增熱侵肌爲害已也比見
近歲上下競啜清欲霜琴甘思露液乳煎碧玉雪脯銀絲鼎鑑
或煩於嬌女旗槍至誤夫老兵堠甸至翳桑之報神仙祇甌犧
之餘倡檜雨松風醍醐遜味窮春秋覽河圖不如歲茗一車也
而鄉鄙摩蜃之夫尤致羨於寶文初蕊穆陀墜葉往往賤售新
穀問西園之價希北苑之珍鳳術曲園茶肆櫛比飲者肩摩足
真斯夕不繼何異海上逐臭里中效顰平而商旅懋遷經山川
之險博錙銖之利每以絲絹相易不知凍水雕文之難呂爲蘇
蘭薪桂之娛歲費百萬仙靈莫通苦口爲師瘡饒無術是呂有
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攷金史泰和五年光元二年尙書省

續黔書卷六

三

臣竊奏禁之自七品官自上方許食茶不得賣及餽獻亦裕財
足食之政也今之畱心民事者倘可踵而行之乎

女酒

黔之苗育女數歲時必大釀酒既漉候寒月陂池水竭呂泥密
封甕瓶瘞於陂中至春漲水滿亦復不發俟女子歸日因浚陂
取之巨供賓客味甘美不可常得謂之女酒又有嘗酒色紅碧
可慶余初至黔飲之經日頭熱泔泔後畏之如雲白餉吻問諸
人言此酒用胡蔓草汁漉也

周禮序官女酒三千
注女酒女奴醴酒者

革器

案蒼頡七章有鞞一一篇言治皮之事今其書簡已逸章人職
聞不復見古人察革之道矣乃滇迤鬼方竟擅絕技不知者疑

目爲與工言不能及也有問於精手者則告之曰凡革鍛不擊則易蕺治不約則易斷不盪之水摩其鞞膜則無目皴澤不炙之火舒其鞞粟則無目皴張不礮目石則文理無由細皴不實目土則鑽孔無由堅燼反是而攻焉而後削之髹之績畫之厥爲鴟夸焉可目注蘭生厥爲螭盃焉可目穉嘉味目之爲棋局雖無雜腔之清韻而滑膩足珍目之爲馬鞞雖無錦障之光粲而柔勒足翫目及爲盃爲壺爲卮舟爲鈿盒皆積緻可尙不必鑄縣黎而錫麟趾不必雕沈檀而燒宣窯列於市廛墨如純漆赤如雞冠黃如蒸栗又或縹綠葱青嫣紅油碧羊之肝鷲之血蝶之粉鹿蜀之五采粲然满目雖邊鸞花鳥雀蚓蟲魚不是過矣作質者膠穀楮爲之飾目漆敷目采光澤翠麗猶夫革也觸之浸之不月而潰退矣曹者不察擲青蚨弄朱提是殆目皮相也

續書卷六

洞錦

錦之目花木名者芙蓉也蒲桃也牡丹也葵花也蕤荷也櫻桃也茱萸也林檎也芝草也阜木也目鳥獸名者對鳳也翔鸞也翻鴻也仙鶴也孔雀也鴛鴦也飛燕也麒麟也金雕也天馬也辟邪也獅團也象眼也走龍也蛟文也龜背也虎頭也目器物名者樓閣也擣蒲也綬帶也銀鈎也盤球也篋紋也魚油也博山也連璧也雜珠也答暈也方勝也團婆也皆所謂惣五色而極思藉羅紈目發想者矣黎平之曹滴司出洞錦目五色絨爲之亦有花木禽獸各樣精者甲池郡凍之水不敗漬之油不溢

是夜郎苗婦之手可昇堯時海人爭妙也又有諸葛洞錦出古
州皆紅黃縣紗所織甚麗不可用

鐵笛布

永寧鎮寧二州出鐵笛布其織美似蜀之黃潤其精緻似吳之
白越其柔軟似波戈之香荃其縝密似金齒之縹墨余不知其
何呂織也或謂卽桐琴布績白桐爲之或又謂緝桑爲之如嶺
南容州之用句芒木新會之用鉤綠藤高昌之用波羅樹惜未
問之獐獠又有紋布可爲巾定番苗婦所織潔白如雪拭水不
濡用彌年不漬垢膩又有斜文布名順水斑蓋模取銅鼓文呂
蠟刻板印布者出獨山州爛土司

金星硯

續黔書卷六

五

孔方平硯銘云穀理綺文金星玉質呂言墨海尙潤也思州之
架谿潭產石有金銀點者可琢爲硯唐秀才源呂一枚饋石色
旣未匹巫露匠工復未能割雲呂之殺青草多易於損豪雖注
呂葵川香墨之水恐不能班采散色漚潤堯翰也嗟乎石墨相
著而黑紙筆圖臨爲章耶心讒言無得污白旨哉是論惟磨不
磷涅不鏽屹然雅操之君子方露■角非佔佔較評郎官樣鶴
鵠眼者所知也

苗刀

苗人製刀必經數十鍛故銛銳無比其試刀嘗於路傍伺水牛
過一揮牛首落地其牛尙行十許步纔仆蓋犀利之極牛猝未
覺也爲之贊曰劔能斬馬鏃工殪虎遯水蠻刀割牛委土搗不

雷手猶然步或切玉昆吾騰布析縷駘然銛鋒無缺容乘萬辟
千灌試可匪貯

神黃豆

神黃豆產黔之荔波形如槐角子眎常豆稍巨服之可永除小
兒痘毒服法自每月初二十六爲期半歲每服半粒一歲每服
一粒一歲半每服一粒半遞加至三歲則終身不出痘矣或曰
案二十四氣服之自二十四粒爲度先用甬瓦火焙去其黑壳
碾作細末白水下之

鮮荅

壬戌四月余自貴筑返屏宿偏橫之黃絲驛逆旅主人馬受暑
死腹孕肉囊剖眎有物狀如雞子色白椎之甚堅非骨非石層

續驗書卷六

六

疊周裏多至升許不知爲何僕人自未余余案本草有鮮荅生
牛馬諸畜肝膽此宜是矣西域蒙古祈雨自鮮荅石浸水中咒
之輒有驗其人亦名鮮荅氣砒荅在畜腎尤良形如鸚鵡嘴者
爲最重大可如拳或黃或白生剖得者爲靈物或言能治奇疾
難名者是又不止祈雨也又聞牛有黃在膽黃一名丑寶馬有
墨在腎狗有寶在肺鹿有璫在首羊有卵石在腹驢有媚在口

燕麥

尔疋齋雀麥郭注雀麥卽燕麥有毛案卽穆天子傳之苳麥內
經之迦師郭義恭廣志之析草孟康漢書注之斯禾張粵博物
志之節草也楊升菴自江淮所進之烏昧草當之繆矣羅鬼國
禾米亦佳土人自燕麥爲正糧燕麥狀如麥外皆糠糲內有芥

子一粒色黃可食羣苗曰此爲麩每人製一羊皮袋盛數升塗
饑輒就山澗調食謂之香麩其地賴此甚多古語云兔絲燕麥
從有其名殊未然也博物志謂人食燕麥骨節斷解者亦妄

羊肚菌

尔疋中廋菌郭璞云江東名土菌曰廋厨孫炎云地草亦曰地
雞又有獐頭獐眼雞瓿松蛾桑鷲楮雞榆罔等類皆柄香而可
食黔之深菁邃洞人跡罕至徃徃爲苗獠所踞采食山毛古樹
內多生牛肚大菌潔白如雪重或一二斤食之雖元都綺葱碧
海琅菜干品甘露之饌百花珍藥之菜不是過也余代庖古城
日苗人曾獻之又有木薑實如胡椒味辛可佐食

降真香

續黔書卷六

名香多出古木若鷓鴣斑生於木坎迎南生於黑木艾納生於
枯松奇藍一作男亦作南生於榕樹安息生於辟邪樹膽八生於木犀
篤耨生於真臘之杉木金顏打魔迷迭薰陸返生之皆爲樹脂
又如蜜沈棧雞骨黃熟雞舌馬躡青桂八香同出於一樹黔之
貴陽府境出降真香燒之可感引鶴降醮星辰宜焚之凡宅舍
怪異疫癘刃傷燒之去驗小兒尤宜帶之蓋此香在深林密箐
縣巖之古藤上人跡不到霜雪虐經歷歲月肉皮俱爛赤心
如鐵故其香勁而遠也呂生於藤又名紫藤香云

續黔書卷之七

或威張 澍鸞穀

梓枏

黔中管饒梓枏播州更蕃曰桐梓名縣猶酸棗之姓溝豫章之
氏郡也近者棗伐濯濯無能化牛矣余至播所見拱把數株殊
無目抱者案梓亦有數種木理白者為梓赤者為楸侶楸有角
者名角梓黃色無子者名柳楸楸之小葉者為榎榎即說文所
云榎也梓之實古今注云豫章也梓之桐皮梓實而美者為椅
尸子謂荆有長松文椅是也又有鼠梓一名楸詩云北山有楸
即此木也又有虎梓江東是植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徐
廣云材澧書侶萩樂彥云萩梓木也左傳伐雍門之萩字又作

續黔書卷七

櫛晏子春秋景公登箐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櫛者即萩也
梓亦侶杼尚書梓材古文侶杼材也枏木其樹直上若幢蓋之
狀棄侶桑子侶杏今作楠爾雅呂為枏

枏

貴陽鄧玉峯

澍甲寅
科房師

先生之居花卉頗饒有樹焉秋時結實較

木瓜微大摘味之侶梨而醉瀆或謂即楸余案蓋枏也夫枏榎
櫛也李時珍曰楸櫛乃木瓜之大者櫛子乃木瓜之小者榎榎
則櫛類之生於北方者三物并木瓜一類而實不同詩之木李
通志略之蠻櫛埤雅之木梨皆謂枏也

叩竹

晉我家博望侯至大夏得安石榴蒟醬於得筇竹賈人言市之

身毒國也身毒索隱音乾篤或曰賢豆亦曰天毒漢書佗天竺
逸周書佗天竹杜篤傳作天筑或佗天督通志略云天竺卽捐
毒也田山薑呂爲叩竹出蜀之臨叩謬矣夫黔之氏貴竹也呂
生筍竹也筍竹亦作桂竹零陵記所稱桂竹之埜產桂竹是也
攷山海經雲山竹譜引作靈原無草木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竹譜云
棘竹一名芳竹扶疎森然大者圍二尺可禦盜賊又交趾有筍
竹實中勁強有毒銳呂刺虎中之則死皆桂竹之屬亦生筍竹
劉逵注蜀都賦云筍竹出與古盤江呂南卽山海經之扶竹也
余至黔中經歷數郡凡遇叢薄幽藹輒爲之拂升斤聽禽檄旁
皇其下賞赤箬綠筒之修篁翫育蟲雲母之嫩籜狀未見梢雲
百尋摩月千尺望之似甕剖之爲甌選之爲舩者母亦土薄水

續黔書卷七

二

淺霧重烟荒不能畜此礪砢之奇節乎而其萋蕭高原鬱鬱重
谷檀欒夾水櫺臺圍塘青嵐運帚碧空掃煙浮筠之簞上葳蕤
而防露嬋娟之篠下瀟瑟而來風予也吟句對青學仙服汁納
千畝於胸中傲清貧之太守非得竹王之胎鬱爲茂林何呂有
此平安之報哉

重臺蓮

世閒花卉無踰扶藁者蓋諸花皆藉暄風赫日獨蓮花得意於
水月其香清涼雖葉亦自馥也周濂谿比之君子曾端伯稱爲
淨友洵不誣矣余至黔葦滇池中產衣鉢蓮有赤白青三種卽
梵書所謂頭波摩芬陀利優鉢羅也而玉屏署後饒白蓮曰
白風清雅足幽賞癸亥之夏印江梁秋湄明府書來言衙中菡

昔盛拆皆千葉三出凡六層房中攢出之花更明豔可人無慮
幾千朵雖太液之粵萃銅池之望舒難比方矣其友人周陞虎
有池中蓮詩寄余

附周砢池中蓮詩

山之盤兮中阿芙蓉池兮水激波待斲犧兮花明襲高柳兮翠
煙橫午風初兮雲爛含芳粵兮尚舒日半望美人兮不來再歎
衷衷兮碧漪漣寂莫兮誰親饒邨夫兮弗可昇鄰中惆悵兮難
言白萍飄兮若無根有君子兮水之央遠不可接兮顧瞻而襄
羊惠我兮光澤尚無違兮我思積思積兮情憐怕聽鴛兮夕陽
蟬蒼蒼兮暮色欲晏兮恐難息自今兮相期永追隨兮切莫我
遺

續駢書卷七

蘭

楚詞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注蘭爲都梁香昇
澤蘭侶澤蘭又名虎蘭譜云春蘭葉細夏蘭葉細而長秋蘭葉
大而澤冬蘭葉差大葉皆不冬凋春蘭一幹一粵夏秋冬蘭皆
一幹十數粵山蘭瘠而小建蘭肥而大了蘭最貴莖葉生歧枝
也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鄭樵曰卽零陵香葉可代香非今之
蘭審矣後人不識蘭草蘭花爲二種遂曰一幹一花者爲蘭一
幹數花者爲蕙号曰蘭蕙替矣黔雖荒徼亦有燕尾魚魷披拂
於長坂曲谿樵者輒隨眾草刈之目爲薪余於馬鞍山在廣州
得六本藝於庭再聞之甚翫馮昇朱子所謂葉無氣質易萎弱
者迥不同乃真王者香也爲歌離騷一章

循隱谷兮襄羊聞幽蘭兮歎香言采朱兮初蘭芳菲菲兮彌章
舉紫莖兮掣綠葉羌羅生兮山之疊暎翠羽兮回翔汎光風兮
膏露接忽反顧兮浩歎公子去兮雲端無同心兮當門忌秋風
敗之兮余涕汎瀾戶服艾兮盈罽曾不知蘼蕪之清高豈其未
見兮九畹實秉德之不昭執吾運兮豁吾肩如游蘭澤兮登蘭
亭願芳馨自愛兮長無絕此青青

長壽草

廣順署後卽馬鞍山古樹叢林虬蟠雲結而懸崖峭陂尤饒奇
草鬱鬱葱葱要皆神農曆屬之所未嘗壯或博物之所未志也
暇日握衣而上柔茵綠鋪斂人眉宇爰藉之賞玩見有葉舒如
梅瓣者圓莖脩枝枝卽抽於葉心枝各一花花分五瓣色深碧

續黔書卷七

四

中藥須狸紅亭亭精秀不昇羣草伍問之小隸對曰長壽草也
聳狀異之夫員邱有不死之樹食之延壽郭景純游仙之所詠
也洛陽光明殿堦有長生樹二株晉華林園植長生樹二株皆
樹也惟周髀算經言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花漢武時日支國
獻活人草三莖死者將草覆面卽活又河圖玉版云防風之二
日目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目不死之草是皆
渠窟真宅靈嶽名山乃產此嘉卉供仙夫之餐黔蠻鄉也毒霧
淫霖蒸生莖莽蔓延充塞道第難行每思如雍氏法刈夸蘊崇
之矣無論無斲之至輪芳苜之戲鳳洞冥之燭夜望舒之隨
時吉雲之飼織離馬地日之招三足鳥卽卻睡迎涼之葉護門
懷藹之萋組綸布帛之英功德文章之秀慨夫之見顧安得長

名葩媿祖洲返魂之香驂瓊苑養神之芝哉或異域音訛稱
偽未可知也朕聞今廣西柳州亦有不死之草如茅食之多壽
此草疑卽山海經之菴草云

朱草

黔南巖石之間有草焉如小桑狀枝莖偃珊瑚長三四尺刺之
如血昇援神契之言朱草無異諒卽朱草也或据三禮義宗難
之謂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昇紫脫朱英皆爲上瑞安得
叢生於蠻域余嘗聞之曰今西山謔母所種之朱草頗異他
處少年湯飲輒致口鼻出血是此草可種不必其嘉祥也矧古
大嘗曰之染絳乎

海棠

續黔書卷七

五

舊聞海棠無香惟四川重慶府昌州所產者有之余至黔聞大
定海棠極蕃其香最清烈質之士人良信

埵詩

萬朶晴雲簇曉霞高燒銀燭仙姝家春睡方濃慵少力紅膚卷
袖烘輕紗唬臉恍如醉宿酒賸脂零粉抹纖手絳脣惟笑桃李
麤靚粧但覺芙蓉醜何圖名花出瘴鄉造物有意深且長逞逞
佳人在空谷天賦絕色生清香從今可消淵材恨李舟定幸佳
郡願香國築得香閣高臨風底事嫌家遠

蠟樹

天下無無用之物蠶之鬻桑作覩蜂之采花爲蜜構木作羹萑
葉作醬夫人而利賴之矣又如桤榔木有麪文榲木有粉都句

木有屑羊刺草有蜜椰子核頓遜樹加蒙嚴樹檜木蝦蛛丹樹
有酒女國產鹽草滇南生酸肉西蜀出糖樹均足適用又波斯
有齊噉一作虛果西域出摩厨子真臘種咸平樹亦可調羹昌子
所見之蠟樹爲尤足貴取蠟之法於四月內將蠟蟲置女貞樹
上蟲吸樹脂兩三月後漸長如蠶遂吐蠟捲抱樹枝瑩白成片
九月間采取煎熬作餅各夷洞慣畜蠟蟲漢民亦聞畜之每二
三月進洞收買蟲凡一斗常價用銀一兩四五錢貴至二兩外
賤極亦一兩畜蟲亦在四月中布種女貞樹函史謂之水欒樹
昌女貞而異但蟲必俟一季方收蠟則半歲可得故漢民孺於
收蟲蟲舁蠟俱蠟蟲所生共在一殼內大如豆上而赤色者爲
蟲其下稍白者爲蠟蟲一樹止可放三四顆蠟一樹可放二十

續黔書卷七

六

餘顆也本草會編云蠟蟲食冬青樹汁久而化爲白脂粉敷樹
枝人謂蟲蟲著樹而生至秋刮取昌水煮溶瀘置冷水則凝結
成塊炙文理如石膏而瑩徹可和油作燭羣芳譜云蠟蟲微時
白色大如蟻蝨作蠟及老則赤黑色乃結苞於樹枝初若黍米
大入春漸長大如雞頭子紫赤色纍纍抱枝宛若樹之結實蓋
蟲將遺卵作房正如雀窠蝶蛸之類俗呼爲蠟種亦曰蠟子子
內皆白卵如細蟻一包數百凡寄子皆於夏葺三日內從樹上
連枝翦下去餘枝獨畱寸許令抱木或三四顆乃至十餘顆作
一簇或單顆亦連枝翦之葺訖用稻穀浸水半日許漉去水剝
下蟲顆浸水中一刻許取起用竹箬虛包之大者三四顆小者
六七顆作一包勒草束之置潔淨甕中若陰雨頓甕中可數日

天熱其子多併出宜速寄之寄法取箬包搗去角作孔如荳大仍用草繫樹枝閒其子多少時枝大小斟酌之枝大如指者可寄枝太細幹太粗者勿寄寄後數日閒鳥來啄箬包攫取子勤驅之天漸暖蟲漸出包先緣樹上下行若樹根有草卽封草不復上又防蟻食蟲樹下須芟刈極淨次行至葉底棲止更數日復下至枝條齧皮入啞食其脂液因作花狀如凝霜也

或威張 澍萬穀

孝獸

思南有甌峯盤互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大木碩山莫不茂者騰林拂雲幽煙冥緬穹崖造溼亢石無階杳無人居人蹤亦不能到所產草木多異狀有獸焉形類獼猴而大尾長四五尺而歧端色蒼黃鼻露向上兩卽自懸於樹尾塞鼻或尾兩指爾雅所謂雌也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尾次居下老者簡出子孫搜巖得果卽傳遞而上薦老者食食已然後傳遞至下上者未食下者不敢嘗先王用尾繪於尊彝取其孝也案寓屬小而尾短者猴也倂猴而多髯者虞也小於猴文采蔚然者果下豹也

續黔書卷八

一

倂猴而大者獲也大而尾長赤目者禺也倂狄而大者果狄也九真人号歌狄倂狄而小者蒙頌也一名蒙貴倂狄而善躍越者衝颯也倂猴而長髯者蝮也倂蝮而狗首尾蝮爲雌者獼狽也又名獼狽倂蝮而金尾者狻也倂蝮而大能食蝮者獨也食猴者獼也印鼻者狄也狄卽雌也南人名之曰仙猴也郭景純贊云禺屬之才莫過於雌兩則自懸塞鼻尾厥形雖陋列象宗彝余賡贊曰蟻穴蜂房君臣道章鴉行雁序兄弟燕處鸞遷鷄呼朋友印須鳩摯鴛別夫婦締結惟鳥能哺惟羔能乳麥深養隆曰父曰母云何蒼雌念厥顧復嘉果摘來爰薦耆壽嗟嗟世人誰無二親商賈逐末犇爵空陳士也遠宦鐘鼎自榮繫習子輿蓋母長歔亦有周磐感懷魴魚銜索幾蠹奉檄樂胥蒼蒼

者天薄薄者地罔極鴻慈豈惟酒食此而不將嬪嬙所戲

豪豸

物之自爲雌雄者豈爰之類沛帶山之鵠鴝或云卽鷓離陽山之象蛇火眼之狡猊而豪豸亦然其爲狀如豚而白毛如筭而黑端夾脾有麤豪長數尺能自脊上豪射物郭景純謂之狙豬長楊賦注謂之豸獠通志略謂之山豬唐本草謂之蒿豬亦謂之獠豸吳楚又呼爲鸞豬也大定府有之俗名刺豬苗人拾其豪曰爲簪猶海嶠之用蝦須也聞南海有泡魚大如斗身有棘刺能化爲豪豬夫巽爲魚坎爲豕巽變爲坎理或然矣穆天子馬豪羊豪牛郭注豪豸也并豪豬之豪不同

水馬

續黔書卷八

二

西域曰羊臍種土中漑曰水聞雷而生臍繫地內及長蒿曰木聲臍斷復行蓄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此物之至奇者也而人或未之信史記大宛傳正義引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坳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爲獸所食其臍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劉郁西行記亦言之黔之養龍院兩山相夾深池涵焉嘗出神馬明洪武四年僞夏明昇獻馬十其一白者首高九尺長丈餘乃得之於此也夫諸毗文僑渥注蒲梢余吾龍友青海驄駒徃牒可稽已溘肅宗元和中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魏黃初聞於上黨得澤馬晉孝武太元十四年滇池縣河水有神馬二匹唐明皇靈昌郡得異馬於河皆水馬也隨巢子云夏后之興方

澤出馬良不誣矣再考襄陽記中廬山有地穴漢時常有數百匹馬出遂名馬穴吳時陸遜復於此穴得數十匹馬出土中一異也唐書南詔傳越賤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如生若歲中紐莎縻之飲巨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馬出於草更一異也庶物之生倣詭萬變魚非羽族文鯨翔風獸爲毛羣靈駢戲水而且谿邊之狗巢木地下亦復賈生圓嶠之驚眠火中又復鼠產韻外之事何能具言昧者不察徒執游牧攻駒曷异之循會無而涉元謀之河哉

魏略海西國畜皆出水其用水羊羴爲布名海西布也亦見西域傳

小羊

吾涼出封羊其背如駝高者六尺許春夏之交青草豐茂毛澤而肥食其肉可曰胜身飲其酪可曰養性真俊味也余來黔一

續黔書卷八

載矣雖日飾廚傳給供驛使未嘗自求口食以快端頤有邵民饋一羊辭不獲受之不忍無故而殺養於驛內數月偶至牧所視焉輒來依衣裾閒不去稱之則十三斤如六七月之犖羣也案杜預奏事言魏興北山有野羊千數百斤其形不异中土羊相侶廣志云驢羊侶驢今黔之驢竟無龐狀大者而羊腹么麼抑又何耶

論曰余聞之上式云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惡者輒去無令敗羣式其人雖不足取而言則不易今之牧民者目神自畜既不能禁觚譎之鞠飲復不能如鮭魮之觸卵而肉食者鄙反視羶首之民而不恤是何異狼牧羊也

菁雞

逸周書王會解云蜀人以文鵠文鵠者若鸞雉孔晁注云鳥有文采者皋雉侶鳧冀州謂之澤特臨海異物志云杉雞常在杉樹下頭上有長黃毛如冠頭及頸正青如巫綾今水西出箐雞高尺許或畜之見人輒避去終不馴擾而長尾白羽羽之周遭黑文緣之如淡墨所畫是箐雞并杉雞同亦文鵠之類也

人首魚

癸亥之五月鎮遠靈霖滙江暴漲上流夾岸人居埒雞牢不悉被沖汎鎮之漁咸飛權爭取忽洪波卓大盤渦雷轟見一巨魚人首長徑丈鬚鬣殷紅衝網駛去趙子海涵自鎮遠來親見爲余言之嘗考竹書云禹治洪水觀於河見長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徐鍇稽神錄云謝仲玉者見婦人出沒水中腰目下

續黔書卷八

四

皆魚述異記云查道奉使高麗見海沙中一婦人肘後有細作紅鬣命扶於水中拜手感戀而沒乃人魚也嶺海異聞云人魚長四尺許體髮牝壯人也惟背有短鬣微紅注卽山經西海之陵亦作鮫魚也鄧元錫物性志云姑射山有鮫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夫蚺青類人首多羅類人足威車類人男陰文嗚類女陰亦名東海夫人凡此瑰異悉產巨浸黔江何目有此如目元錫之言見則有風濤之異今夏久夷晏浪雍觀潛蹤未嘗起颺颺而驚衍溢也殊不可解

鱸魚

金齏玉膾舊稱東南嘉味六書故謂其肉毳者尤美案亦有二種脆鱸海中有之皮緊而肉厚爛鱸江海俱有比脆鱸差小而

味淡玉屏之平江產鱸巨口細鱗肉白如雪不終日色不變而有四顯天生膾材也然不能如北固山下一出手便釣得四十九枚如謝朓所云或謂天下之鱸皆兩顯惟松江鱸四顯非豈不知盧清臣殆亦侔於營廷之魚矣

崑山有三顯鱸

小鱉

夢谿筆譚云關中無鱉偶收得者怖其狀目爲怪物有病瘡者縣諸戶則大瘥言鬼畏之也黔爲鬼方卽無腸公子郭索橫行彼鬚首鑿耳之倫且易而翫之矣余來斯邦暇則徵風采俗訪之無有也後乃知鎮遠之鐵谿產小鱉焉昇箴魚沙蝦潛啣沫於澗石而鎮寧之清泉中產異鱉或赤或紫色極鮮妍雖洛水文鱉珠海石蛙亡目隴也夫波斯之鱉昇神搏江南之鱉昇虎

續黔書卷八

五

鬪海陽之鱉專車女丑之鱉千里而北溟之鱉一螯加於山善苑國之鱉長九尺百足四螯尤爲巨異若茲之纖纖其不足筆火曰尋也審矣儻使鸚鵡之嘴爬沙熊谿而虎豹之螭擁劔牂江當霜天菊黃壺會竹之甯醪盤都雲之香橘左持彭越右把長卿蹈吏部之疎狂藐監州之矜睨笑蔡謨之督識嗤陶穀之妄評則予也樂尊痔風味忘口裏雌黃亦可曰無異域之歎乃冠裳之狙竟畏毒霧而不生或生之而大僅如指不能供老饕之一嚼豈不僨哉

圓蛇

蛇之善者惟升卿其惡者曰博叔歟予蛇食塵蚶蛇噬鹿巴蛇吞象活禱捕鼠要皆形狀宛若可爲趨避未有蹤跡詭異厥毒

奇酷如圓蛇者也圓蛇產古州八萬土司中圓如卵有五采文
或山水花鳥竹木厯厯如續狀同六合石子人見之無不欣愛
拾而撫摩之不忍遽舍去少頃得人氣於中心迸出一頭口目
畢具舌如火輪齧人無幸免者人斃處草木枯槁泥土焦烈人
不敢由此行皆迂道以避三季始復然其土猶毒苗人曰篋篋
矢插其處七日夜射人即殪酷於狸子焦銅之鏑又有脆蛇長
尺有二寸見人輒躍起數尺跌爲十二段須臾復合爲一卽淮
南子所謂神蛇也田山薑紀之特詳

唧唧

山石之間有物焉形似蛙又似鮎色青味鮮美苗人得之進上
客呼之爲唧唧案字書無唧字其從土者土精也宋時徐廷評

續黔書卷八

六

監廬州酒稅河次得一物如小兒掌無指懼而埋之或曰此白
澤圖所謂瑯也食之多力又一名封鼻此形狀懸殊案交州記
陶璜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蠶蛹無頭長數丈六十
圍輒輒能動割腹肉如豬脂曰爲臍香美遁甲開山圖雲師生
霍山長五六寸有毛似兔雨時出在石上肉甘可炙食或曰石
蠶之類卽雨虎也本草云石蛤在石中藏蟄似蝦蟆而大黃色
能吞氣飲風露可食疑唧唧卽石蠶石蛤之類又白澤圖云千
季木中有蟲名賈誦狀如豚食之味如狗尤奇也

案賈誦卽彭侯

九香蟲

余髫年在外馬足車塵閒關萬里得勞疾恨無翠蘇之我遺也
目見潢池弄兵梁渠舞羽黔首流冗得痛疾恨無草荔之我惠

也改官於外無吏才牒訴恁德敲撲喧囂耳遂巨聾恨無文莖
之見贈也民陝輸而苗剗罄上下喆窳是非區霧憤放手者之
類越貨也則忿之甚思得帝休服之握符衝塗日惟供億稱妮
之是急無瞬晷展卷幼時所誦經書茫如癡寐是爲忘疾思得
迷穀佩之時復勘地巡稼登峻岑冒毒霧飮飲不時得痔疾誰
則投我以赤翁之櫟烏蛇尾之虎蛟者兼此六疾百里何堪乃
者挂冠引退囊無阿堵飯無洗粃飢腸時作鐘球鳴也暇輒覽
列仙傳慕葛稚川之爲人復有意縱志舒節巨馳大區昇造化
者俱又念夙無仙才未必有仙骨私覬選崔文負局食我巨黃
散餌我巨紫丸庶蝸甲濁穢拾階霄霓迅干靈於一斲方塵劫
於俄頃茲聞畢節之赤水出九香蟲服之身輕喜甚詢之士人
言蟲生澗水中春夏出遊水面者不可用秋冬潛伏澗石土人
掀石得之售人服法用十四枚微火炒去殼翅及足七枚去殼
翅足生用每服一生一熟佗一次嚼食白湯下日服二三次俱
可用完十四枚而止儻余得是蟲也不羨荷扇之丹砂矣或曰
服之尤宜子云

續黔書卷八

七

右續黔書八卷 國朝張澍撰按澍字介侯一字鬲穀或威人
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改官知縣是書初名黔中紀聞後易
今名蒙蒙齋先生黔書而名之也文字奇奧若積薪矣方鬲穀
之出宰黔中也負倣瑰瑋材輾軻百里屏營彈丸間似不堪
展驥者乃其議掉水也則曰用工不過百人爲期不過一月防
苗警也則曰屏邑雖小苗不足憂毋亦牛刀小試耶又鬲穀未
弱冠登麇圍旋改外職侶年少不更事者乃其愍夫馬也則曰
無良之徒且借此呂獵民既腹其脂膏復疲其筋骨治盜賊也
則曰呂虛不呂實不用捕而用儻摘伏懲姦有過老吏又蒙齋
先生之撫黔也首呂疏請建學爲務而鬲穀之攝篆廣順也亦
著茂學篇呂詔州人士舟驅後馳如出一轍宜黔人士頌聲勿

續黔書跋

一

替也觀鬲穀之紀萬卷書巖云余既不得讀中秘書而來此何
敢薄民社爲粗官但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毋當敲撲犯慮牒訴
裝懷之時登臨舒嘯坐擁萬卷不啻南面百城而塵容俗狀俱
爲之一洗是亦遷宦之至樂也鬲穀何庸概可知矣光緒乙亥
夏至令節南海伍紹棠謹跋

